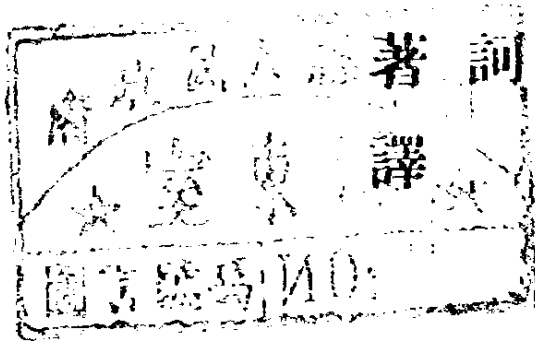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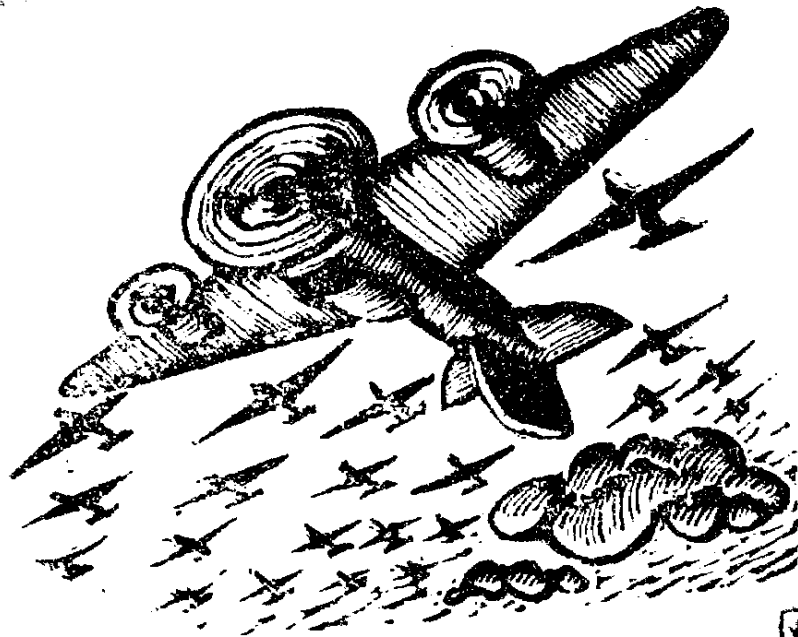


Red Wings Fly East



朗夫 拍
鳳 靈



大時代書局印行

RED WINGS
FLY THE EAST

by Pyotr Pavlenko

飛 東 翼 紅

譯 鳳 靈

1944/3.19
購於吼怒店
併. 37元

行發局書 代時中

1941

紅翼東飛 目次



譯者題詞

上編

第一章	一九三三年三月……………	一〇五
第二章	海參崴的攻擊……………	四三
第三章	國境的空戰……………	五九
第四章	國境的陸戰……………	九三
第五章	莫斯科加入戰爭……………	一五五

第六章 海戰 一四九

第七章 日本民衆加入戰爭 一六七

第八章 中國民衆加入戰爭 一八五

下編 (這章可以作爲一部書的閉端) 四三

片山潛城 二〇五

譯者題記

彼得·拍夫朗訶 (Pyotr Pavlenko) 是蘇聯的新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已經傳佈於短短幾年之內在蘇聯文壇獲得了重要的地位。今年，他已經和其他十四位重要作家當選為蘇聯作家協會的主席團。

曾有過一部到中國各地來開映過的蘇聯國防影片，「在邊境上」(也有人譯作「日風雲」)。這裏的邊境就是指遠東的長邊蘇聯滿邊界。蘇聯爲了強壯軍事事件特攝製了這部影片提高民衆對於遠東侵略者的警惕性，並表彰遠東紅軍捍衛祖國子打擊者以打擊的戰績，這部影片的故事執筆者是赫克爾呀。

拍夫朗訶有好幾部作品的背景都是遠東。去年，李克萊建議與蘇聯作家合作，以蘇聯美國和蘇聯爲背景的小說「赤金」，這建議到遠蘇聯後，蘇聯作家協會便推戴拍夫朗訶代表蘇聯作家執筆，與李克萊從事這部小說的合作。這固然因爲拍夫朗訶的文學素來最稱這個責任，同時更因爲遠東是蘇聯的產金區，著名的阿爾丹金礦便在這裏，而拍夫朗訶正是最熟悉蘇聯遠東情形的。

說：

拍案詞並不是僅以描寫異鄉景物為能事的風土作家。在他寫給辛克萊的回信上

「『赤金』的主題必然將是長日的小而到今天，西伯利亞和遠東決不會忘記在曠
 野與白黨和國外干涉者鬥爭的日子，日本東勝在其中所表現的惡毒和殘暴。」

蘇子城曾忘記了猶夫納詞便寫下這部『紅翼東飛』。這是如何滲合了史料和想像
 的解說。描寫蘇聯怎樣經營西伯利亞和遠東，由荒蕪的林莽地帶怎樣變成了新的城市，
 清水設防的荒野怎樣出現了鋼鐵的砲臺線。敵人的阻撓怎樣起來了，敵人着慌不其便地
 漸漸擴大，突然進攻蘇聯的邊境，而且襲擊蘇聯，要摧毀蘇聯遠東最根據地。但紅軍
 運用着巧妙的戰略，從空中，從地中，不僅殲滅了進攻的敵人，而且紅軍的空
 軍還飛到敵人的心臟——東京，加以無情的摧毀。

戰爭轉到了另一個方向，轉到敵人的內部。蘇聯負傷的士兵和日本的侵略者在遠東
 方開始教育和建設工作，友愛地攜手在一起，建設起一座新的和平的城市。為了紀念此
 本民衆爲了祖國的解放所流的血，他們便採取了一位日本社會主義者先進的名字——片
 山潛，命名了這由戰爭產生的新的和平的城市。

「紅翼東飛」便這樣結束了，但作者却加上一句按語：「這也可以作為一部書的開

端。」

東三省的中國義勇軍和遊擊隊，在書中也佔着重要的地位。無疑的，這是事實，在驅逐遠東侵略者的戰爭上，中國民衆早已在執行着這歷史的任務，而在一旦蘇日戰爭正式爆發的一天，蘇聯在遠東軍事上必將獲得中國民衆極大的幫助。這一點，拍夫朗訶早已看得清晰的。

拍夫朗訶在這書中的想像，是隨時有成爲事實可體的。日本人就曾將其中所描寫的蘇聯海陸空軍的新戰略，誇張的加以揭載；而在今日，在抗戰的現階段中讀起來，分外地使我們感到興趣，因爲書中一部份的想像，已經由我們加以實現，而且超越了他理想的範圍。

書中有兩處地方，提到「國共」的內戰舊事，有短短的兩段，譯者認爲在今日的情勢下實沒有譯出的必要，特地略去了，並在略去的地方加以注明。拍夫朗訶這部小說是我們抗戰以前完成的，對於這略去的兩小段，在今日，我想他當也是贊同的。

——譯者——

上
編

第一章 一九三一年三月



豐臣秀吉以一個總身於普通士兵的日本政治家，西班牙非利浦三世和英國伊利沙伯朝的同時
代者，從耶穌教士的口中探知歐洲要征服滿洲的野心，便以日本警察起事。

「我將跨海席捲支那於麾下，」他說。

一隊艦隊載了他的兵士登上大陸。高麗被征服了。豐臣秀吉準備向北京進兵。可是一陣暴風
摧毀了他的艦隊。事後他曾悲哀的寫道：

露水一樣的落下，

露水一樣的消逝。

就是大阪的城堡

也是沉睡中的一夢。

偉大的歷史事件，像個人生活中的悲劇一樣，雖然事先早已有預兆，總是出人不在
地來了。牠們不是來，而是崩潰而下。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並未真正結束，正如凡爾賽所聲明的一樣。被強迫恢復和平，牠防不勝防地繼續發生在邊境上，在稅關爭論上，在國際糾紛中，牠們又讓其他的紛爭繼續着。由於羣衆的意志，任何戰爭都有轉變爲內戰的可能，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甚至在戰壕中已經轉爲內戰，一旦被迫和平，牠就進入地下，化爲叛變在地上最遠的各處爆發出來。俄國的一九一七年十月，德國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芬蘭的革命，日本的糧食暴動，保加利亞的兵士叛變，波蘭的暴動，立陶宛，阿根廷的暴動——這一切都在一年之內發生了，正式戰爭的末一年之內。

於是到了一九一九年，這和平的第一年，帶來了向蘇維埃俄羅斯的聯合進攻，希臘的暴動，德國，朝鮮，匈牙利，南斯拉夫的暴動，黑海的法國海軍叛變，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宣言成立，中東和南滿意大利蘇維埃的出現。而這還是一九一九年，人類所經驗的最夫戰爭和平後的第一年。

繼之而來的就是所謂有收穫的和平年代，在愛爾蘭起了叛變，在意大利，波蘭，波斯起了革命暴動，又發生在意大利，又發生在德國、奧國和意大利再是一次，波蘭再是第一次。年復一年，戰爭叩着那些同一的門。

在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亞有了一次叛變，德國又有一次，波蘭又有一次，一戰之繼

就發生在羅馬尼亞和愛沙尼亞，在摩洛哥，中國和敘利亞，德國又是一次，波蘭再是其次；一年之後是馬來和中國，中國又有一次，中國再有一次，一年之後是奧國，中國又是一次，兩年後就是柏林的「血的五月」，巴力斯坦，印度，羅馬尼亞的武裝暴動，補了六個月就一次又一次的在德國發生。戰爭仍是叩着那些共同的門。

一九三零年到了。正如那些民主的僑民者所說，亮榮應該歸給人類最後一次戰爭後的這和平歲月！

在印度，三萬人被捕下獄，八千六百人受傷，六千人被殺。

在安南，有兩千人被捕，一千人受傷，一千人被處刑。

在意大利，六萬三千人被捕下獄，六千人被拷打成傷，四萬人被殺被處刑。

在德國，三萬人被捕入獄，十一萬人被拷打負傷。

在法國，四千人入獄，兩千人在街頭的分擾中受傷。

榮華和活躍的生活！

中國發生革命，印度發生兵士叛變，安南發生兵士叛變，波蘭的西烏克蘭和意大利發生農民暴動，柏林又發生金屬工人罷工，西班牙發生武裝叛變，印度智利又發生暴動。西班牙又是一次，中國又是一次，英國海軍罷工一次，西班牙又是一次，美國又是一

次，西班牙，波蘭，捷克，比利時，英格蘭。甚至歐洲的客廳——瑞士，也發生一次，
這又是一個——這已經是不知若干次了。而這僅是一九三二年。

如果軍事統計家核算一下自從凡爾賽和平結束的日子以來在歐戰方面所發生的
那已經停止的大戰將被證實既不是最後也不是最大的一次。三千萬失業者正生活在更慢
的死亡中，比兵士更精於支撐，為在這場面上出現的戰勝家提供了一支大軍。

不僅在人類過去全部歷史中無先例的戰爭開始了。這被注定將是那班歷史地的壓成
為勝利時那些階級的生活環境。

華羅德國家在人們的眼前死亡了。建立了許多世紀的制度崩潰而粉碎了。英國在苦
惱中掙扎，那些無情的國家，她的奴隸們，隨了她幸福而高興的笑着。隨同着英國，人
類歷史的一個時代在瀕死中了。如果對於一種制度可以執行屍體剖驗的話，我們將發
現一個衰弱無能的老紳士，一生顛沛流離外交家，和光明使者，死後却獲證明祇是二個懶漢販
賣者和小人而已。這正是人類生活常常有的事，這大胆的批評商人才斷氣不久，
想在大個鋪張的辭皮鞋擲不出個子，根據過去生活去某一些偶然的巧合，自稱是死者歷
史上合法的承繼人。

這事，日本帝國登場了，世界歷史並不是他請守自己股份的一領全業，他預備整具

牠們，與日本製造的比爾斯尼啤酒與蘭蘭麥棉紗去交換。

她是一個島國出身的探險家，他從小就夢想古小說精神的旅行和征服。

像古老的英國一樣，德國也苦惱着。牠的民衆的忿怒，像啤酒一樣，在一個音樂家劇製度的酒窖中被汲取着。

美國想用德國去削弱法國，用日本去削弱美國，同時用美國和蘇聯去約束日本。美國將日本當作她的同盟國，正好像一個老婦人將一個會在愛的狂樂中打她的年輕暴躁的專夫當作情人一樣。她在日本在亞洲西北部的活動中幫助她軍火和金錢。美國也想尋求類似的勾當，但是爲了對付英國。

他們這種攜手進行着活動的神氣好像將使蘇聯償付他們這一切破壞秩序的代價。

在歐洲，德國正加緊加入戰鬥，那些有經驗的和平維護者引導她也進入那古代的席西亞山谷，這是從無一人能不蒙損失而來的。無論是從西方滲入的或是從東方長驅直入的人們。

各處都有發生戰爭的可能。

運用着大和魂的精神，日本摧毀工人階級的上層，攫取了滿洲，察哈爾以及中國北部各省。她已經有了一個屈服的歐洲在不遠的將來的幻象。

可是在衰落的歐洲和世界上，另一個歐洲另一個天地在生長着了。從維也納的防禦物上，從西班牙的城市和村莊中，從亞洲屢次無名的叛變中，一個偉大的目標舉起了。

日本準備在任何地方作戰。她在巴拿馬運河一帶建立秘密空軍根據地，使她的圖謀充斥在墨西哥，以便時機一到即從美國地圖上抹去巴拿馬的交通線。她在婆羅洲島設立秘密航空站，以便威脅埃羅和阿爾伯，在伊朗建立秘密航空站以便威脅裏海，土耳其斯坦以及阿富汗。

以進攻威脅着世界最重要的一些交通轉運站，她等候着時機。她的矮小的將軍們都懷着巨大的幻想。像拿破崙三世的那些勇敢的阿加利亞的將軍們一樣，具有將非洲也包括在他們立功範圍之內的幻想，這些日本人也夢想着西藏，暹羅，印度的征服，霸權在帕米爾高原的聯合大亞細亞的旗幟。

可是中國的每一處地方也在準備戰鬥。她揭露了未來戰事的輪廓，創造了一個戰鬥國家的典型。戰爭成了民衆主要的任務。

滿洲的義勇軍也在戰鬥着。自從高加索戰爭的那些日子以來，這繼續了五十年的時間，世界不會再有過其他像這樣突然表現在滿洲平原上的這種民衆力量的組織。和英勇的華北中國人對比起來，阿比西尼亞光榮的爭鬥祇是一個黯淡的模擬物而已。

這些偉大的民衆隊伍的領導者們，仍舊穿着襤褸的補綴的短衫，不脫衣服就睡在稻草堆上；可是他們小小的隊伍已經領悟了超越時代的憎恨。這些領袖們所缺乏的是對於他們歷史任務的理解。他們還不會看出，負在他們肩上的不僅是破爛的穿滿槍洞的藍衫，同時還有中國和亞洲所有光輝的未來。

可是類似歐洲歷史上那樣的一天，當法國的義勇隊產生了軍官辟訖格魯，建築師克萊伯，劍術師烏傑羅，畫家聖賽耳，馬夫的儿子郎姆那樣人物的日子已經接近了。

新的波拉拍脫現在已經無法使他們與革命分離。爲了作爲對於野心的教訓，歷史很密氣地創造了好幾位小拿破崙。這些小人物之一投到日本馬靴的下面，另一個爬上了霍亨索倫皇族的寶座。

布爾希維克向太平洋方面偉大的開拓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將來總有一天，辛勤的歷史家會發現灰塵封滿的祕密命命袋，從其中發現那些描寫最初的斧頭和鑿嘴鋤來到道荒原和山嶺的無名英雄的生疏的姓名。

在那些日子，蘇維埃遠東自身也不知道他們所着手的是什麼。這偉大的工作從小的地方開始，並不給人留下應有的印象。並沒有可驕傲的成就的史詩去激動他們的心。

這些英雄們穿鑿山嶺，尋覓水源和油蘗，開闢道路穿過孤寂的荒原，開始建設城市。從首都各戲院來的演員們在山谷中用木板搭成的戲院裏演戲，建設大隊的士兵在他們的討論班裏辯論布洛克的詩的價值。可是這是什麼地方都有的現象，在蘇維埃聯邦的每一部份，而遠東也並不夢想超越和勝過祖國的發展。

自從最初的那六百名青年共產黨員來到這荒原的日子以來，遠東改變了很多。新鮮的人物出現了，新城市裏鋪下了柏油路，而那些能敘說這些城市是如何開始的人們都認為已經老了，這一切已經發生得這樣的久，他們的成立，建設和開始住人已經這許多年了。可是能記得這些地方早年初形的人永不會忘掉他們。他們認為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了，去回想那些艱難，在當時幾乎認為是不可克服的，去回想同志們的名字，環顧週遭世界一切的成就無一不是他們創造底艱苦熱情的故事。

在困難的克服中，蘇維埃人的精神發展了。他到二十歲就聰明長成了，而這年輕的智慧就供給了他全部未來生活的永遠年輕的祕密。在二十歲上看來比較的老了，蘇維埃的人們到了五十歲或更老仍保持着這樣的年輕。

他年復一年的更智慧了，殘餘的老的感覺消散了，新的精神的感覺成熟了。整個的蘇維埃國家的組織乃是要發展勇敢的爽直的全然誠實的人們。一切的虛偽無

可避免的歸於消滅。儒法被當作一種社會的不幸在嘲笑。

人們變得愈加特出了。爲了幸福的獲得，他就成爲單純，坦白而勇敢。生活使得他必須這樣，否則便要不加考慮的被擲開了。

自從路查被強迫旅行回到滿洲以來，已經有了很多的變遷了。第一件，有一時期被認爲要角的薩利斯基已經從地平線上消失了。現在甚至路查也在想，薩利斯基確是幹得太久一點了。而他，路查，正是第一個向他警告他可羞的和不明譽的結局的。揚訶夫已經到更遠的北方去，而且在那裏住了下來，已經看不見了，可是對於這個充滿良善謙遜的出色的老人仍無法說他一句壞話。不過，他雖然良善，謙遜而誠實，在他五十七歲的年紀仍有某種氣質他未能獲得。雖然他這五十七年在舊時的制度下已足夠三四個人的一生生活了。

在蘇聯方面，使每一個人吃驚的是，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已經改變，變得更堅強了。不過路查還清楚地記得，即在一九二零年，波盧卡路斯托夫已經是巨頭之一，他訶夫在名望和尊敬方面也不下於密克哈，雖然他倆這三人幾乎都是同年代的，而在教育和一般的發展方面也絕少區別。

再拿希利格爾來說罷。在內戰時代還是個少年，而且是並不怎樣出色的少年；並不是一頭鷹。可是從那時起就長成爲一個精細嚴謹的工作者；他像英雄一般的活潑，冷靜地教導着老同志們的心身和智力，好像他比他們出世得更早，比他們更勇敢一樣。

這樣回想着他的同志和他們的成就，路查發覺他是在用他們來和自己較量，於是便熱誠敬這種想念。

不過他確是應該從事一點工作，而且得趕快。

從滿洲回來以後，他就又在「十月二十五」集體農場住下。一位老遊擊隊員和獵手的名譽仍舊到處伴隨着他，不過僅是這些已經使他感到不夠了。那名譽已經老朽，太淡索了。他渴望新鮮的名譽和新鮮的情感。「我從事養狗吧？」他有時這樣想。可是他沒有一個可以談論這問題的人。塔拉林竟現在已經是上尉了，而且在研究醫藥。現在還和他促膝傾心談話，如同舊日一樣，已經是想也不用想的了。而他也沒有藉口可以去麻煩坦克車聯隊司令波格達洛夫。

華西里·辟密阿諾維支，路查曾打過一次電話，暗示想要傾心地細談一下。可是波格達洛夫回答：

「華西里·辟密阿諾維支，在過去的五天中，我的心爲了一具炭化器在紛擾，咒詛

牠！我夢想着有一具驚人的新式炭化器，可是想了五天還不能想起牠的構造的細部。」

當然，這樣一來，路查就中止訪問波格達洛夫了。

「那麼，我將去看看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嗎？」他問。「不，這傢伙一定要拖我去看甜菜和魚，我們永不會有好好談心的時間。」

於是有一天他很有希望地想到希利格爾。

「他了解的。」他滿意地想到希利格爾美好困倦的眼睛，他的安靜的聲音，他的那種永沒有什麼事去不開永是自由的神氣。

他打電話找希利格爾。這位國家政治警察正準備到黑龍江下游去一趟，很情願帶路查同去。

「在我招呼你的時候你要準備好。」他說。「我將在途中在你附近地方的公路上留意。」

他們飛馳在一輛羅斯羅維牌汽車中，沿了那廣闊平坦的公路，沿了黑龍江直駛入城，這早已有居民了，這在不久以前還是被認為三—四號建設站，在這以前在森林地圖上被註明或是完全未開發的荒原地帶而已。和往日一樣，希利格爾逗留在瑪爾欽科的寬大的住所中，他的窗戶從五層樓的高處俯瞰着河面。窗外正呼嘯着風雪，城中看來似乎

還不曾建設。

揚訶夫：他是來訪問那些廢址的，也住在瑪爾欽科這裏。

「你可記得我們從這一堆野火廢到那一堆野火嗎？」希利格爾問他。「你可記得我們怎樣的凍僵了？你可相信這是真發生過的事情嗎？」

「我甚至還記得在舊鐘樓附近淹死的那些熊。有一個通夜的敲着鐘，吼叫着呼求援助，我們聽在城裏裏驚怖得發抖。啊，那聽得真使人心寒呀。」

「還有奧爾加：你還記得她嗎？」傑夫里拉·揚訶夫笑着。「她所寫的那報告說我們這城市的下層土質都是木屑？」

「是的，我記得，」希利格爾微笑着，帶着不能自止的苦澀想到在當時他顯然在愛着她的這女孩子。「她是對的：這是木屑。我自己就見過；弟兄，在你草棚的對岸就全是木屑，整整繼續了三筆，這木屑堆成椿黃的一條從黑龍江流出海去……奧爾加可曾給你寫過信嗎？」他安靜地問。

「她，她倒不曾磨折我！她很忙，她說。我十分知道她從沒有時間，就是一個孩子也……你要知道莫斯科不是荒原。她的那位丈夫也是一種病態！最初他將這婦人趕到莫斯科。她在假期中回家，他又用另一些任務將她趕回去！她再回來，他再將她趕回去。」

這一次是送她去研究什麼東西。」

「是的，我知道，」希利格爾說。狠狠地吸着他的烟斗，在菸下的一口烟裏集合了奧爾加和他親切地生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裏的千種的景象。

是的，自從和她沿着海邊散步以來，已經過了許多年了。也許這件事竟是不曾真有過的。

「怎樣，他們在一起弄得不很好還是怎樣？」他問道，繃起眉頭。

「這就是可笑的地方：他們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可是他喜愛趕人。」

「趕人！」路查說。「你還不知道他的趕法。那不是趕，那是全盤的查問。他像醫生一樣。祇要他向你動了手，你就沒有希望，你祇好將你的靈魂裸露在他的面前。」

他突然想到他該去訪問希爾舍芬。這個人他會同情，肯俯聽，會正確的吐責，聯想各種的計策，會使他自己留意路查的煩惱如他自已的一般。

「他是一個偉人，這希爾舍芬是一位十分能幹的人，」希利格爾表示。「我曾見過他對於他的部下所做的工作，他所造就的人物。我們不曾想到去訪問他，華西里·辟密阿諾羅支。你最近見到他嗎？」

「許久不見了，」路查回答。

「你不該和他隔絕。他有一副好頭腦。」希利格爾好似隨便的說，可是在路旁聽來却像其中含有什麼秘密。「我們都在忘記希爾舍芬，」希利格爾又說。「他想到每個人，可是沒有人想到他。」

「有些時候我簡直不能了解，」傑夫里拉·揚訶夫說。「仍是這些區域，續並不會變大，我們又有了更多的道路，更多的飛機，更多的車輛。可是我們在往日反而可以時常見面，弟兄們。難得有一個月華西里不經過這裏來探學一下。或者是佐葉夫步行穿過荒原，或者是夏脫曼飛過這裏去下棋。可是現在我們老是留在我們所在的地方，事情都變得這麼平靜了。」

「是的，我們向來是隨意遊逛互相拜訪的，」希利格爾同意地說。「有些時候夏脫曼一點不爲什麼，祇是爲了一盒肥皂會走一千五百公里。手邊什麼都沒有。你可記得波慮卡路斯托夫怎樣時常出去考察一去就是十二個月？我們祇有從無線電中才知道他在那裏！」

這五層樓的房屋在風中顫動。外面吼叫着的风暴使得室內似乎更爲舒適而溫暖。這風暴使他們想到鬥爭，緊急處置，以及那些突擊隊。讓牠這樣怒吼叫罷：「現在牠祇是一部份的景物了，正如傑夫里拉·揚訶夫所說。」景物的部份，聽來頗足悅耳。」

這高聳的房巖迎風站立着。有些東西震耳欲聾的傾入牠的穹窿和門戶，像是極大的
 嘯笛。

可是還沒有驚擾誰。這樣的歌頌他們已經聽了多少遍呀！每一種聲音都孕蓄着他們
 所經歷過的東西，帶來了關於意外事件，逸聞和聚會的回憶。

「可是我想深入更北的地方去，弟兄們。」揚訶夫說。「到北極去。在那裏去過冬

。

「時間多着哩！」希利格爾噙着他。「你先得休息一下。」

「不，我厭倦了，我不能休息。」揚訶夫說。「城市使我氣悶。我是喜愛大自然的
 ，你該知道，西密翁。」

「停止說謊！」希利格爾笑着說。「你該去學習將謊話說得更在行一點。你對於自
 然所愛的是什麼呢？你從那裏得來這見解的？」

「當我一天早晨醒來，我躺在我的牀上，自然來到信據了我整個的心。我能聽見那
 霧子開始工作了。啊！孩子們！如果我是音樂家，我就能給你們寫下這一切了！最初是
 汽鏟開始了。鋼片在動作時迅速中漸漸的興奮了，用着嗚喉頓挫有致地唱了起來。你立
 時可以猜測所銘的是什麼木料。杉木的聲音和椴木全然不同，可是赤楊，弟兄們……如

果你遇到一根好的赤楊，牠會喊得像夜鶯一樣。在牠們之後電鋸開始了，有時和諧，有時迸發，然後又是手鋸，那沙啞的「滋滋」的聲音，像是伴奏一樣。然後這一切的聲音又匯合成這樣一種高揚翔翔的節奏，使你可以依韻和唱……有些時候我能聽見整個的建築站。我不用去看；我不看就知道每一件東西的所在。」

「是的，可是你從每個地方都能獲得這個；你怎能夠知道這個是自然？」希和格爾站起身來發。「這是建築，不是自然，傑夫里拉·葉夫莫維支。還有，北極並沒有什麼森林，弟兄。不要說不必要的話。」

「我現在記起了，這裏有過一叢美麗的赤楊，」他說。走到窗畔。「當我們第一次和西費斯地阿諾夫在這裏降陸的時候，我向他說：你記住我的話，他們將用三個月的時間砍掉這樹叢。」

「並不是三個月；他們費了一年去摧毀牠，」瑪爾欽科說。「現在我們又在城裏種起樹來了。」

「而揚訶夫全將牠們鋸了。他聽着牠們的聲音，」希利格爾帶笑着說。「你們的農業指導進行得怎樣了？」他問瑪爾欽科。

「我們的經驗並不十分壞。菜蔬長得非常好，可是穀子的情形不佳。全給雨水爛了。」

」。

「你要記好我們將在秋天停止你們穀類的供給，」希利格爾說。「你必須用力使你們的農業進展。我將實行我所說的話。」

「那麼將我也停止罷，將我去審判……你們在區總部的求免太過份了。」瑪爾欽科的手顫抖得不能點他的烟捲了。「也許你們還要我們生產橘子吧？」

「你可會聽到他們在滿洲幹些什麼嗎？」希利格爾問。「當他們進攻我們邊境的時候，你們就要料理你們自己的糧食。我們將一兩也不供給你們，懂嗎？」

「這和他們何關呢？他們也許明天就進攻。」

「是的，如果這樣，你們從明天起就要吃你們自己所種的了。」

「你使我陷入了一個可怕的境地！」瑪爾欽科幾乎是耳語的說。「我們將停止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們此刻唯一的想念將是糧食。我建設這城市難道是使其產穀嗎？我們理該被供應着糧食。」

提清了他的喉嚨，揚詞夫說：

「我的處境比你更壞，老瑪。你還住在有居民的地點，可是我……」他搖搖頭。

「我們所幹的事情！你該去瞧瞧。我現在要建造冰塊的橋樑和島嶼。」

「冰塊的？」

「是的，冰塊的。柴費李訖夫想出了一個方法用冰塊去建造一切的鬼東西。」

瑪爾欽科朦朧地望着他，淒戚地問道：

「什麼東西呢？」

揚訶夫開始說明了，起始很侷促，漸漸地就增加着熱忱。柴費李訖夫決定採用一個德國工程師的設計，以強力冷藏機器用冰塊去建築浮島。「這計劃，」揚訶夫說，「是遣派一艘強力的冷藏汽船到海上去。船上攜帶所需要數量的薄型鋼質或鉛質的管子，這可以銜接起來如蜂巢狀。將相當數量這樣的管子銜接起來，繫上浮標沉入海中，然後在其中輸入冷生結冰作用的氣液。這些管子上面便裝上冰塊，成了未來的島嶼的一個基礎。當這些預期的冰塊達到所需要的載重力後，一組新的管子又加上，這浮島便慢慢的發展直到所需要的面積。」

「這冰島的上面舖上一層防熱的物質，然後再敷上三合土。在這三合土的面上加上一層土壤，植物就可以生長了。第二步計劃是建築一座冷藏站，然後他們就可以要幹什麼就幹什麼了。」

「柴費李訖夫計算，保持這座浮島的結冰狀態，祇需要一小部份的冷藏力，因為必

須使其繼續保持結冰狀態的祇是浮島的水線以上以及直接和海水接觸的部份。因爲冰塊本是一個最不好的導熱體。

由一般的燃料都可以作爲冷源條件供給力量的泉源。最善的方法是運用克勞德與魏訖里阿氏的法制來揮海洋冰面和深冰的不同氣溫。

「這並不能使我們巨大的工作容易一點！」瑪爾欽科聽了這樣表示。

可是揚珂夫正在一個天雷動開始三週新的而又未完全理解的工作時踴躍着前進的狀態中。

「爲什麼不容易些呢？」他憤懣，他的灰色的頭髮顫動着。他並不會明白瑪爾欽科是在想着他自身的困難。「你要用一用腦汁呀，你這蠢貨！」

不願瑪爾欽科的茫然出神，他就用一雙燃過的火柴在稿紙上畫出平方和立方形來。這並非虛假的問題，他說，問題乃是要用冰塊來建築電力塔，柴費李訖夫擬用這同一方法來建立的。那建築一座這樣的冰牆。管子不僅要深入水底，還要深入水底的泥土中，取得堅實牢靠的基礎，這將採用緩慢的耗費極大的沉箱工作。用幾百萬立方尺的三合土，圍擊數量極鉅的岩石和泥土。柴費李訖夫估計，保持冰塊結冰狀態所需要的動力是這樣的小，他的耗費將使這方法可以在中亞細亞通用，更不用說遠東了。

落長成的城市。

希利格爾的心房開始跳得更速了，當他想到需要他建設和創造的還有多少。這是一個迫不及待的人的心跳。他望着荒原，望着路上，望着那些建設人員的居留地，望着獵人們的第一座草棚，他們也從森林中來到這廣闊歡樂的路旁了。於是他就看見旁人從也不會提過的一些東西：不是荒原，不是村莊的初胚，在這十字路旁却是一座城市，左首是一處汽車修補站，跨過小河，現在是一片廣闊草原的地方，是一家精美的客棧，一家大旅館。這些東西還不會存在，可是生活已經訓練得他使他將思想溶成圖畫，成爲已經實際存在的東西一樣。

於是在他的眼前，沒有居民的荒原中心就拓展爲學校和醫院的景象，以及爲這些學校醫院選薦的人物。他計劃着這些人所要過的生活，建築師在爭論這城市應該建築的式樣，工業組織家也在心頭設計這未來的城市將要從那的工業。可是荒原還在城市將要出現的所在颯颯的響着。當第一把斧頭斬在一棵樹上的時候，一切東西就立刻湧到，所有的人們都在原始的狂熱中（在一個旁觀者看來是這樣）奮身於建設工作。理髮師比廚師先到了，一家儲蓄銀行也並不等候餐室，俱樂部，醫院就先行開幕了。出入不意地演員們從首都光臨了。一架大鋼琴像一具三合土攪混器一樣在同一輛車中被運到了。可是這

城市的輪廓早已清楚地劃出了。不同的機關先後趕到，彼此爭先着，好像一羣追不及待的觀衆湧入戲院，在入口處一時釀成了阻塞一樣。

八小時之後，多少有點疲倦，可是精神仍振奮，希利格爾走進了他的辦公室。在開始工作之先，他打電話給瑪爾欽科，向他說：

「我一面開車，一面想着夏脫曼。你可記得我們怎樣認爲在這樣天氣中出發旅行是英雄嗎？可是現在……」他稍稍的笑着。「我們現在該幹些什麼來證實我們是英雄呢？」

於是他聽見瑪爾欽科嘆口氣回答：

「我們將多少有一點成就，西密翁，不過這要依賴我們的設備情形如何。我們將有一點成就。我們還沒有老，不是嗎？」

可是這一帶正刮着大風雪，將要分手的冬天正在大顯身手，河上的冰塊響着迸裂着，於是週身是獵人的路查，感到春天已經近了。不用說，在黑龍江尼古拉夫斯卡的佐葉夫，這時已經吩咐將他房屋的一盤收拾準備招待要來的客人，並且坐在他的無線電室中直到夜深，聽着消息，在心裏計算誰要來了，將在什麼時候來。在海參崴，柴夫雅金

開始活動。也許在一封一封地拍出電報去，亟亟開始他們的繁忙的春天的春天。

這年冬季，春天從秋季就被期待着了。一個紛擾的未曾有過的春天已經在準備着。整整冬天都有人來，這得感謝道路，從正月以來就活躍了，有些地方從去年十月就這樣繼續着。現在冬天已不能妨礙進步的發展了。路已經被道路圍繞着，被航空線穿過，本道無論冬季如何活動，或者也許就因為這樣的活動，春天就像什麼神秘的東西不曾有過地被期待着。

希爾舍芬在邊境上覺得事情愈加困難。建造砲壘的限定時期早已過去了，工程師已經離去了，開始了一個深埋地下的嚴厲的砲壘生活。不過，這生活繼續得並不長，人們

邊境上一次次地發生了挑釁。白俄射擊集體農場的農民；日本人在每天正修改國境線的界限，用舊日的條約掩飾他們的行動。沒有一夜沒有鎗聲驚擾。邊境守衛軍像一樣的工作着，不睡眠，不休息。有時在黎明，一個殘廢的中國人跑來了，請求避，或者是一名日本兵，護着血陷於失望中，便越過國境來請求入政治收容所。一團殺了日本長官的滿洲軍隊越過邊境，日本軍隊在緊緊的追着，於是邊境砲壘地帶便爆發了一場短促的可是拚命的戰鬥。

在這一年冬天，塔拉休克裝上刺刀向越過國境的日本兵發射了四次。他受了傷，可

是他怎麼也不肯接受休假到西方去，因為他惟恐錯過了那誰都相信就要來到的爆發戰事的一天。邊境的紛擾也反應到希爾舍芬身上。他要做的比以前更多，自由的時間比以前更少了。

砲壘總的司令，師團長戈柏，不停的建造着。他完成了防禦工程之後，又着手於宿舍，電力站，電氣砲壘，以及跳傘塔。

希爾舍芬和事務人員忙碌着。不辭疲勞地和他們一起工作。他為軍官們建立家庭，使退伍的人們得以安居，訂購純種的豬畜，開拓花園，使音樂走進軍隊生活中，組織棋奕比賽以及農藝的講演。可是這一些仍是太少太少了。這些人在學習着更遠更深入的發展。

奧爾加又第三次到莫斯科去了，回到濱海省還不到六個月。每隔十天，希爾舍芬寫一封信給她，詳細得像報告一樣，要求着千種不同的東西：書和種籽，發音機，初步讀本和字典，演員邀請。這年冬天，他等候春天以及奧爾加答應帶回來的新東西等得厭倦了。

「如果她能帶着牠們一齊來，我們至少可以生活下去了，」他這樣想，幾乎不敢相信這是能實現的事，因為他向她的要求太多了。

門上有叩門聲。這位政治委員望望他的表：正是中午。

「進來，」他說，繼續他的寫作。

「你在寫什麼嗎？」他聽到華西里·路查在門口的窘迫的聲音。「我妨礙了你嗎？」

「這是給我妻子的信，」希爾舍芬說，望着攤在桌上的一些文件夾，從其中抄錄着一些什麼到信上。「阿軍政治部寫一篇報告比這也容易些……請坐。我一剎就完了。」

從文件上抄錄了一些什麼，又看看書架上的一些書之後，他已經快完了。

「一封信！」路查俏皮地說。「讀這樣的一封信你得費三天，還有……」

「這就是我寫信的習慣。誰能知道這不致成爲我最後的一封信呢？我要說我一切要說的話，這至少總是要十六頁。」

「可是爲什麼要幹這樣一種工作呢？爲什麼不拍一封電報叫她回來呢？她來了你就

可以全部向她說了。」

「她也許不會如時回來的。」委員放下了筆，向路查微笑。

「華西里，你等待戰爭已經等了這許多年了！可是，我仔細看你，我看出你並不會準備好。一點也不會準備！」

他不慌不忙地封上了信，通知辦事處，然後就坐到路查的一旁，將手臂搭在他的肩
上。

「我十分清楚你心上的煩惱，」他說。「怎樣，我覺得你簡直不用告訴我。如果今晚我們能好好的睡一夜，我們明天就能有時間談一談了。」

「你在向我開玩笑嗎？」路查環顧地質圖，不信任的望着希爾舍芬，他正在穿上大衣。「可是你如果是講真話，我想的倒不差了，」他又說。「喲，我這些日子真難受啊！我將手放在桌上，桌子就顛簸，桌上的玻璃叮噠作響。我完全疲憊了。」

「這倒是真的。我知道。而這一切祇是爲了沒有事可做，華西里。疲憊了你的是懶惰。」

「可是你越出了……」

「且慢！你要說沒有工作可做嗎？可是設立步槍團的是誰？你！誰組織降落傘訓練塔的呢？你！誰供給了國家二百名伏洛希羅夫女子射擊手的？你！」

「可是那並不是我，那是你的烏沙科夫，咒詛他的眼力！他從我手裏搶去了一切的東西。他是一個完全的混蛋，他自己愛變更一切的東西。我說：等着我自己會幹——可是祇要我剛想到一個想念，他就從我腦中搶了去。他能從我的眼中看出來。」

「可是死呢？」這委員儼然地緩緩地問。

「什麼死？」

「他也會爲你死嗎？」

路查站起身來。

「不，請原諒我——請毋介意我這樣說，死乃是我份內之事。」

「如果是這樣，那麼，你至少該將你的活動交給旁人。」委員說。「好罷，同我一同到砲臺線去。我們便中去看看塔拉休克。我知道你上你艦裏見到了邊境，你就安離你的綉紋就立刻平服了。」

路查滿意地微笑着。

「我喜愛我的冒險，」他用一種滿足的清晰的語調發聲似地說，語調中已經沒有一點自早晨以來就磨折着他的那種焦灼了。

一九三三……年的三月五號那天，在家鄉休養中的遊擊隊司令王生庭，得到了日本軍隊向興凱湖移動的消息。幾月以前憲兵隊就突然從事調查役山大尉的死因。雖然大家都知道役山是在朝鮮被殺，並不在蘇滿邊境，偵查工作仍然在進行。從十七歲到五十歲的

人全被捉了。三月六號，王生庭又得到其他的信息；日本人分兩路前進。在三月七號早晨，他確切地知道這已經是戰爭了，雖然誰也不會說出這個字。

他此時茫然不知所措。他一向想像戰爭的到臨不致這樣：要更慢，更可以預料一點。

想像戰爭像颶風一樣的使他昏亂了。遠離他的部隊，和遊擊隊參謀本部隔絕着，他一時覺得自己成了環境的犧牲。但在七號晚上，他接到了玉山的幾句話：「毋離你收到此訊之處。隨你所在之處舉事，保持接近邊境。」

他看得不錯：這是戰爭了！

好久以來，報紙上已經出現了關於日本北部諸省的飢荒以及日圓在世界金融市場跌價的消息。青森和岩手有人餓死；秋田和宮城諸縣的人民在瀕死中；福島的民衆開始流亡了。事變不能避免。重大的不幸要求出路。於是將戰爭視作是他們這不幸的出路這種思想日甚一日的出現在日本人的心裏了。

在遠東，這幾年以來早已料想要有戰爭，一切都準備好了。戰爭已列入了在這地帶的每二個人必須承受的擔負之列。這裏的人已經幾年未停的爭鬥着，誰也不能乘其不備。他們已興建了他們的城市，開闢穿過荒原的道路，弄乾了沼澤，耕種苦原地帶，戰

勝了北極的嚴冬，並且深知勞苦災害和危險的滋味。人們都從比戰爭更大的担負中健在面長成起來了。

日本的不列顛債權人對目前的情勢驚異起來。他們懷疑日本帝國是否能存在下去。她的老朽的政體能否經得起這災荒，這災荒是否會成了無賴外力就要削弱日本帝國主義許多年的那戰爭嗎？

在英國，沒有誰知道該幫忙或任其崩潰，於是新聞紙派出通信記者去探尋事態的真實情況，以便告訴不列顛和世界。

擺脫了考古事務的室島，在上海遇到這些通訊記者，便勸說他們在訪問日本之前先到滿洲國去住兩三星期。他們本預備遲早要到蘇聯邊境觀察的，便贊同了這計劃。他們一共三個。他們超然自得，提出數不清的問題，因為是日本的朋友，便容許自己對於某些事情上表示疑問。他們以為，沒有比不合理的樂觀主義能使人更不值錢的。室島將他的客人引到嚴肅的談話上去。

「如要考察日本人的生活改變的程度，」他告訴他們，「你們祇要回想，親愛的同伴們，旅順口之役的英雄乃木將軍，他的職蹟開始於一八七七年的武士暴動，而那時的武士祇靠弓箭甲，以弓箭當作武器。在他的少年時代，山本元帥揚帆出海，在橫濱想以

雙方擊沉一艘敵船。可是在對俄國作戰的時候，他已經是國防會議的主席。」

「這真是一段珍異的消息，」英國人中的一個叫做洛志的，這樣說。

「在他的一生過程中，乃木元帥恰好經過了在歐洲歷史上繼續五世紀的軍事學的進化。自乃木將軍的日子以來，時代變遷得多了。在舊日，我們所企望有三千百萬富翁。今日，我們却以每輛美金三元的代價賣腳踏車給歐洲。」

「可是一九二〇年的事變使日本停頓了多久呢？」查利問道。

「我們到一九二九年就完全恢復了，」室島回答。「請記住在一九零零年，我們剛學會用大阪兵工廠輸入的車牀鑄野砲和山砲。直到一九零零年，我們還不知道怎樣修理一尊大砲的鋼模或是一隻來福槍筒。可是現在，我們不是買全了便是自己去發明。」

「我知道你們發明英國的高度炸藥，叫做下湖火藥，將德國的毛瑟型槍砲改成了有坂型，」查利說：「有人說甚至馬嘶也是日本人所發明，是在十八世紀被一個英國碼頭脚夫做學去的。」

室島愉快地笑着。

「我們的俄羅斯鄰人有一句諺語：沒有東西吃的時候肚子就要痛，」他說：多少將這諺語的意義歪曲了。

「這諺語如果根據日本人的方法去解，可說更對健康有害，」納爾遜說。

「我們對於外國的依賴是有好處的，」空島繼續的說。「我們獲得商業關係。從一九零一年起，我們開始自給，在十二年之內，我們就供給墨西哥我們自造的米穀，十五年之內供給俄國。」

「可是你們在汽車方面未見怎樣好，」納爾遜指出。「你們在怎樣改進這一方面呢

「未見怎樣好？我們有自造的坦克和飛機引擎。」

「你們確實在日本裝配。可是引擎是德國製的，不是嗎？」

「在歐戰的末年，你們在軍事方面大約落後七八年，」洛基這樣說，又補充了「何

」既然我們承認大家心中在大體上是一致的，請至少該坦白一點。」

「還有，我親愛的同伴，你們去到一家舊衣店裏去打扮自己，這是可笑的，」納爾

遜說：「你們向協約國商人收買上次大戰剩下來的食物，所有的蘭斯坦克車和馬地尼戰車，你們也走錯路了。一個人要在世界場面上走動，是該穿頭等裁縫的製品的。」

「還要記住，」查利加遜的說，「你們到蘇聯濱海省的散步已經花了你們十萬萬。

我說干涉政策使你們花了十萬萬是不會錯的，不是嗎？」

「這是青年國家的一宗鉅額奢侈品喲，」洛基說。

「同時這不是一個十分富有的國家，」納爾遜說，「何況還有一九二三年地震的那些損失。」

「啊，我的朋友們，這一切都是大日本有史以前的事了，」室島回答。「自一九二八年以來，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的躍進。我們現在已經建設了我們自己的航空工業，設備完全改變了。我們已經有了幾百輛自製的坦克……」

「仍是一樣，直到你們在上海事變失敗之前，你們的師團完全沒有榴彈砲，」納爾遜快快的說。

「你們又根據什麼去訓練入伍的青年呢？」洛基問道。「還是詮釋一八八二年御勅的初步教程嗎？」

「不是，親愛的同伴們，不是，」室島辯解着，「我幾乎不相信你們這些疑問是真的。我不信英國人是這樣的天真。……管理國內兵役的一九零八年條例完全根據着一個新的出發點。這條例的主要點乃是在恢復國家的傳統以對抗革命傾向。」

「但是牠的哲學根據一定是假自孔夫子的。」查利這樣表示。

「要想像一個不借旁人東西的日本幾乎是不可能的，」納爾遜向洛基耳邊低聲的說。

「把握個性的方法有兩種，」室島回答查利的話說：「其一是尊重傳統的訓誨，這一類的頂點就成為對於祖先和習俗的崇敬。個人要遏止有害社會和諧的感情的外露，使自己的行動服從限定的範疇，在限定的範圍內表示自己的感情。」

「國家使這樣準備了無應強制的模型！」

「這是父親的統治和父親的統治和與室島含糊的說：「父親的統治和子女的尊敬構成了權威服從的標準。」

「這一切都很好，」室島說：「但是你不曾回答我關於榴彈砲的問題。因為你們在塞滿連一尊榴彈砲都沒有。還有後方，舉例說：你們後方無組織的狀態。每一個不太懶惰的傢伙都融證實這事。你們的後方使你們軍隊的運動力變成零。在一九三三年，當第九第十師團向長城推進時，你們的地位完全是處於絕境的。傷兵和凍壞的都不曾撤退，隊伍完全沒有補充，這難道是……」

「這是舊話中的舊話了，」室島笑着對這些問題不加答復。

在奉天，這批客人參觀了舊城和皇陵。

「這裏似乎除了『氣味』之外什麼都要抽稅，」洛基說。他拒絕了去逛馬路。

雖然奉天是被稱為世界最合幾何形的城市，而事實上又是一塊正方形，可是街上的

交通是混亂的，使一個歐洲人不能忍受。漆成金碧的人力車，馬車，輪軸隨着轉動的笨重的中國大車，雙輪輕馬車，機器腳踏車，製造人早已物故了的舊摩托車，這一切佔有看她的全然沒有樹木的灰白塵埃的街道。

查利叫他的朋友們注意這些車輛。

「看來好像奉天人剛剛掠奪了華盛頓的汽車博物院，」他說。

當他們在城中逗留的兩日，他們統計有六十四種不同的牌號，他們高興地幹着根據設計推測車身製造的遊戲。他們利用每一個機會去發現一些用廢料集合成的六輪怪物的家系。

禮貌地微笑着，室島蹣跚的跟在他們的後面。

「中國人購買一切賣給他們的東西，」他高興的說。

事實上，這裏正存着過去二十年來所產生的每一種式樣。

英國人參觀了奉天城外的喇嘛廟，然後想到撫順去，可是室島將他們拉到吉林，說撫順正流行着瘟疫。

暴動鎮壓了之後，撫順幾乎是一座死城。野狗蹲在破爛頹敗的房屋裏，後院裏鋪着成堆的屍首。工廠的餘燼還在冒着烟，日本工程大隊在日夜不息的修理着鐵路。

撫順是死了，寧島並沒有說謊；撫順的流毒已經傳播到各地。這比真的瘟疫還要可怕，因為誰也沒有解藥；你無法可以避免。就是現在，當局還在追捕討伐軍隊伍中的逃亡者，在肅清城市。但是他們並不提到，在一些發生最拚命鬥爭的地點，他們並不會發現一枝來復槍或是一顆彈藥的事實；這全部被從撫順逃亡的民衆搜集起來帶走了。關於撫順的每一句話都帶着流毒，礦山靜寂了，工作放棄了，大連港倉庫的火災僅在前幾天才熄滅。

在吉林，客人們被帶去參觀了一家新的軍火廠，被允許和關在陸軍監獄裏的高麗總機遊擊隊首領，著名的譚寶魏談話。他是一個四十幾歲面貌粗獷的人，被炸斷毒炸地柵和鐵路橋樑。

在長春，這一滿洲國的首都，他們被總司令南大將招待着，在副司令部去的途中，寧島告警這班英國人，南大將是被稱為「明日之明星」的。

「我倒願我的綽號和一些昨日的事有關聯，或者是一些更肯定的事。」納爾遜笑着說。

南大將，是被譽為一位機智的將軍和目光遠大的政治家的，用着懷疑的沉默的鞠躬迎接這些新聞記者。寧島向他說明這三位英國客人想從事關於日本在亞洲任務的著

作。

「關於爲這任務所準備的區域，」查利改正他的話。

將軍嘉許地望着這些記者。「好的書，」他沉思地說；「是比好人更不易遇到。至少我個人以爲如此。」

「將軍，我們的朋友們不僅是好人，他們是好人。」室島得意的望着這些英國人。

「我知道英國人素來以精幹著名，」南大將帶着一點冷嘲的意味回答。

爲了不耽擱時間，室島開始講釋英國人關於滿洲戰略的計劃，好像從將軍的眼中讀着一樣。南大將似乎有一點驚異，自己居然這樣不知曉舌的就被了解了。他點着頭，安靜地重複着說：

「和平，和平；……和平的工作……是的……是的。」

「英國的輿論希望日本看重北方，」納爾遜說。「日本目前的地位，在她還不會轉化西北的時候，將我們限制於亞洲南部……」

「我們先打了然後再看罷，」納爾遜簡潔的說了這句據說是拿破崙的話。

「和平，和平，先生們，」南大將用着一位老年人的穩靜靜地說着。「在近來，最好的將軍該是一位不打就能獲勝的人。」

「我們是否可以希望到今年年底，游擊戰可以結束，各地的反日運動可以鎮壓嗎？」查利問道。

「什麼戰？」總司令問道。「先生們，我們的滿洲和平早已開始于前年了。前年以來就沒有過戰事。」他驚異的望着查利，搖着頭，表示不明白客人們心目中所指的戰爭是什麼。

「將軍可否給與我們觀察沿蘇聯邊境的一些地帶的允許嗎？」洛基問道。

「啊。那些地方太氣悶，太泥濘，」室島趕忙插嘴。

「將軍，你允許我們用你的名義向英國講一些什麼嗎？」

「諸位，我並未奉有天皇御旨向英國傳達任何意見。」

「或者你可以給我們一點關於統治方面或希望……。」

「啊，不，不！你們的好意越出一切的範圍了。」

將軍用手掌拍着膝蓋，有禮貌地微笑着，俯身向前裝着表示要站起身的模樣。

當這幾個英國人坐進汽車的時候，納爾遜說：

「中國人曾有一個很流行的故事，關於一個窮人到一位富翁家求助。富人爲了要打發這窮人開去，向他說你如果能回答我的問題，我就幫助你。這窮人答應了。於是富人

向他問道：我的那一隻眼睛是玻璃做的？窮人答道：你的右眼是玻璃的。富人很驚異，便問窮人怎樣會知道的。窮人回答：我一望就知道你的那一隻眼睛是玻璃的，因為通很慈悲的望着我。這故事是毋須註解的，不是嗎？」

「我竊以為將軍的兩隻眼睛都是玻璃的，」洛基答道。「他正是和善紳模範代表，如果他不是日本人，我會以為他是狄肯斯小說中的人物。」

他們又從吉林被帶到了朝鮮。

火車是像美國的一樣舒適。一個穿大禮服的管車在舒適華貴的餐車裏承應着他們的晚餐。乘客大部份是日本商人。

「你看他們吃柑子的樣子，」納爾遜說：「他們先剝皮，從柑肉中吸着汁水，然後將肉丟掉。這是全部日本作風：他從世界上的一切東西裏吸着汁水。」

室島微笑着，深深的吸氣，有禮貌的說道：

「還是這樣也要技術的，諸位。」

突然，無線電的廣播器在一首滑稽歌曲上停止了，一個粗魯的聲音用着鄙夷的腔調報告道：

「我國人殺死了赫赫的役山大尉。可恥喲！」

室烏抱住了頭。他的臉色發光，顯得更黃了。

「他是一個偉人！」他喊道：「一個偉大而優秀的人！他是我的學生，是一個快樂淳樸的傢伙，一位科學家。」

他沙啞的叫聲，他的手發抖。

「國家最有希望的軍官之一，」他喊着：「勇敢純潔之光，我的親愛淳樸的役山喇！」英國人挽住他的手臂，送回他的車廂中。他喝了一點甜酒，立刻躺去，顯然疲憊了。當英國人走了之後，他打開他的手冊，登記賬目。「現在我該留神聽了，」他向自己說。「我們的人顯然是決定在北方開始活動了。啊，耶穌基督喇，」他低聲補充了一句，像一位真正的正教信徒樣的畫着十字。

三月初頭。滿洲的日本當局打定了他們遷延了許久的主意，將他們的軍隊向蘇聯邊境移動。

他們不能再遲了。

自從蘇聯新憲法頒佈了以後，日本的作戰準備年限便被削去了三分之二。華南和西南的反日運動已開始了，什麼地方都產生了抗日的力量。

城市對抗城市，鄉村對抗鄉村，街坊對抗街坊，家族對抗家族，於是中國國家團結分崩破碎的這時機，便最利於華北的軍事行動。中國正被她自己國內的困難糾纏着，決無法分配她的兵力到華北和東北國境的抵抗侵略戰事上。

室島，這位土肥原的學生，「特務機關」的代表，一名曾經推翻過大臣的間諜，在世界證券市場工作的政治家，是一個了解包含在這樣動亂中的最深意義和最後目的的少數人士之一。

他以爲：中國的手足必須要束縛着。她想趕出日本人嗎？讓她去這樣想罷！她想從英國得到幫助嗎？答應她能！她夢想民主嗎？讓她成立罷！獨裁嗎？儘其可能罷！

室島好久以來就對於英國間諜和美國商人有特別的好感。「幹下去！幹下去！」他熱心的向他們說：「中國是屬於大家的。」

他夢想着使荷屬僑民，西藏各小民族，廣西省軍人都參加這把戲。

當抵制日貨運動泛濫到全中國面積的時候，他就設法使中國一切所消耗的東西都有日本貨的嫌疑；茶、米、絲、羊毛，一切東西都蒙上嫌疑，使得你若不想餓死，就祇好放棄抵制，因爲全中國看來似乎都是販賣日本製造的進口貨。

室島一面扶助親日運動，一面又支持抵制日貨，贊助恐怖行動，又密切地和大亞細

亞爾薩斯的首領們工作，決不吝嗇他在這其中所耗費的金錢或時間。這樣，一切東西都捲入了這瘋狂的旋風中。

在三月七號到八號的夜間，南大將將他的日本和「滿洲」軍隊移向蘇聯邊境。他想到中村將軍第二軍的隊伍攻擊喬其埃夫卡，在興凱湖流域實現他的主要攻擊。他的任務是突破蘇聯國境的砲壘線，向中東鐵路推進，切斷濱海省與蘇聯本部的連絡。

同時第一軍，黑坂將軍所指揮，由艦隊和海軍航空隊協助，從朝鮮前進以期突破圖們江口，沿海岸線到達波西葉特灣。

第三軍，在西尾太郎指揮之下，由松花江淺水艦隊協助，面向海蘭泡，以期牽制集中在那裏的紅軍相當兵力。

左翼西線的第四軍，吉田所指揮，附加蒙古和白俄的騎兵師團，準備向外蒙共和國施行突擊，然後越過其國境固守在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陣地。

這最後的一路是戰鬥的主點，然而要發揮牠的作用，非要中村先突破興凱湖，切斷鐵路的連絡不可，然後便可使海參崴和海濱州落在由朝鮮前進的黑坂隊伍手裏。

兩隊潛藏兵隊的艦隊，由舞鶴港出航，準備在海參崴登陸，另有三隊護衛着幾百隻

運輸艦，裝載着三十萬的日本少壯男子，以及坦克車、飛機、大砲、燃料和給養，一切以幾百萬日本民衆的饑餓和死亡的代價所囤積起來的好東西。向中國和朝鮮海岸進發。

在三月七號到八號的夜晚，當日本步兵的第一個聯隊向蘇聯國境前進，當第一艘載着兵隊和大砲的運輸艦離開日本海港向北方前進時，在日本的各城市以及日本佔據的滿洲和中國的各地方，爆發了逮捕的洪濤。他們拘捕了一切不穩份子，有危險思想嫌疑的，失業者，每一個被認為懦弱或不需要的孤單的人；他們逮捕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可疑份子以及不能參加軍役的人；他們扣留了道路工程師，中國苦力，台灣土著以及朝鮮乞丐。這一羣龐雜的人流都被遣送到滿洲戰線的後方，從事築路和運輸。

許多滿洲的村莊都搜光了人，青年男子甚至年輕婦女，好像一陣毀滅的瘟疫掃過這些村莊，祇留下年老病衰以及殘廢的人的生命。

成陣的商人也向北方趕來，走入這些作戰地帶。流動的演藝團帶着女人。娼妓與商賈，隨着吃茶店，技藝團，酒館，神符攤一同參加了戰爭。

隨着商人和娼妓前來的是教士。他們爲了掩飾無所企圖，帶着早爲這個大好交易時期準備好了的輕便廟宇，禮拜堂和聖器匆匆趕來。

第二章 海參崴的政變

濱海州山嶺的早春是一個遐想的季節。兩山之間的蜿蜒的小徑像小澗和窮巷一樣。山澗沒入山中的地方，空氣就靜謐溫暖，帶着乾草的芬芳。當他們出現於平坦的山谷中，就變成風霜瀰漫，土地就掠去了牠的一切香味。春天已經在和暖的山澗中開始，現在又從這一個隱藏的角落跳到另一個隱藏的角落，經過那些寒冷的地方。在那些春天已經蠢動的蔭蔽之所，蒼蠅已經展開了翅膀，一種矮草已經發青，鳥兒們也忙碌的唱着。可是從山谷中却升起石蠟和煤油的氣息。早春播種的可愛的氣息，路上都濺着機器油。

兩星期以來，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都在烏蘇里集體農場一帶漫遊，沉浸在隔年之落葉，鳥雀，煤油和大蒜的氣味中。他還要去訪問四十公里以外向海的幾個模範農場，訪問殘廢軍人的玻璃工廠，然後再到海參崴參加執行委員會工作，整夜的不睡，支配輪船和人員到北方去，去到那些半永久的根據地或去考察。但頂重要的還是三月八日的節日：國際婦女節。

道路在山間旋繞，有時沒入小的落葉樹的叢林中，有時爬上光禿的山邊。太陽還帶着冬日的煇煌和熾乏。近晚，他們到了一處中國人的集體農場，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和主席作了簡短的談話以後，就在座上睡着了。並沒有誰驚擾他，但是他在夜靜裏從睡中醒來，不安地發覺他並沒有向城中報告他宿在何處。他不知道那裏有電話，於是就走入院中。

是一個有風的夜。一個結實矮小的人縮着背坐在牆下倒在地上的一顆樹身上。

「你們這裏有電話嗎？」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問他。

「我不是本地人，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這人做出一個絕望的姿勢回答：「我是今晚到此地的，和你一樣」。

「那裏來的？」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問道，在他一旁坐下。

「從比羅比丹來的。」

他是一個蒼白的少年人，不知怎樣長了一部緊密的絡鬚鬍子，很可笑的掛在他瘦小的臉下。

「我是一個珠寶商，」這人說。「不說假話，一個珠寶商在比羅比丹簡直是一無可做。去年我們的主席告訴我：珠寶商是從金屬工人退化來的，好像蜥蜴是從鱷魚退化成的。」

的一樣。他懂得這。」

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笑起來了。「你到這一帶很久了嗎？」他問道。

「不十分久，」這長鬍子的少年人回答，「大約五年。或者是四年。但是不要管這些。我請你將我當作是在今天才來的。」

他聳聳肩膀，用他大而圓的眼睛望着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孩子一樣的自己向自己輕悄而可憐的笑着。

「我是一個珠寶商人。」他說。「我父親是費特布新克的傢俱商人，我母親用蜜棗罌粟子。試想我們這樣三位來到比羅比丹的景象！他們用音樂歡迎我們。可是誰顧念一個猶太人呢？而那又是一個十足地五十匹馬力的冬天，光着頭站在講台上聽着歡迎我們的講辭。我真不知道我們怎樣活下去。我開口了，爲了有趣，我告訴他們：這真是好笑話，我們一面聽着，一面凍僵了。再過五分鐘，我父親就可將錢交給你們。他穿了一件熊皮外套來的，他是一位西伯利亞商人，我告訴他們，指着我父親的舊外套。他們以爲我們會知道霜雪是什麼，怎樣播種，怎樣掘煤。其實我們連他們怎樣吃麵包也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怎樣過活下去。我們便像逃脫了大洪水一樣的流蕩着，製造威尼斯型的椅子，煮罌粟子，土地光着眼對着我們。於是我們祇好用威尼斯的椅子生火。然後我們就

住定下來，於是我母親向我說：「摩西，全世界的猶太人都在注意我們，但是我們仍被我們的過去束縛着。於是她就到農場去養豬。她現在已經是先鋒隊員，你自己會給過她工作的獎金。」

這人的臉色，因了他的鬍子叢生在狹長的兩頰而且向下垂着，顯得瘦削而蒼白。

「我讀過不少書，而且知道不少，」他說。「這就是我要向你說的：一個猶太人從來就無好感。猶太人決不會產生一位屠格涅夫。他們爲什麼必須要有呢？玫瑰花是芬芳而新鮮的。猶太人從未對這些有過任何權利。但是現在我父親在獵熊，他喜歡打獵，我母親蒸火腿，而我好像就要成爲園丁。我願從事一點優秀的俄國職業。」

當這人在說話的時候，天邊顯出了微碧的光亮，星星漸漸黯淡了。在遠處，或者是他們頂上的什麼地方，發生了將近黎明最初聲響。

「這是鳥聲嗎？」這人問道。「我祇識得城市的鳥類，」於是他深深的呼吸，愉快而且十分滿意，正如許多人在黎明時呼吸一樣。

遠處的響聲愈來愈多，不久就能分辨出這是發自引擎的響聲。然後路上有什麼在鏗鏘作響，集體農場村房那面的狗開始叫了。

又是響聲，這一次響得更高，天上充滿着引擎的回響，然後慢慢地，好像是口吃一

樣，這些會跡續着在天空向海邊消逝了。這人站起來向四週回顧。

「這像是戰爭了，」他說。「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同志，我向你保證這是要戰爭了。」

天空變成了慘淡了的玫瑰色，他們能清晰的看到巨型飛機的灰色的箭，忽遽的從山背後飛起，射入天空。好像這些飛機都在這無人的山林中安靜的巢裏隱匿，現在醒過來，聽見了遠方的呼喚，急急騰入天空。

一兩分鐘之後，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已經坐在他的汽車裏。他帶了那有鬍子的人同去。

路上還很荒涼，但是那種金屬的鏗鏘聲轉了第一個灣就可以聽到。砲隊在出動。坦克車在前頭輾着，響得很厲害。

「向右轉，從柴西伏駛向鐵路去，」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吩咐車夫，然後閉上眼睛，想在未上火車之前什麼都不想。

當他駛入有一輛火車在等待着他的鐵路小站時，他遇着了從城裏避難來的第一批車輛。

「你們往那裏去？」他向羣衆喊着。但是他們並不回答。

在車廂的踏板上，訖恩雅葉夫站着打呵欠，仰望着天空。

「那不是日本的嗎，是不是？」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問道。

「我恐怕是的，」訖恩雅葉夫應答，臉上顯着不滿和憤慨的表情向着天空點頭。「他們在黎明就動手了。」他手拿着一册法文自修讀本。

「你總是這樣白日做夢，你這壞蛋！」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說，蹣跚地攀入了車廂。「你從不曾想將電話綫延到地圖以外的地方。」

「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誰知道呢？……我立刻就要這樣做了。」

可是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揮着手在桌前坐下。「接通幹線，」他說，一面寫着第一封電報的草稿。

給各區執行委員會主席

即刻派遺步哨至通城各路阻止難民分配各集體農場組織

密克哈

那長鬍子的人走進車廂來說道：

「在費特比斯克有一個名叫阿夫拉訖克的鎖匠。在一九〇五年，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是一位七十歲的老猶太人。他們叫他回家去，關上百葉窗，他們不在乎他。因為是

一位滑稽家，於是他就回去掛出一個這樣的招牌：「代辦炸彈概不取費」。

「坐下來將這些電報連綴起來，」訖恩雅葉夫說。「這裏有信夾，有繩子。依次序排好！」於是將外衣蒙在頭上，他就俯身到電話機上去。

不時。車掌蹣跚着脚尖跑進來放一疊電報在桌上，在車廂後座，無線電報機的金屬牙齒不停的拍着，不知是誰的手臂，袖口捲到肩上，將接到的和譯就的情報初稿拋到餐室裏來。

發自海參崴

給特務列車第二號

兩點三十分日本人以五十架夜航設備之轟炸機戰鬥機開始攻擊同時自海上向奧爾加灣進襲句
兩師團同時向波西葉特灣作軍事行動句在組邊居民向山地疏散中
波盧卡路斯托夫

宿倉發

發自特務列車第二號

即將停滯途中燃料兩車及所有車輛速設宿倉

師團長P·賴曼

二一四號建設站發

給特務列車第二號

荒原地帶遭夜戰鬥漁獵村落多處被毀句漁夫獵戶自各處集合參加戰鬥

瑪爾欽科

孫逸仙集團農場發

給特務列車第二號

頃悉國境被匪等要求全部（電碼不明）貯糧等將焚燬（電碼不明）不留一物資敵

大會

海參崴發

給特務列車第二號

奧爾加灣沿海村民各區勞工各廠工員不遺一人加入義勇隊旬波西葉特地區漁艦在卡里布尼訶
伐領導下出海參加游擊旬在從事使各人恢復平時工作中
波盧卡路斯托夫

波西葉特區發

探交密克哈

日人佔據六漁場余等調集摩托漁船八艘桅帆漁船三艘出海發動游擊戰敬禮
伐爾伐拉

給二一四號建設站

抄轉區執行委員會

曾留毋移盡力工作平安

密克哈

給波盧卡路斯托夫，海參崴

按照第九計劃執行產業撤退旬暫時撤移城區至集體農場即時從事農作為恢復精神鎮靜良法旬
任何避難者不得使用鐵路旬所有適齡住民參加防禦
密克哈

海參崴發

給特務列車第二號

電囑波盧卡路斯托夫鎮靜毋亂不致再有轟炸毋再慌亂致罪

鐵路司令

第二一四號建設站發

給特務列車第二號

明日着手工作第七第八精神至佳今夜遣送已動員者旬如必需可担任五萬人

希利格爾

給波盧卡路斯托夫，海參崴

結束君之恐慌買賣後即將各事務移交費奧朵羅維支

密克哈

給費奧朵羅維支，海參崴

接啟波盧卡路斯托夫職務至本市防務終結句遣發全部列車西駛肅清車路句速發燃料兩列車送

密克哈

賴曼

給二一四號建設站希利格爾，瑪爾欽科

我指派希利格爾主持黑龍江綫人力全撥入燃料供給句揚詞夫總管建築營房後方需要容納三十萬人之營房須注意日後可改作俘虜營用

密克哈

給波盧卡路斯托夫，海參崴

杜波西葉特查看情勢伐爾伐拉究在何處為何離去是否便利句我對於堪察加二重漁業計劃期望甚殷句沿岸漁業活動不宜減少戰爭為另一事件按照以前標準繼續捕魚乃全國所支持之戰爭各守本區

密克哈

給孫逸仙集體農場

我禁止慌張句集體農場不許擅動盡全力利用天時早期播種句收容五千婦孺按照本年增進方案參加工作

密克哈

海參崴發

給特務列車第二號

第三次空襲擊退句毒瓦斯彈轟炸居民已證實

費奧朵羅維支

給瑪爾欽科，建設站第二一四號

飛機載送木工二百名來

密克哈

給孫勝，海參崴

請準備吾等前次所談之北滿工業新工作句我盼你能於三星期內赴哈爾濱句今年一切考察工作將在南方

密克哈

給柴費李訖夫，拉夫朗特葉夫爵

請自料理

密克哈

海參崴發

給特務列車第二號

城中逐漸安靜句被毀工程可重修復句波盧卡路斯托夫赴波西葉特區精神不佳句適發賴曼修料兩列車五金工人一百五十名

費奧朵羅維支

給波盧卡路斯托夫，海參崴

即飛波西葉特句二小時內自波西葉電告情況

密克哈

給弗拉特金，海參崴

城中文化生活決不可停頓句無綫電同街頭傳播音樂句文化人一個不可撤退句以身作則表示勇

致鐵衛機警

密克哈

給柴夫雅金教授，海參崴

君之夏季考察計劃並不變更組織工員準備出發工作敬禮

密克哈

給柴費李訖夫，拉夫朗特葉夫灣

增加能力十倍發動全部冬季工員不拘其技能向北方考察工作今年將不克實行向一切事件請自設法最近期內不必企望吾等有何協助

密克哈

給巴爾索夫教授，海參崴

急盼君之關於增進北滿產金計劃之意見向將赴南方不赴北方候余消息隨時出發

密克哈

探交特務列車第二號

伐木工廠十一號着火向伐木區漁民區金礦考察處多人空與受傷

地米朵夫

給費奧朵羅維支，海參崴

清勢如何

密克哈

波西葉特區發

給特務列車第二號

卡里斯尼爾領事館請出海外決意從事游擊漁區潰散擬返

波盧卡路斯托夫

給波盧卡路斯托夫，波西葉特

漁區潰散因戰事發生除此以外君以爲尙有何種原因速計算復原必需幾何時開句我已知伐爾伐。

指出海游擊探尋是否順利或需協助句安心工作不必慌亂句無處可容君去

密克哈

給佐葉夫 極北 抄轉全體冬季工作人員 全部港中船舶

遣派全體空閑醫生至荒原地米朵夫處句傷者分居茅屋及獵棚句荒原不應有一死者

密克哈

突然，列車中的一切都黑暗了起來。但是掠過來的並不是黃昏，而是一種昏暈幽綠的光亮，一次爆炸的沉重火焰的凝塊，怒吼一聲穿過車廂的板壁，衝到人與物之前。

長鬍子人的臉燒了起來。顯得小而蒼老！他用兩隻手撲着臉，扭着喊着呼撲着，直到他捲曲成灰的鬍子上火焰熄滅了。然後他謹慎地睜開眼睛，於是看見了一方歪曲不齊的圓塊；村落的一部份，灰塵的青天下，兩顆矮樹被風吹得彎着腰。這一切都露在車廂

的板壁之上，從一個孔中。

訖恩雅葉夫倚在桌旁。但是在桌上，頸項站在一隻信夾上，却是被砲彈從身軀上炸飛了的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的頭顱。

這時候，無線電員吱的一聲推開了車廂的門，光着手臂送進一卷電報。他一句話不說，仔細地跨過縮縮在地板上的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的屍身。訖恩雅葉夫接過了電報，不知所措的放到桌上。

「好罷，我們準備怎樣呢？」那灼傷了的人含糊地說，「哎，哎，哎！」地他不停地輕輕的哼着，蒙着眼睛。突然，他跑到板壁上的洞旁，絕望地喊道：「喂！這裏！喂！」

「你瘋了？」訖恩雅葉夫拉住他的肩頭，將他推回桌旁。然後他從沙發上擡了一條方格的氈毯，掩住屍身，將桌子抵住板壁上的洞，向車廂喊道：

「同志，將這破洞堵起來！此車絕對禁止任何人進來。懂嗎？這也許是他的希望。」他將「他的」兩字說得特別的重。「長鬍子，留意電話。啊，我怎樣了，我怎樣了！」

他拿起一卷電報的第一張：

喬其埃夫卡發

給特務列車第二號，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

四處集體農場義勇游擊隊以君之姓氏命名彼等聯隊由我指揮

路查

「來，來，寫吧！」那灼焦了的人喊道：「誰是這路查呢？」

爲這有着化石一般眼睛的血污傷泡的臉上的熱望所懾服，並且全然屈服於支配着他使他這時成了英雄的那種能力和胆量的感覺之下，訖恩雅葉夫拿起鉛筆，用着死者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的流利的書法，迅速地不假思索的寫道：

給路查，喬其埃夫卡

無論生死永和你們站在一處

密克哈

第三章 國境的空戰

日本的空軍是由佐野將軍所指揮。在各種不同的可能攻擊的方式中，爲了知道他們的空軍及不止蘇聯，他採取了日本參謀本部蓄意已久的一種：對於伊凡諾夫斯卡的空軍根據地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擊。這樣大量集中的飛機存在一日，日本沒有一個人能夠安枕。

佐野將軍希望出其不意地襲擊伊凡諾夫斯卡飛機場，計劃以燃燒彈將牠摧毀，使飛機場的建築和飛機庫着火，粉碎停在地上的蘇聯飛機，然後迅速地飛回前線協助中村部隊。

以前的戰事已證明要阻礙你的對方的轟炸，最好是使其飛行困難。還有，日本的空軍在空戰上始終沒有把握，始終寧願對地空作戰，知道祇有雄厚的空軍編隊才在空中決戰佔有優勢，因爲這是不需多加考慮的現象，而且會招致可怕的結果的。雙方都有強迫對方作戰的可能。

因此佐野將軍採取了粉碎伊凡諾夫斯卡空軍根據地的計劃，他擬先出動幾個單薄的小隊掩飾他的主力突擊。這些小隊去和紅軍的邊境空軍周旋。這樣，伊凡諾夫斯卡的大隊便會留在根據地上等候戰情的發展。但是佐野也看出這樣紅軍或許會佔先着，在他們未到之先已經昇空，這是佐野極不願遭遇的，因為這顯然要被紅軍佔了優勢。

還有一個第三種的戰略。他可以等待敵人的主力飛來攻擊，然後從他下面滲入，追蹤在他們的後面。當敵人消耗了相當的燃料之後，一定要飛回根據地，這時日本飛機就可以在不能動彈不及抵抗的狀態中捉住他們。但是這個第三種戰略是相當危險的，而且與構成日本軍光榮的乘人意外的原則不合。

佐野將軍也想對於黑龍江下游荒原的新城市加以襲擊；布爾希維克的心臟和靈魂，他們將來的一切都寄托在那兒。他決定以重轟炸機轟擊城市，以中型和輕便機對付伊凡諾夫斯卡。

他命令櫻井指揮北方的轟炸，他自己擔任攻擊伊凡諾夫斯卡。

立刻，當他們的編隊離地之後，從國境的最前線，紅軍防空監視哨冷酷的警報已經從東傳到北，從北傳到西，傳到莫斯科。

「他們已經昇空來進攻了」。

然後塔拉休克又傳來了第二次警報：

「他們已經飛過這裏」。

喬其埃夫卡的信號是：

「他們向北前進」。

這一夜，從日本海到北冰洋，整個的遠東同時醒過來了。他們醒得很快，於是城市起來了，工廠起來了，荒原中心的獵人起來了，北方河流的漁業區也起來了。

在這恐怖的夜間，無線電報告員佐荷耳卡的聲音什麼地方都可以聽到。

「起來，他們向我們進攻了！」他在電話機和廣播機裏喊着，他的聲音從空氣裏傳遍了整個的荒原。

在極北的湯訶夫與柴費李訖夫已經向飛機場跑去，在冰雪上滑着。在南邊，蹣跚在生澀的三月午夜的黑暗渾沌中，伐爾伐拉，伊利里訖也攜了來福槍向海中出發了。堪察加的漁人在他們的船上集合了。在荒原的森林地帶，尤奈茲的土人套上了他們的狗。一隻停在冰中的北極汽船上的醫生在無線電裏喊着：「派一架飛機來；我和一位曾受過訓練的看護準備飛到任何地方」。

飛行家在飛行中更改了他們的路線。母親們醒來了。城市彼此招呼着：

「起來罷，他們向我們進攻了！」
於是他們都起來了。

佐野將軍的司令部是在一架三菱T·B·九一式，裝有五隻機關槍和一尊小砲的雙引擎飛機裏。他的編隊包括着轟炸機和掩護的驅逐機隊。

風向不好，夜似乎特別黯黑，這正是這多變的三月天氣常有的情形。佐野將軍的飛機隊在三月八號午夜十一點鐘正，越過了那劃分着蘇聯國境的看不見的界限。

他們在清晨兩點鐘左右達到了伊凡諾夫斯卡空軍根據地的附近上空。偵察機在高空之上關閉了引擎，向地上疾降拋下了照明彈。機隊到了伊凡諾夫斯卡上空了。在機隊的左邊出現了四週圍繞低矮建築的飛機場的黯淡的片影。偵察機擲下了更多的照明彈，開了引擎，掠過飛機場的建築物，搖着機關槍。被炸彈爆裂的火光所照耀，藍着帆布的飛機的輪廓暫時出現了。佐野將軍的飛機隊猛撲着他的敵人。

但是指揮機內的無線電員收不到一點蘇聯電報機的聲音。地上是默然不出聲的。佐野將軍明白伊凡諾夫斯卡的地面是空的了。列寧主義者的空軍若不是躲在什麼祕密的飛機場裏，便是早已起飛，現在在等着他了。

穿過荒原的航空路線是著名困難的，就是鳥類也視為畏途。荒原的上空是被地上統治着的，地上住的是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希利格爾，希爾舍芬，柴費李訖夫，他們照顧着祖國上面的天空，從地上守衛着他的路線。起初，櫻井還不會發覺這個，可是在他起飛二十分鐘之後要經過一座紅軍飛機場時，他知道這生活有點不容易捱受了。要毫無聲息的去接近，必須從很遠的地方飛來，祕密的起飛，愈遠離敵人愈好。換句話說，必須和佐野將軍的飛機隊所處的位置不同。

半小時之內，紅軍的偵察機已經發現了櫻井的大編隊，戰鬥機開始攻擊他的兩翼。一個空襲計劃所不會包括的空戰發生了。

佐野立刻命令櫻井加入主力。他現在的目的想傾全力攻擊喬其埃夫卡城。他從滿洲邊境上調動轟炸分隊出動去對付防空部。命令在滿洲的驅逐機準備起飛來應援，然後再折回邊境。

他在三點四十分向喬其埃夫卡開始投彈轟炸。戴着防毒面具在打瞌睡的居民爲玻璃窗的震撼，碎玻璃的響聲所驚起。誰也不會料到敵人先從喬其埃夫卡下手，他們不會理會防空本部的警報。近年他們經驗過的警報次數已經不少，可說已經見慣了。炸彈的響聲立刻使一切東西都活躍了起來。狗吠着，受驚的馬匹在馬房裏嘶叫着。一顆可怕的重

身彈落下了，一陣慘白的煙柱從執行委員會大廈前面的廣場上昇了起來。在樓旁面又飛起了第三顆。炸彈的響聲超過了一切想像的能力，撼震着一切人們的意識。

在華西里路查街上舐出了黃色的火舌。破磚碎木的雨陣不停的落着。偶有一個破碎的人體落到鋪滿塵土破物的路上。人們來往的跑着，在這個煙火的風暴中找不到出路，或者怔住了，坐在牀上高舉着兩手。天花板墮下來落在他們的頭上，昏暈迷茫，失去了一切的能力。於是他們就默然捲伏在這打擊下。土造的喬其埃夫卡毫無隱蔽的受着天空的襲擊，而且像任何村落一樣容易着火。

區執行委員會自前晚以來就不停的會議，當防空部警告他們這逐漸近來的危險時，伐里希訖就將喬其埃夫卡分為數區，每區任命一人照管。昨晚到邊境的塔拉休克那裏去了的路查，派了人回來傳遞邊境的消息，說是戰事隨時都可能爆發。

遊擊隊員，集體農場的農人以及各工廠的少共黨員，不停的打電話給區執行委員會，商議成立支隊的事。突然霹靂在眼前爆發了。

「加入你的本區」伐里希訖說。「婦孺撤入山中，男子們去救火」。

街上不停的爆炸着。一架着火的日本轟炸機墮到街上燃燒了起來。幾個大胆的傢伙跑了過去。突然，空氣起了一陣極大的震動，震得近旁的許多人立時失去了知覺，隨着

一聲難以置信的怒吼，街道被掀去一角，驚呆了一切的聲音和景象，震裂了血管。

一羣青腫創傷的人跑着匍匐着，從城裏逃到田野去。在「拉佐路」，一隊高射砲隊在活動着，在城外的小青山上是第二處，雷遊擊隊墳場那面是第三處。

在舍卡學地安街，担架隊在地下醫院的門口忙碌着。他們被爆炸的熱氣所灼傷，急急的撲到地上。羣衆中的許多人停下來幫助他們，旁的向伏洛希羅夫林蔭路的方向走去。那裏是比較安靜。

隨處都聽到傷者的呻吟。孩子們驚悸的亂跑着，染着血污，他們被急急的過路人攔住，抱起來貼在懷裏撫慰。每一分鐘都有更多的房子被燒着，但是總有一些需要工作來把握自己的人恰巧在場。於是有誰找到了一柄斧頭砍去，又有人搗了水桶來。雖然沒有人確定這些下一分鐘也許會被一顆炸彈粉碎了的房屋是否值得撲救，但是終於救熄了。

從黑暗的亂物堆中，從冒着煙的屋架那面，出現了焦灼驚慌的母親們。她們從出事的火燄瓦礫堆中搜索着她們的孩子。

紅軍士兵烏沙科夫，防空防毒會裏的路查的助手，攪了一面俱樂部的新旗幟在街上跑着，於是許多在街上驚惶怔呆的人都跟在後面跑，因為旗幟一定會將他們領到什麼地方去。攔着槍的遊擊隊和獵人，攜着宣傳標語的學生們，一個染着血的手裏拿着斧頭的

本國人都加入了這一羣的行列。烏沙科夫將他們領到了伏洛希羅夫林蔭路。一輛貨車繞路那兩駛過來，伐里希訖穿着皮衣的身影從車上現了出來。一羣紅軍士兵敏捷地默然地將一團從下面發出呼救聲的斑駁了的房屋拆卸着。這一羣靜肅的工作者的形象很使人感動。行列中有三十多個人走了出來幫助兵士們，其餘的仍圍在旗幟下。

一個年老的烏蘇里的哥羅克人跳上了貨車憤怒地喊道：

「這可是我們從那裏弄到槍械呢，請問你們的耶穌基督？給我們槍械！」

伐里希訖向林蔭路的那羣揮着手。他的聲音聽不到。於是羣衆沿着路向他指示的方
向前進。

在一座矮矮的講壇上，少年先鋒隊的領袖們在這裏向孩子們唱了一早上的歌曲，站着。着露查的妻子娜瑪俄查達，喬其埃夫卡生長的哥薩克婦人。她拿了一根綁着一張大紅宣紙招貼的竹桿，招貼上的標語是：「大家去掘甜菜」。一個少年先鋒隊員在打着鼓。

「哥薩克同志們！」娜瑪俄查達喊道，「弟兄們！我們沿邊境的集體農場……」

「這精神不錯，這精神不錯，路查娜瑪！」

「……」列寧和「史太林」農場昨晚就武裝起來了。「十月二十五號」農場團結得像一

個人。露查已經在邊境上，說布尼耶克已經在邊境上，露查郎河也和他們在一起……」

「到邊境去！」一個聽音喊道。每一個人都應和了起來：「到邊境去！」

男子們都排成行列，招呼着他們的親戚來加入。一個婦人牽着一條牛喊着，將繩子繫到一輛車上，旁人却勸阻她不要這樣。鼓樂手從各方面集中起來。

估據着每一個人心裏的不安，使得他們要求活動，以儘可消殺一切個人的苦痛，而這將比這一晚從他們手裏掠奪去的一切還好更可貴。後來的羣衆和行列不絕的擁入這林蔭路。伐里希訖站在上面的那輛貨車駛了過來。

「一切受傷的，婦人和小孩，都往左邊，以便撤退……」

沉靜的哥薩克婦女開始從行列裏走了出來，整理着頭巾，站到娜地俄查達的背後。

「記下我們的名字以便分發武裝。」她們簡單地說。

空戰已經漸漸向國境方面退去。被紅軍驅逐機所截攔，被紅軍戰鬥機所包圍，顯得混亂的佐野轟炸機隊早已不是一個組織嚴密有破壞力的單位了。而防空網的阻礙更加深了日本機隊的混亂。設在喬其埃夫卡前面上空七八千米突的網索防空網，貫穿了第一隊的飛機，於是爲這攔在空中看不見的新的危險所擾亂，第二隊開始胡亂地擲去了炸彈。

第三隊，遭遇紅軍戰鬥機圍攻最烈的一隊，已經散成了不成隊形的單機，開始這裏那裏無目的的擲着炸彈，以便退出這還不會開始就早已決定勝負的戰鬥。喬其埃夫卡四

週的田野燃燒着冒着煙。這時，佐野將軍從滿洲邊境調來的戰鬥機和轟炸機已經在空中了，隨時會向紅軍驅逐機和喬其埃夫卡地上的防空部隊撲來。好像敵人確是想在這地帶實現他的戰略的效果。

展開了的空戰和中村將軍想衝破蘇聯陸上防禦的部隊並無戰略上的聯繫。紅軍已經牽制而且隔斷了日本空軍的主力，使牠和地上現在漸漸緊張起來的局勢相隔絕。

到了早上六點鐘，佐野發覺這空戰是無意義的，尤其是轟炸計劃的失敗，於是命令他的部隊退回根據地。

但是指揮第二軍的中村，却爲了他在喬其埃夫卡前面國境上的任務，這時在要求着空軍的應援。

在國際婦女節的前夕，齊麗亞·塔娜珊科伐將她的飛機降在靠近一座尼奈人的舊村落過夜。彭大布，本地人，曾經代表這村莊到莫斯科去，回來却成了轟炸機的投彈手，這晚組織了一個夜會。齊麗亞被推選就了主席坐位，坐了一個曾經跳過兩次降落傘的少先隊少女和辦了一個托兒所的老婦人之間。彭大布的報告完畢之後，遊戲開始了；聽衆聽着留聲機，展覽莫斯科的風景片，看着彭大布和齊麗亞跳西方的交際舞。

老年人笑了好久，由衷地感謝着這一對舞侶的努力。然後他們自己說故事來參加節目。這些故事都有奇突的轉折，一面說着一面發展下去：每個人都快樂地聽着，高興地加添了他自己的一份。在某一個故事的高潮中，當故事本身已經完成而結局還沒有出現的時候，齊麗亞被喊去聽無線電話。柴奇耳卡在向她說：

「齊麗亞，他們向我們進攻了！立刻飛到……。」他說了一個第二防禦的軍用機場的名字。

「但是究竟發生了什麼？」

「日本人好像在幹什麼鬼把戲。」

「戰爭嗎？」

「似乎是。怎樣？」

「什麼怎樣？」

「齊麗亞，我們相知了好幾年，我一次還不曾見過你！可是當那些佛郎凱爾纏住了你的時候，我找你找得好苦呀。」

「我也不知道你的模樣怎樣。」

「我的模樣如何是沒有關係的，但是我在發狂的愛着你。你看，這就是一個無線電

報告員的命運。我像一個無形的鬼一樣的活着。這命運是可怕的！」

「柴荷耳卡，在我回來的時候，我飛來看你，」她說：「那時你會看見我生得怎樣。也許你會不喜歡我。」

「如果你回來，齊麗亞，你必須要以一個女英雄的姿態回來。航空家是像鳥兒一樣會無聲無臭而消逝的。但是你即使能回來，那也不是爲我的。好，前途平安！」

「柴荷耳卡……！」

「木材工廠嗎？」不知是誰的響三者聲浪插進來了。「七一五八四，木材工廠嗎？喂！木材工廠嗎？」

「我不是木材工廠，」齊麗亞說：「我是一個飛行師」。

「原諒我，原諒我，」那聲音和善的喊着。「原諒我，我弄錯了波長」。

柴荷耳卡已經影蹤毫無的不見了。她放下了耳機。

「向前走，我的飛機，

青年共產黨員，向前進！」

她在興奮的喜悅中愉快的唱着，大聲喊着彭大布來幫忙，急急地向她的飛機跑去。他雖然在假期中，他決定和她一同飛去。

三月八號的前夜，第五轟炸中隊，西費斯地阿諾夫正是其中的一員，在荒原和第十二驅逐機會合了。他們剛知道邊境上的進攻，所有的轟炸機都由海參崴調集了。在海參崴受損的第一架飛機開始在中午到達第二線的飛機場了，從北方來的增援機就飛上去迎接他們。第七重轟炸大隊和一中隊的魚雷機也到了。一大批的人集合了起來。

齊麗亞·塔娜珊科伐和最後一批增援的飛到了，她在飛行途中知道了西費斯地阿諾夫和佛朗凱爾都在第五中隊。

「如果我被派定和他倆任何一個在一處，那一定有一段好故事啦」，她不安地想着，因為她要嚴肅地去從事戰爭，拋開一切私人的事件。

可是她在這時並不致和他們會面。她立刻被派為第七中隊的一架轟炸機的副機師，輔助以前是國境守衛隊的正機師希丘派克。他是一個有兩撇鬚鬚，微胖的憂鬱的傢伙。

「你可曾吃過什麼東西嗎？你可曾休息過嗎？」他問道：「那麼，你且去吃，去休息。航空是目前認為最速的行旅，不會有時間容你去幹任何事的。」

齊麗亞想起了佛朗凱爾愛說的一句話：「航空是最速的交通工具，所以你無須頭腦，」於是她就問起他在何處。

「誰知道呢？在這裏有八個人叫這名字的。你要的是那一個？你到俱樂部去：我猜他們在下棋。」

但是會同時遇見佛朗凱爾和西費斯地阿諾夫的可能使她躊躇了。她縮到篷帳中的狹小布牀上，靜靜地哼着一隻歌兒。

「你只爲我們今天會有什麼事情嗎？」

「怎樣，當然也許會有」，看足派克遲鈍而十分安靜地回答，一面翻着一冊「日本地理」。

「那裏嗎？」她向那本書點頭。

「也許」，他回答，「也許會是秀的地方。誰能知道情勢會怎樣呢？」

「真是些怪傢伙，這些投彈手。」齊麗亞不解的想着，走了出去。

人們不斷的來到。稀少的消息，在低聲傳遞着，使人不安。伏洛希羅夫市上空發生了空戰，國境被坦克車襲擊了，海軍機轟炸海參崴，喬其埃夫卡在燃燒中。

一個參加抵禦奧爾加灣登陸的航空員，嚼着麵包，撒落着麵包屑，含糊而有力地敘述着蘇聯水陸兩用坦克車怎樣攻擊日本登陸部隊的船隻。坦克車在距岸一公里的地方遇見了船隻，在新潮中。正是黑夜。

「突然坦克車開始向船隻直接開射擊。日本人驚慌的掉回了頭。護衛的駁船向坦克車開火了。於是天才知道發生了些什麼，運輸艦開了他們的探射燈，可是雙方已混成一片，他們也毫無辦法。然後我們就上去了。」

他狠狠地咬着麵包，嘴裏滿漲着以致說的話都含糊不清了。可是每個人都聽懂他講的故事。他們自己都清晰地生動地描摹着這夜戰的故事。這在半小時以前幾乎是不現實而且不可能的，但是現在既然發生了，於是對於他們便不再有什麼新奇和珍異。

在離岸一公里之處爲水陸兩用坦克車所邀擊，裝載陸部隊的駁船和小艇便陷入混亂，掉回了頭。人們都跳入水中或是向自家的船隻開火。一種紛亂的射擊開始了，因了運輸艦向這意外的戰鬥地帶用探照燈掃射，使得混亂更厲害。利用這紛亂的情勢，蘇聯的「蚊蟲」小魚雷艇向運輸艦連續襲擊，於是日本船隻也開始向他們還擊，這時，蘇聯的飛機來了。他們完成了坦克車所大膽促成的勝利，於是敵人向海外退去，損失一艘巡洋艦兩艘運輸艦，拋棄了餘下的陸戰隊。大約有三百名受傷的日本人，定時正躺在荒涼的海灘上等待天明。

一個頭部和手臂受傷的民航機師敘述，在波西葉特灣，敵人幸運地在海岸獲得了立腳點，老年的遊擊手伐爾伐拉，卡里布尼訶伐將所有的漁船，以及二百五十名朝鮮婦孺

都駛出海去。

「你在那裏可幹了什麼嗎？」

但是這敘述者，在進攻的開始就受了傷的，僅來得及搶救了他的飛機在砲火下飛了出來。雖然他受了傷而那時的環境事實上無法做什麼，但是他顯然感到自己有過錯。於是他們愈向他同情，他愈顯得不安。

齊麗亞嘆了一聲閉上了眼睛。她的一生中最吃緊的時候到了。

大約三年以前，一位名叫佛朗凱爾的飛行家降落在她作工的金礦區裏。她正坐在自己的茅屋外，唱着一支歌兒。一個穿藍色工作服的男子走到她的面前。「你有一雙很好的耳朵，」他說：「我很嫉妒你。」「爲什麼？」她笑着問道。「你如果想要成爲一個出色的飛行家，你必須要有一對能聽音樂的好耳朵，」他回答。於是他坐下來和她談話，在他要走的時候，他說：「你生就一副好耳朵和喉嚨，同我一起飛到哈巴洛夫斯克，我使你成爲一位飛行家。」於是他將她帶走了，可是她並不會成爲他的妻子，她愛惜她的自由。然後西費斯地阿諾夫出現了。這以歌唱出名而在各方面都是一個孩子的傢伙，不知怎樣。這兩個人都愛上了她，她對他們起了一種姊妹的憐愛。但是她繼續過着她自己的生活的。

現在這兩人都在一處，而在三人之前，展開了另一種生活（將有多久呢？）面對着這種生活，一切昨日的事情都成爲無足輕重的了。「我是否要去找他們呢？」——這思緒從她心頭閃過。「不，我不去。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她不希望接受任何人的幫助，但是他感到自己的孤獨。一種微妙的感覺，她現在必須不倚仗她的兩個朋友而料理一切。沒有任何人幫助，這種感覺使她認清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她的心却渴望着要充分地表白她自己。她要訴說她自己，訴說她的珍惜着的愛情，用着牠可以運用的一切言語，不甘沉默。牠要訴說——並無原因和需要——牠的處女夢想和眼淚，她所喜愛的但是過去了的男子。可是明天的事情是比昨天的事情更堅強的。她必須全盤接受牠們，牠們的熱情，喜悅和不幸。

突然，在飛機場裏，在夜的黑暗中起了廣泛的騷動。飛機中隊接到了軍事任務。人「我猜想我們是去向東京進行壓力。」機械士說。他正是這一隊裏最沒有辦法的政治家。

黨委伊茲維洛夫急急地召集了黨員。他們站着開會來了。機師們興奮的用油漬的破布揩着臉。他們都在吸着烟。他們都在忿忿着。他們都在不停的看着表。

黨委表示着好像並無什麼不尋常的事件一樣。黨遣送了他的青年人加入戰爭，黨在

和他們下一次遙遠的會面之前舉行告別。所以一切進行必須親切而簡單。

黨委從容地擬好了秩序（一、這次飛行的政治目的；二、新黨員的入黨；三、最近情勢的報告；四、其他事件。）然後他用着粗啞的漁人聲聲將這一切加以報告（他是來自黑海船科蘭的一個土耳其人）。每個人都感到有一點緊張。

正如許多人所預料，飛行的目的是轟炸東京。

「共產主義掃除了一切的國界！」伊茲密洛夫說。「我們必須將這意見深深的印入我們的頭腦，十分透澈十分嚴肅地。掃除一切！你也許詫異什麼時候開始這掃除。現在就要動手了。在必須動手的時候就動手。這就是我對於目前情勢的瞭解。」

但是他們每一個都知道，蘇聯的國境並不是存在於地圖上的那抽象的地理上的線，却是另一種，不可見，同時却是更真實的，那存在於全世界的宮殿和茅屋之間的界限，那些宮殿便立在國境的另一面。

飛行的目標是東京，牠要將敵人的首都包括於邊境衝突的範圍內。

並不是滿洲農人們的村落要負這個進攻蘇聯國境的責任，這責任是該東京商人們的銀行和宮殿所負的。該焚毀的不是滿洲農人們的土地，而是在鼓動這戰爭國家心臟地帶的軍事工程？軍火庫和飛機場。

他們要飛過日本海，橫跨日本島，在東岸日本羣山的那面去窺覓東京，這日本武力
的總站和參謀本部。

「一隻飛鳥在作這樣的飛行之前也要再三考慮的，」中隊長說，環顧他的部下。

「一隻飛鳥不會感到像我們現在所有的憎恨，」政治委員打斷他的話說，用拳頭敲
着桌子。「一隻飛鳥所不敢幹的，但是我們要幹。」

然後他們登記新黨員入黨。各人都是不會說話的，按是一切要說的話都不會說。在
這戰鬥的前夜，死的前夜，他們登記了六個新黨員，青年黨員齊麗亞·塔娜珊科伐便是
其中之一。

他們唱「國際歌」，自動地唱了又唱，然後他們拖住了伊茲密洛夫，將他拋入空中
。他們繼續唱着。

「感謝我們的黨，感謝分發我擔任這樣一個偉大任務的命令。」齊麗亞喊着。「我
以亞蘇維埃聯邦女子名義而去！我要像我們的先輩在十月革命時代那樣的戰鬥，像西
班牙婦女那樣的戰鬥，像在撫順的中國婦女那樣的戰鬥。」

「塔娜珊科伐，你要參加世界的一切戰鬥嗎？」伊茲密洛夫在他從飛行員的手中飛到
空中去時向她問道。即使在黑暗中，也分明的看出他的臉與鬚髮流着汗。

「是的，我要這樣！」

丟開了政治委員，飛行員向齊麗亞圍去，於是她便飛在羣衆的頭上。

「這是使你做西班牙女性！」他們喊着：「這是使你做中國女性。」

「現在再送她上去做蘇聯女性！」

喘着氣，她飛得這樣的高，以致嚇得噁了起來。他們能接住她，他們不致任她在黑暗中跌下來嗎？可是強壯的手臂却溫文地接住了她。

齊麗亞向她飛機所在的地方跑去。可是西費斯地阿諾夫和佛朗凱爾攔住了去路。

「站住，小東西！」西費斯地阿諾夫溫和地喊着她，「讓我們說聲再會罷。」但是佛朗凱爾不說什麼。

她感到了西費斯地阿諾夫的臉，緊貼着依偎了片刻，然後再掉向佛朗凱爾。

「我們不久就要見面的，孩子們！」她安靜地說。

「是的，讓我們談幾句正經話，」佛朗凱爾回答。西費斯地阿諾夫不說什麼。

片刻之後，坐在她自己的飛機裏，她已經忘記了所談的是什麼。展開在她眼前的是「一種新的嚴肅的生活，較生活更爲嚴肅的任務。

飛丘派克戴上他的飛行帽，仔細地將他叢叢的鬚髮塞在下面。

「幸福是在和暖的天氣，因為在冬天牠們就使我很麻煩。」他取笑地說。「牠們凍在我的飛行帽上，這些鬼東西，我祇得烘開牠。」

「你也該修臉了。」

「不，我不能。到了像我這樣的年歲，一個人是該在他臉上留一點特性的。」

第七飛行中隊作為第七排的轟炸隊昇空了。前面和兩翼飛着驅逐機隊，突有輕便。長距離的偵察機隊伴隨着這遠征隊飛了一刻，發現下面海面上有戰鬥的火光，便折了回去。

在這一夜，日本傾送着三十萬軍隊到滿洲和朝鮮去，紅艦隊在海上發現了他們。

蘇聯的潛水艇已經在海上巡梭了好幾日，注意着這龐大的運輸艦隊在什麼時候離開日本海岸。一小隊潛水艇躲在海底。巡洋艦担任着第一線。

海軍的轟擊在飛機的下面很貼近的什麼地方暴發着。偶然可以看到散在水面的火光的炸裂和火焰。

「我們該下去援助一手嗎？」齊麗亞想着，望了一望希丘派克。「一切海上的東西都是我們的拿手戲，而且是簡單的工作。」

但是這位飛行隊長穩定的傾着飛機向東南方駛去。

在到他們目的地的中途，所有的重轟炸機隊都接到命令昇到七千公尺的高空，護衛的驅逐機隊要更升高五百公尺，以便可以保持高度在敵機之上。

突破東京的企圖開始了。這企圖的成功全仗着機件和人員是否能支持這樣的高度和距離，以及這就要來到的爭鬥的體力上的緊張。可是經過蘇聯航空人員那麼多勝利的飛行之後，沒有誰懷疑他們不能勝任這樣的試驗。

黑暗中的盲目飛行使得神經在繼續的緊張狀態中。不祇一次，希丘派克將駕駛交給齊麗亞，自己閉上眼睛幾秒鐘。他需要將他的精力保留給明天早晨。

投彈手彭大布，同時也是一位訓練過的機師，被分派和齊麗亞在希丘派克的機上，靜靜地看着地圖，仔細地在上面繪着航線。旁的人坐着不動，在半睡的狀態中警戒着。飛機向東飛着，從灰白的霧氣中，遙遠的黎明在一派淡藍色中向他們迎來。飛機迎着黎明飛去，但是圍繞着他們的這紙垠的大氣的海仍是灰黯無色的。那海面迷茫的一派藍色看來像是陸地。黎明顯出了是陸地，可是很遠很渺茫。

燈船和一般船舶的燈光都隱在低置的霧氣中。不是海，不是天，也不是陸；祇是一種灰色虛無的的空間的汪洋，一種距離的汪洋，在那遙遠的邊線上，動搖而飄浮着，輕

淡地輕淡地顯出了機中人正在向着牠飛駛的藍色的小點。

在他們剛才起程的陸地和朔天裏從那裏回來的陸地之間，除了這個空間以外沒有什麼。沒有人，祇有他們自己；沒有旁的，祇有他們自己的意志。

將駕駛交給了齊麗亞，希丘派克閉上眼睛，休息一刻，在機艙中前後走了幾步，然後低身去看地圖。

飛機的航路是直駛橫濱。彭大布皺着眉頭看了一看他的表，又看計速器和風力器，然後仔細地小心地在地圖上做了一個記號。

在這樣的高空上，飛機很便利的飛行着，比較在在平常的高度上更容易駕駛。但是就是這種動作輕便的本身使人疲勞，高空和寒冷使他們感到一種神經異常緊張的疲勞。好像一切什麼都消失了，連時間也消失了。時間停止了移動，不能再從行動中感到時間的存在，牠變成全然抽象的了。可是這次自動的計劃全都仗着時間。全盤的戰略效果是根據各個機隊的动作精密計算而成，這整個决定了機隊的戰略。

時間是一個戰略的要素。每一機隊，每一架飛機，都負有一定時間的軍事行動任務，而整個的未來交戰的特點便根據這些時間構成。決定這些時間的要素是準確。

英雄主義，必須自最嚴格的時間表出發，超出了時間表，便變成僅是放肆而已。交

戰是像化學程序一樣的複雜，甲的反應產生了乙的反應，於是便促成了新現象的形成。如果沒有甲與乙的互相反應，便沒有新現象產生。

決定這軍事行動的複雜的計算，是不能將一面是英雄主義一面是弱點的可給對入的。

一切軍事行動的階段都要求極度的英雄主義，而這英雄主義便決定於準確。時間這東西，雖然很古怪的是不可見的，但是却是勝利的主要動力。

希丘派克的四發動機轟炸機是在最後一隊向了軍事目標飛着。在牠的前面閃耀着動列的飛機，用密集隊形飛着。

希丘派克此時祇有一個念頭，這念頭吸收了其他的一切：保持隊形；換句話說，就是注意準確。

授與轟炸機的任务，實際的交戰本身祇有一瞬間。他們飛往橫濱，然後經過那裏去進迫東京。一排一排地飛過那城市，擲下他們的炸彈，然後回家。護衛的驅逐機要對付敵人的空軍，可是在這時轟炸機已完成了牠們所負的任务。希丘派克迴顧他的部下。他們能對付的！偉大的孩子們，於是他接過駕駛，示意齊羅亞不要打盹，因為飛機正經過一層藍色的微明，似乎從下面各處都可以被發現。

可是大地並不會看見牠，大地的本身還幾乎看不見。牠則其是被認出不如說是被猜出。牠僅是在推測中而已。

但是這時彭大布仔細地在地圖上又做了一個記號。清一清他的喉嚨。

「日本，」他俯身過去向隊長說。

「甚麼？」

「我們正在牠的上面，」彭大布說。為神經的緊張所困倦，他閉上眼睛咬緊牙齒。

他像一隻山鷹越過重洋一樣的飛向戰爭，現在，他所爭取的地點雖然不可見還在遠地，但已漸漸迫近了。他幾次想朝下面看，可是却抬頭向前望了一眼，向東方，望着像在黑暗中閃耀的燈塔一樣的晨曦，然後又閉上眼睛。黎明已接近了。

那一派藍色的東西，在一小時之前還在迷霧的灰黯中搖曳隱約不清的，現在豁然散開伸闊了，開始閃亮起來。飛機好像停在這藍色深淵的邊緣上，一切準備好了可以隨時直衝而下，雖然牠還包圍在夜的灰黯中。正是這樣，在峭壁之上，倚在牠的窠巢的溫暖岩石上，山鷹這樣在起飛之前注視着牠的食餌。可是飛機不是靜止不動的：不過牠在灰與黯的邊際上逗留好久，好像在牠的翼上拖着夜的陰影。黎明已在手邊了，可是在達到黎明之前還有很廣的間隔要跨過。

彭大布不願將他的精力耗費在感情的體驗上。他要在這次從空中跨海的飛躍中，在他心裏保持着他的祖國的溫暖，祖國森林的氣息，他的祖國的聲音。

希丘派克的飛機逐漸接近他的目的地。

這時，緊聚在黎明週邊的雲霧開始很快地滑開了，於是像映在模印紙上的繪畫一樣，一叢一叢的陸地很清晰很明顯的出現了。海在閃着光，在藍色和棕綠色的邊際上，一個個城市罩在濃重的煙霧中。

天地昇起來迎接他們，伸開了牠的山谷和河流，從下面拋上了一塊煙幕的大餅，遮蓋着積濱和一部分的海。關東山岳出現了，關東川的蜿蜒的河流出現了，在牠的入口上站着東京。希丘派克飛過山谷，灣口的嘈雜的海水，點綴着小島，都飛到後面去。這一切稀稀成了一片隱隱的短過一些殘景。

在飛機的翼下，東京到來了。既有飛走才可以保全牠，可是城市是在牠的所在地死站着不能動的。

但我們到了大丘希丘派克壓倒無聲地說，用他的手指點地圖上劃着紅鉛筆的部份，望着彭大布。

彭大布點點頭。

在這清晰空曠的白晝下，這城市看來像是一團灰燼或是夜的幻象。浮在牠上面的煙幕像是一張破的蓬帳，風將牠吹起了一角，露出這城市近郊闕無一人的街道的梢頭。

在這情況之夜，把握投彈目標的準確是不可能的，可是飛行的高度已經使準確成爲不必要。炸彈散佈的範圍的廣大，已經使得煙幕或是迷霧——如果是迷霧遮掩着這城市的話——不願將牠隱蔽起來或是保全牠了。牠在這裏，牠繪在天空下，在發現牠的駕駛員的精密計算之下，無論看得見去好，看不見也好，牠是從上面在任何環境之下都可以攻擊的。

第一排的轟炸！

齊麗亞喊了。

煙幕搖曳了，被風力和爆炸撕成了碎片，從牠的裂縫中，城市的中心和橫跨隅田川的橋都顯露了。有一座橋都完全消失了，另一座繞在一邊。

第二排的轟炸！

煙幕翻騰着輾動着，向上揚起而消散了。燃燒着的兵工廠呈現到眼前。赤坂神宮像火山一樣的噴着煙。倒塌中的房屋的灰鉛色的塵埃掩蓋着京橋區。

現在，在他們左側的下邊，一架日本戰鬥機狂吼着峻急地昇上來了。兩道琉璃色的

爆炸的火從他引擎前面伸了出來。在這襲擊隊伍的右邊，幾十架飛機的黑影一時出現一時消失。

用勁呀，戰鬥的時候了！

在他們下面的地帶，火燒起來了。棧橋，碼頭，倉庫都在燃燒着。在兩道火流之間，有些熱的密集的東西，也許是人羣吧，在移動着。從七千公尺的高度向下望，一個城市是渺小的。

第三排的轟炸！

在他們下面，濃煙沸騰噴射着，火在流着。城市中心出現了空曠，有時可以看見建築物消失了，淹沒到地上。

第四排炸彈！

第五排！

讓戰爭在這裏爆發罷！在這遼遠的城市，在這不讓蘇維埃俄羅斯和全世界和平渡日的地方爆發罷。歡迎你們希望了許久的戰爭罷。東京！支持你們的戰爭罷，商人們！盡上你們的防毒面具，防守你們祖傳的店戶罷，將頭埋進灰燼堆中，用戰慄的手握緊你們的槍罷；鬥爭已經來到你們面前，戰爭已經到你們自己家裏來拜訪你們了。

牠爲了你們省去了長途的跋涉，省去了風雨中的露宿，省去了海程中的顛波。牠對於你們將是人道的。

牠將毀滅銀行，燒掉你們的家，殘殺你們的孩子，並且牠將把你自己瘋狂地騙上東京的街頭，使你立在你的人民之前，你可以向他們講你的愛國主義，榮譽和平的戰爭：齊麗亞發現這下面的城市是怎樣混亂的時候，牠便這樣想着或是高聲喊着，因爲這城市雖然是有準備的，但是已經遭受了轟炸機突然的襲擊。同時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拯救牠。

第六排的轟炸機

最末的一排快到了，右翼裏有着希丘派克的飛機。護衛的驅逐機在對付着敵人，掩護着轟炸機投彈時的轉動。

在他們下面，一切東西都在燒着冒着煙。白色和紅色砲火的花朵在飛機下面的空中開綻着。

列車從城中突圍而去。車站在火燄中。火的狂流沿街流動着。在城市中心一個公園的旁側有什麼東西炸了又炸。

「轟炸！」

「因為這是我們最後的勝利的鬥爭……」

彭大布唱着，用他的手掌揩着流汗的蒼白的臉。齊麗亞也唱着，無線電員唱着，每個人都唱着。於是一般的人的生死，他們前此所担心的，現在已經與他們無緣了。他們並不是沿跡匍匐而進，或是躺在戰壕裏，而是像指揮官一樣的望着他們的戰場，他們心裏都充滿了和他們所見所做的同等的勇氣。

如果在這一瞬間，他們被注定連人連機墮下地去，他們的臨終的呼聲將是爆發的轟雷，飛濺起來的將不是血肉，而是比他們身軀更重的磚石。

當他們投完了彈，希丘派克越過城市飛去，因為他是最後一個離開戰場的人，他決定拍攝轟炸的結果。在攝影手續上所花費的幾分鐘，已經足使他留落在隊伍之後。現在那些紅的白的花朵已經愈跳愈近他的飛機，而且漸漸的集中成一大塊雲狀了。

高射砲現在已經探到了牠的射程。齊麗亞和還在高聲興奮地唱着的彭大布都不會注意到希丘派克已經受了傷。

突然，引擎發出了尖銳聲。機身被一枚砲彈猛烈的炸裂所震動，慢慢地向側面傾斜了。齊麗亞立刻將牠扯平，可是已經減少了高度。

「左面的兩隻引擎！」希丘派克微弱的向齊麗亞的耳邊說，用勁地搖着頭要將飛行

帽從額上推到背後去。無數的汗珠像麻點一樣的佈滿他的臉上。

現在，每一分鐘，兩層戰場都現得更顯了。一個是陸上，是在噴着煙燃燒着，另一個是空中，充滿了蜂擁百架飛機在各方面翻滾着疾降着。猜測起來，參加的大約至少有五百架日本飛機，當然這還不是總數。現在最緊急的當是決定返却的去路。可是魯克亞却以為在他們的現狀下返却是不可能的。顯然，他們將在關東山脊上空遭遇第二天的最後忘命的戰鬥。

「我們要不能回去，」她想着，機械地揮舞着機件。

她敏捷地從天空降臨離開其他的飛機，沿着城外橋市的屋頂上面飛去。

在她的右面，飛着她的隊伍中射擊一架受傷的飛機。齊麗亞覺得那飛行員聽到了她，正在極力追隨着她。她搖搖她的機翼，對方回答了。可是一時她又在煙塵蔽天的背景中失去了他的蹤跡。不過一種不是孤單一個人的感覺現在已經使得她十分鎮靜。她開始唱歌了。「我們能夠走開，我們能夠回到家裏，是的，我們能夠走開。我們能夠走開。」她唱着以興奮得咽喉發紅保持她的飛機低低地在山巔和山的陰影之上。其餘的轟炸機已經佔到了優越的高度，早已遠離了受傷的和損壞的飛機。偶然——天空秘密戰鬥的明證——一架燃燒着的飛機從上墮下，或是一頂降落傘緩緩的降下。

在他們前面出現了一座擠滿了軍用車輛的橋。

「好嗎？」她將頭一抬向他示意。

「好的！」彭大布回答，將他的機關槍掃射起來。

他們右邊的鄰人飛得更近一點，引她跟着他去，齊麗亞發現他十分巧妙地利用地面的色彩作掩蔽。她跟蹤了他飛。可是當他們還有力量突擊的時候，要遏其突擊是將獲不容異議！

「好罷，」她想，「我們不必冒險，」於是集中全部注意於這沿着地面的低空飛行，她追蹤另一架飛機的影子而行。從一個陰影飛到一個陰影，越了一山又一山，從這塊田地飛到另一塊田地，於是世界的一切，牠的緊張和顯赫，都拋到一邊黯淡而消失了。現在她祇想着速度和時間。

利用低空分別逃竄，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可是要從東到西掠過整個的哥本島，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困難工作。很幸運，齊麗亞和她的鄰人都不曾被敵人追逐。敵人正傾全力於空中戰鬥。一架失去了戰鬥力的飛機是沒有人去注意的。牠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了。

經過了一二小時的曲折飛行，依靠着煙幕和隱蔽背景，齊麗亞發現他們飛近一座城市了。

「我們怎樣？」她從話筒中間着彭大布。

「後顧無憂，」他愉快的回答。「看來我們好像可以脫身了。」

他們的同伴折向右方繞城而去，但是齊麗亞決定不變她的航線。「聽天由命，」她漠然的想着，「至少我們也該打擾他們一下！」

在這時候，她感到他們已經從下面被人轟擊了。彈花在他們上面過高的地方炸裂了，可是彈片却帶着高熱的空氣掠過她的臉上。

三架日本巡邏機昇起來截擊他們。他們將遭遇一場在魯莽，迅速和實力的緊湊上從未有的戰鬥。在這樣的戰鬥中是沒有「負傷」這回事的。齊麗亞的飛機將無法逃脫也無法下降。局外人是很難了解在空中的視野是如何狹小的。一架飛機幾乎是突然地出現在眼前，然後又更奇異地消失了。但是爲了免除任何誤解起見，日本飛機是向着他們直撲而來。

現在，三架飛機齊向她右面的同伴攻擊。他沒有倖免的可能。他開足速率，像一枚砲彈一樣，機頭向東，向車站對面一座龐大的汽油貯藏庫撞去。齊麗亞看見這飛機炸成粉飛的碎片，一陣濃厚的白煙從粉碎的油庫噴出有三層樓高。然後一切都黑暗了。她的飛機顛撲着向左搖曳，齊麗亞的安全帶斷了。她便立刻從座位上被拋了出來。

「勇敢的孩子！哦，光禪的孩子！」當她發覺爆炸將她拋出了機外，以為一切都完了的時候，腦中便閃過這樣的想念。

她並沒有下墮的感覺，她沒有聽到降落傘在她頭上裂帛一樣的展開的聲音。她的眼睛在意識的昏暗中張大着。她看見了天，看見幾顆星星。她聽見遙遠的生活的聲響。她覺得自身是太空的一份子，反映星星的閃耀和城市燈光的輝煌。她在羣星與大地之間，她的微妙的存在充滿在她所接觸的之間。她輕輕地和大氣搖曳着。她自己覺得是這樣。

可是她早已落到地上了。

第四章 國境的陸戰

擔任突破國境任務的日本第二軍部隊，越過三岔角的小城，向波格拉尼訖拉耶的東南移動。

在瀋陽市的一座小山背後，司令天津將軍，一個五十七歲的老人，一個勇敢精神的軍人，親自指揮着侵犯國境的突擊。

日俄戰爭中的參加者和英雄，頸部和肩部負過兩次傷的他，他的唯一志願是要死在俄羅斯鋼骨水泥的防禦堡壘地帶上。他就是那位最近要求親自鎗斃他的背逆兒子的大津將軍，兒子是一位中尉，被中國人所俘虜，歸順中國，在撫順被捕，在背叛天皇的罪名下被槍斃了的。

「我們要撕去他們的貞操帶，以便成爲世界最多產國家的男子，」將軍在一道命令上這樣寫着，這命令由每一隊前面裝在傳令兵的機器腳踏車上的擴聲器傳佈給進行中的隊伍。

天津的部隊在一道小工廠，輪軸和蠕動的鐵鍊的洪流中向蘇聯國境挺進。在裝載步

兵，重砲和化學工具的載重車的行列後面，絡繹而來的是摩托倉庫，摩托水車，汽油貯藏車，鎗燈玷染毒瓦斯物件的摩托消毒車，修理車，野戰醫院車以及無線電車等。在他們後面更繼以機械化的供應部隊，機器洗衣車，將戰死者身上的軍服未送到後方綴補整理之前加以洗濯和消毒。然後就是鎗砲修理站，電氣裝置站。然後又是無盡的食水和彈藥的小站。

跟在摩托部隊一起的是苦力大隊。他們爲步兵輸送食水彈藥，肅清戰場上的廢物。日本的兵額招募員闖入邊境附近的村落。他們將一切男子編入苦力大隊。王生庭驚慌了，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但是緩延是不可能的，於是在三月七號他便向他的遊擊隊員下了兩個命令：青年加入苦力大隊，各人聚合在各人的領袖下，婦孺則被吩咐在任何環境下均以縱火爲上。燒掉一切可以燒的東西，愉快的去燒掉。

第二軍的隊伍展開作戰的陣勢，砲隊和坦克車擔任了先鋒。

國境被襲擊的前一天，殺山大尉所訓練的一隊特務員分配在各大隊各砲隊中。老資格的邊境間諜對於俄國的邊境很熟悉。他們報告紅軍的邊境地帶安靜如常；祇有在費諾庫洛夫師管區的道路上發現有極少機械化部隊在移動。

預定攻擊的夜到了，襲擊部隊的人都戴上標記以便在黑夜作戰中可以辨別。士兵在

左臂圍一條白帶，下士班長雙臂都圍白帶，小隊長在一面肩上戴一條白帶，中隊長在肩上和右臂各戴一條白帶，大隊長在兩肩交又兩條白帶，聯隊長則在盔帽上圍着白帶。三公里之外就是國境交界處。在深湛的夜的黑暗中，他們的耳畔偶然傳來軍用犬的吠聲。

王生庭化裝成了一個日本兵士，在防毒面具下喘着氣，在襲擊部隊第一線的後方越過了蘇聯國境。他幾次受到嚴密的注意，於是決定將左臂上的士兵的白帶換到肩上的小隊長的白帶。可是一切地方都是難以形容的紛亂。爲了準備進襲，中隊和小隊都接到了最後的命令，軍官們不時下着命令：「注意！那裏要更肅靜一點！」上級軍官注視着黑暗，嘴裏咒詛着。

一個軍官抓住王生庭防毒面具的通氣管，踢着他的肚子。

「這是什麼時候容你這樣亂跑！」他喃喃地罵着。「你是誰？」抓住防毒面具不放，他重複地說：「喂，這裏！」但是沒有誰來，於是這軍官在王生庭的頭上打了一掌，吩咐他回到他的小隊裏去。

很幸運，黑暗使得沒有一個人注意到王生庭只有一隻手臂。從步兵的縱隊中間溜開，又閃避着坦克車，他潛近先鋒部隊騎兵的左翼。

河對面，集體農場的建築物，瞭望塔，四個中國遊擊隊墓上的墓碑，這一些的景象

都成爲一團黑塊。被拋棄了的野狗的吠聲聽來使人古怪。王可以很容易膝行着渡過河，去敲路查的熟習的窗門，可是這房子正和紅軍邊境地帶任何東西一樣的闕無一人。

他敏捷的跳入一條黑暗狹隘的小溝中，緊緊的貼伏在地上。

「哎，華西卡！這大地現在怕有很長的時間要充滿聲音了！」

他躺在那裏，開始迴想過去生活的記憶，那是經歷了許多變遷的，而且看來還有更多的要經歷。有一時期，他做過園丁。可是那種着蘿蔔賣給俄國牧師的究竟真的是他還是他父親呢？然後他加入了滿洲的義勇軍，於是不能再回到他的菜園去。現在戰爭爆發了，他成了遊擊隊的指揮。這樣迴顧着他的生活，他像是義勇軍隊員的父親一樣想着他的園丁生活，他又像是遊擊隊指揮的父親一樣想着他的義勇軍生活。他微笑着感到了驕傲，覺得自己產生了兩個新人，而且還有產生更多的可能。他想到作爲園丁的王生庭的時候，他便誇獎他的聰明和誠實；其實他很明白的知道這園丁是粗魯而吝嗇的，有時也偶然欺騙一下他的主顧。

可是作爲義勇軍的王生庭却是一個全然不同的人。他是勇敢而記仇的，一點也不像那園丁。他是勇敢而不輕易饒恕，說話直率，一點也不狡滑。可是他對誰也不憐惜。他的一句話是「殺。」

可是作為指揮的王生庭就很多地方與園丁相似。這指揮喜愛思索，喜愛歌唱；他能望着人們的眼睛，決定他們什麼時候在說真話，什麼時候是說謊。但是他既不狡猾，又不溫和，也不記恨；他自己不要什麼，也不繞過人家什麼。他是比園丁和義勇隊都更聰明。所以從二個人上面已經產生了三個人。

這時，對於蘇聯領土的攻擊開始了。王聽見了遙遠的巨砲的吼聲。日本騎兵聯隊從河中飛馳而過。從俄羅斯那邊傳來了一陣急速的空氣呼嘯聲。他跑下河去。戰地交通兵在向前爬着，工兵在釘着一座浮橋，軍官們蹲踞守候着，伙夫表示今天要全然沒有午飯了。

王生庭涉水而渡。負傷的馬匹在淺水中掙扎着。在路查的院子裏，狗兒巴沙被繫在一根柱上，在地上打滾想掙脫練子。牠露出了漸漸逃近來的王，便帖然不動伏在地上，當這園丁給他解開練索以後，牠跳到這個中國人的胸上，將他撲倒，扼住他的咽喉，使他緊貼在地上。牠這樣站了好久，注視着黑暗中，聽着子彈的嗚聲，急促的嗅着空氣。

路查的沒有燈光的屋子像着了魔一樣。玻璃窗碎的一聲破了。玻璃裂成粉碎，窗格震開，鐵片飛去了屋頂，子彈啄着牆上的石灰。房子吱吱作響冒着烟，門突然衝開，像是趕出未邀請的賓客一樣，百葉窗鬆弛的搖着。一架無線電擴音器沙啞地嗚咽着：「好

呀，好呀！再來一個！」於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就唱起一隻雜鬧的曲子來。

巴沙哀鳴着，放發了王生庭。

中國人回到他的村中，喚醒了值班的遊擊隊傳令兵，他正安靜地睡在地窖中。他差遣這人去通知遊擊隊的小隊長，活動計劃乃是儘可能的妨礙破壞一切，焚毀摩托，掘毀道路，但一切都要秘密地去幹。

地平線上揚起了火燄的時候，天還沒有破曉。

在日本突擊部隊的中央指揮部內，一切攻擊的準備都完成了。參謀本部的人員有的輪在草上，有的坐在樹上，對着電話機、聽音器以及野戰記錄簿，各人向着各人指定的工作。傳令官從望遠鏡中注視着，各守着指定的方向。此外又有騎馬的和徒步的傳令兵站着等待，各人也有各人指定的任務。

第一陣的砲聲在三點十五分聽到了。機關鎗的連珠響聲在短促的砲火間歇中可以聽見。

前衛師團向蘇聯國境前進。

折坂將軍的前衛師團的左面，移動着坦克車中隊，指揮者是第三軍司令的兄弟西尾

次郎。在歐洲大戰中，西尾次郎曾參加西綫作戰，也曾索謨作戰過，爲了這事，出人意外地，他曾獲得過羅馬尼亞的獎章。

飛馳在右翼的是河田將軍的騎兵師團。夜很沉黑。從指揮作戰的總司令所站立的山巔上看去，邊境那面的羣山和山谷的暗影也模糊難分。

沒有風。

大津發令用化學彈轟擊紅軍的國境線，用坦克車一聯隊和輕轟炸機進擊。

「我們不要耗費時間，我們將在蘇聯的領土內歡迎朝日，」他這樣說。

俄羅斯的土地亮起來了。照明彈的亮光和爆炸的火焰像閃電一樣的蔓延着。從滿洲的三岔角一帶湧下了工兵，擲彈兵，以及化學兵中隊。他們後面跟着第二綫的步兵。

蘇聯第一綫的防禦堡壘差不多是沿着國境的地形建築的。但是大津的斥候依舊可以聽到軍用犬的咆哮以及國境哨兵的低語。

國境守衛隊遭遇了第一陣的全力攻擊。

三日以來，他們已經有了戰事爆發的徵兆，業已準備一切，現在使用着古怪的執拗，躲在他們國家的邊緣上。牽着狗的帶導騎在壕溝的交叉點和凹處，電氣師伏在電網旁，狙擊兵守着碼頭。塔拉休克早在晚上就離開了衛兵營。路查和他一同走。他們從叢密的

蔓草中穿過一條小路。

「止步！躺下！」夜從前面傳來低語，於是他們躺下來。

一株漂亮的白楊樹和塔拉休克交頭耳語，牠的枝葉搖動着，立時閃開，融混到沿路綠色深暗的土壤中去。是一個普通而又平凡的夜。剛才出現的那株白楊顯露了牠的青年的身段，向路查後面擲了一束半開的野花。華西里向黑夜草叢和樹林鞠躬。

「感謝你們和善的掛念，同志們，」他像是用着嘴屢說，撥弄着沿路的綠叢，不能確切地知道是否是樹。

當他們離開了現在已經是闕無一人的十月二十五號集體農場之後，他們就發覺曾經是路查的茅棚的地方躺下。

在清晨兩點鐘，這一帶樹林，彎着身子無聲的移到了河邊，草叢和曠野後面又謹慎的蹣跚着大石塊，乾草堆，枯樹根和蟻塚。

塔拉休克套着耳纜躺在地土。

「他們正在渡河，」他在三點鐘開始時這樣低語，第一聲響亮的回響很虛快而嘹亮的從河上飛來。

野雉匆促地飛過，在乾草上拍着牠們沉睡未醒的翅膀。左面有一隻狗開始嗚叫嗚嗚。

起來。

「她像是來自你的地方，」塔拉休克用着一種古怪的輕鬆的調子高聲說着，除下耳機揉着發麻的耳朵。

鎗聲從這一點到那一點的跳着，突然像牆一樣的沿着河凝固了起來。邊境狙擊兵已經在剔除着渡河的第一批日本兵。可是在他們後面的大地還是沉默着。

最響最頻繁的砲聲是發自路查茅屋那面的山上；接近以蘭國營商店的地方就消沉了，在舊朝鮮草屋一帶又高起來。

「你預備怎樣幹？」路查問道。

「我們祇和他們交換幾聲寒喧，然後就退到堡壘後面去，」塔拉休克說，緊一緊他的皮帶，將望遠鏡塞入套中。「但是我將這些石塊留給他們。」

「你指這些嗎？」路查問道，指着那些剛才蹣跚的經過他們面前到河邊去的東西。

「哦喲！」

可是沿着河岸，肉搏的刺刀戰已經自然地發生了。報告接二連三的來到：敵人已在波格達洛夫機械化聯隊和邊區師團的防守陣地前面集中了。

「如果情形是這樣，你最好還是回到自己的人那裏，」塔拉休克決定着。「在這裏

你不會遇見有什麼能引起你興趣的事情。我要用刺刀留難他們一會，然後讓防禦堡壘去對付他們。事情大概將是這樣。」

喊了一個傳令兵，他敏捷而簡略地將路查交給他，吩咐領導華西里到波格達洛夫上校的司令部去，然後自己就匆匆地爬下黑暗的河岸，在這裏，在鎗聲的間歇中，他可以偶然聽到斷續的切齒的人聲。

折坂前衛師團的先頭部隊，從頭到腳淋溼着，爬上了蘇聯方面的河岸。有的自己掘起戰壕，有的拖着電話線，旁的將搖曳着的浮橋舟艇釘起來。一些在渡河中途受傷的人，攀着浮橋靜靜地呻吟着。

一羣國境監視哨向着他們前進，一路在前面搖着一架機關槍。

塔拉休克放了一隻信號的火箭，於是蘇聯河岸上一切活的東西都上了刺刀靜靜地滑下水去。敵人在中流發生了遭遇戰。立刻，第一顆日本磁彈的爆炸震撼了還是沉默的蘇聯土地，在這第一聲爆炸之後，空氣就憤怒瘋狂起來，一切單獨的聲音就消逝了被掩蓋了。

整個的地帶開始震動罩着烟霧。一陣乾燥激烈的石塊，燒焦的樹枝和撕裂的樹身的陣雨撒遍在地上。

蘇聯方面還是沉默。滿洲河岸上出現了水陸兩用的坦克車，小心地落下水中，顯然在等待砲隊完成他們的射擊。

塔拉休克捨棄了浮橋，撤退他的國境監視哨，領導他們進入正當坦克車路線的地下室。

日本轟炸機開始在空中穿動。在喬其埃夫卡方面，有什麼燃燒了起來。靜默的大地，被砲火的雷聲所震撼，攪成了各種聲音混成的湮滅的隱語。夜變得幾乎亮了，可是這亮光，是眩目的可怕的。她好像是十幾道閃電在靜默沉睡的山上跳舞，劈入山間然後又跳回來，變成火花，變成灼熱的塵埃。

這是一種低低的橫掃地面的風暴，如與塵埃的巨陣，夾着清晰的火簇和巨雷，以力的跳動旋轉着，不是在天空，而是吞嚼着枯草，使得石頭變成火熱。鬼影一樣的飛機穿播在牠天空的反映中。

突然，她幾乎是同時的從各處消滅了，雖然這沉默是可以閉着眼睛看，而不是用耳朵聽的。夜回來了。但是一切聲息都消滅了。於是日本的坦克車急驟而下。在十月二十五日集體農場的左面，日本的騎兵前進了，先導的是小型戰車，在坦克車和鐵甲車的後面移動着步兵。

塔拉休克的狙擊兵躲藏在地下室裏；嚮導們放出了興奮得發狂的軍用犬。

蘇聯的正規軍依然集合在路旁的防毒室裏，波格達洛夫上校蜷伏在狹小的指揮室裏無線電收報機的一旁，當路查和他的嚮導從邊境線上跑進來時，他打着呵欠聳聳肩膀。

日本砲隊的準備射擊正在展開起來。

「好罷，是你說不會活着看到的，是嗎？」波格達洛夫這樣喊着招呼路查。

「這幾年我都在等待着，現在不用多等了。」

「你見到塔拉休克嗎？」波格達洛夫問。

「我才離開他不久。他們要經過這裏。」

「歡迎禮將在你那地方舉行，」波格達洛夫用一種同情的聲調說。「埋葬同志將是你的命運，」一面發見路查不明白他所指的是什麼，他就扭開無線電。這小室裏的空氣開始轟鬧刺耳起來。

「滾水喇，」波格達洛夫啾啾一映眼睛說。「不僅我們的朋友，我可以奉告你，就是細菌也抵擋那個不住。你可聽見什麼發生了嗎？好罷，正如俗語所說，你如果害怕不幸，你就永遠不會遇到幸運。」

偶然從嘶喊的金屬可怕的音樂中可以聽到人聲。「來喇！來喇！」有誰在國境線上喊着。一種尖銳的遙遠的呼喊聲可以聽到。又好像有誰用沉重的鐵鎚敲着地面。大地深沉的空洞的呻吟着。

「好罷，就算是再會罷，安得利·塔拉休克，」路查靜靜的說，他的牙牀憤慨地顫動着。

「弟兄，現在那裏是任何東西也不會遺留着了，」波格達洛夫狠狠地說。「你的蘇糊一絲也不會剩下。」

他關閉了無線電。這時，有一隻紅色小電燈在記號板上閃亮着。

「史太林防禦堡動手了。」波格達洛夫說。

更多的燈號閃亮起來，然後就是一整排；然後又是一排。

「第一線全線出動了！」波格達洛夫勝利地說，站了起來。

在他們的四週，羣山，山間的山谷，森林和山坑，去年的乾草堆，石塊，田壟，牲畜的洞穴，這一切都呻吟起來。

副官遞給波格達洛夫一封譯好了的電報。

「華西里·辟密阿諾維支，」他讀了電報以後說，「民衆在邀請你。遊擊隊和獵人

還是你做他們的指揮。他們有記性！」他嫉妒的說：「好罷，讓他們在這方面滿足罷，不要管。」

在紅軍炮隊的火力下，日本編成第一線的大隊都化成小的單位，他們的指揮們在尋求路線以便和敵人接觸。因為敵人到處都是，可是什麼地方也覓不到。

從防禦堡射出的射角很低的砲火，使得乾草生烟，空氣開始呼嘯起來。在爆炸之下退縮着，成陣的日本工兵和狙擊兵向前爬着。在他們後面爬着步兵，曳着機關槍。坦克車隊緊緊跟在他們腳後，而且超越而前。在他們前面，橫着重重低低的機關鎗火網，躺着一塊一個人也看不見的土地。

小隊向着防禦堡爬去，繞到側面，想用手榴彈炸毀牠，或是用肉體去塞住牠的槍眼。

「這又像開北了，」大津接到了戰況報告，這樣說：「在開北，每個人都有一隻機關槍。」

他發令將砲隊調到步兵線，命令步兵隊繼續前進，不必停下來攻擊防禦堡。

「如果他們願意躲在地下，那就沒有打擾他們的必要。緊要的乃是繼續前進。」他

說。

這時，河田將軍的騎兵師團，以坦克車隊為兩翼，砲隊居中，已經到達十一月廿五日晨給農場的田地。在他們前面現出山丘茅屋以及隔年乾草堆的黑色的輪廓。

「距離鐵路有多遠？」河田問着他的副官。

「循直線有四十公里，」部下回答。

「最近的村莊呢？」

「十二公里。」

「一師團已夠應付那十二公里了。」河田說，下令繼續前進。

他縱馬向山丘前進，好像是過一條河，想一躍而過，以半小時的時間馳過那十二公里。不須回顧，不顧勸馬顧慮任何一切。在騎兵第一次的衝刺下，砲隊已經剩在後面。

機關槍班都聚在集體農場和國境監視哨營房之間的草原上，國境監視哨已退入地下去了。

● 照明飛機照着前進的路線，用探照燈搜索着山谷。

散開隊形，騎兵一隊一隊的馳過山間，不顧紅軍狙擊兵的射擊，衝過不通的山溝，爬上峭壁，或者下馬掃射起伏不平的山谷間沉默的石頭。

一個下士隊長頭部受了傷，用手爬着土地，將頭埋在土裏好像躲避槍擊，沒有人騎

的戴着防毒面具的馬匹在地上打滾。

最初的二三公里路程已經被越過拋在背後了。然後出現了橫斷路面的鐵絲網障礙物；橡樹林裏是鐵絲網，山谷裏也是鐵絲網。他們用馬刀砍斷鐵絲網，將負傷的馬匹和屍體堆在上面。

「我們一到即可結束這一切，」河田說。「還有一三道，或者二道。我們已經能過幾多時候了？」他問着他的副官。

「一小時二十八分。」

將軍懷疑的望着他，因為他心中以為至少不過經過了十分鐘。

「這在一分鐘之內就可結束，」他說，一面跳下馬來，讓一隊騎兵經過這條狹路。這時，波格達洛夫接到了準備對付河田騎兵師團的命令。

緊跟在第一縱隊的後面渡過了河，襲擊部隊的總指揮大津將軍驅車來到一座防禦砲臺之前，這是剛才被步兵佔據的，向裏探望，祇看見一堆破壞了的鋼骨水泥工程的碎片。

「難道他們死了以後都化入空氣了嗎？」他這樣表示，聳聳肩膀。

蘇聯的砲彈此刻不時落到山谷的前頭。地平線上閃耀着喬其埃夫卡鉛皮的屋頂。村

莊前邊一帶的田野都闕無一人。

「俄國人向來知道怎樣好好防守自己的，」大津向負傷的第十四步兵聯隊長說。「但是我弄不明白這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

「他們都躲在地下，」聯隊長說，「情形就是這樣。我們經過一座防禦堡壘，牠開始向第二隊開火，我們就受到另一座的射擊。最麻煩的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裏面究竟是死是活；我們沒有誰看見他們任何一個爬出來過，好像他們根本不在那兒一樣。我們還不曾見過一個俄國人的面。我們始終在向啞口的土地攻擊，土地並不會開口討饒。我們並不知道牠是死還是活的。」

「作爲一個聯隊長的報告未免太長了，」大津說，跨進車內，他命令車夫向河邊駛去。右臂負傷六處的聯隊長顛躑着回到他的部隊中。

「近代化部隊在戰場上的抵抗力是無法推測的。在上海，我們有十萬人，有鐵隊補助，就是那樣，你該知道……」大津向一位德國軍事顧問說，對方沉默地點頭回答。

接到準備對付河田將軍騎兵的命令以後，波格達洛夫的部隊佔據左翼的陣地，這陣地的一面是銜接着喬其埃夫卡前面的電氣砲壘，另一面，幾乎是日本軍隊突破點的中心

，和費諾庫洛夫的衝鋒隊銜接。波格達洛夫將喬其埃夫卡前面的盆地交付給路查指揮之下的游擊隊。他自己率領着機械化聯隊略向後撤，以便取得作戰的陣地。

日本砲隊和空軍的準備射擊完成了；日本坦克車已經加入戰鬥，前衛聯隊跟在後面前進。防禦堡壘向着侵入者開火。前衛聯隊躺在地上，開始掘着戰壕，但是有些地方坦克車已經衝過了砲壘的第一線，騎兵便異常大胆地向國境哨兵突擊，在他們的抵抗中，想要閃過左面防禦堡壘的砲火，進入喬其埃夫卡前面的樹林。焚燒中的村莊在天空反映出一種沉滯的紅光，似乎向着侵略者招手。

路查的五百名遊擊隊伏在村頭。師團長戈柏，砲壘線的指揮，乘着一輛裝甲車來了，渾身濺着汽油和油漆。

「埋伏在這兒，好好的守住！」當路查向他報告時，他這樣威嚇的說。

他和路查走下一條陰冷狹隘的隧道。到了底下，他們打開一道鋼門，走進一間小室。

「坐下！」戈柏吩咐路查，自己開始向各個防禦堡壘通電話，很困難的將他龐大的食指塞入自動電話號碼盤的小孔內。

「好嗎，察揚詞，情形發展怎樣？」他問道。「守住嗎？地道如何？水泥鋼骨如何？我早已這樣告訴過你了。你不必擔心鋼骨水泥。我親自看過的。聽好！當日本騎兵來

的時候，讓他們通過。」

他又給其他的懸崖防禦堡壘通電話，每一次都指示如果日本的騎兵來了，不要開槍，在他們通過到山谷的盆地去。然後他就將計劃告訴路查。可以任隨河田將軍進到山谷，直到山脚，然後在那裏將他阻住到天亮。然後遊擊隊急遽撤退，將騎兵隊圍剿在壽其埃夫卡前面的樹林旁。

「我的孩子，你要將他們引到電氣輸壘上，這裏這裏……以及這裏。」

「但是，據點怎樣呢？我們怎樣可以退到這裏？」路查担心的問。

「我現在並不需要你們任何戰死或光榮的把戲，你將他們引到我所指示的據點上，戈柏說說檢着點。你們不能一手包辦這弟兄。留一點事情給旁人做。這就是物理學要來出動幫助我們的地方。」他又簡略地這樣說。

從山脚下盆地前面的防禦堡壘中來了電話。騎兵已經飛馳而來。

「好的，去開始工作罷，華西里，辟密阿諾維支！」

他走了出來，跨入鐵甲車，向喬其埃夫卡駛去，沿路回頭望着，向遊擊隊揮手。天空狂吼着飛機的威嚇，戰爭的雷聲在他們四週爆發着：在河的下段，在喬其埃夫卡，在山谷，在俄舊金斯科那面，戈里科夫師團正在等待着。

「鬼才知道他們是不是突破了什麼地方，」戈柏在駛向前敵總指揮的參謀本部途中這樣想着。

車子不用燈光行駛着，車夫是受過在黑暗中駕駛的訓練的。在山谷的盆地那面，戈柏走到了「塔爾曼」集體農場，發現牧人們都在興奮地洗刷馬匹，準備側面襲擊。集體農場的主席坐在地上，靠在一顆樹上吸着捲烟。無線電在他頭頂上鬧着。「萬歲，萬歲，萬歲，萬歲！萬歲！萬歲……。」

在喬其埃夫卡前面，一羣士兵正輪着圍在工程大隊營房外面的擴音機的四週。他們詫異地望着戈柏的車子，招手叫他前來。這一定是史太林在演說。可是戈柏不能停下來。

戰鬥也正在空中進行着。牠從陸戰最初的一分鐘已在繼續的發展，現在已經變成了廣泛的獨立的戰鬥。紅軍的驅逐機和轟炸機不息的在黑暗中活動着。自從日本砲隊的進攻準備射擊開始，就發生了空戰。日本戰鬥機第一次實驗掩護砲兵飛機和氣球的戰術。紅軍的戰鬥機和偵察機飛上去迎擊他們。宮西尾將軍的坦克車，河田的騎兵，大津的步兵潮湧進攻的時候，空中充滿了新的增援機。坦克聯隊的軍用機也參加活動了。擴充着整個的戰場，紅軍的輕重轟炸機隊攻擊着前進的部隊。

空中戰鬥煽起了新的威力。紅軍戰鬥機不斷的飛到，空中飛機的戰鬥愈漸和陸上隔離起來。紅軍擊潰了偵察隊，使得前進的敵人部隊失去指示，漸漸地愈飛愈遠，飛過敵人的侵略線，飛入滿洲。轟炸隊出現在戰場的上空，黎明向牠們洩露了有着幾萬人在上面戰鬥的不幸的大地。

可是紅軍的轟炸機並不停留在主方戰線的上空。他們飛到紅軍砲兵的射程之外，突擊日本的後備隊和交通線，阻礙着運輸，摧毀後方的聯絡。

他們一列一列的飛過，戰場的上空就顯得安靜而活動少起來。可是突然又有一排新的飛機從天邊現了出來。他們幾乎掠過日本軍隊的頭上，這機群山峯和陸地的背景是不易發現的。在他們頭上更高的空中替着看不見的更多的轟炸機。

夜來空戰的遺跡隨處都可以看見。碎裂損壞和燒毀的飛機在冒着孤單的火燄。清靜的晨風在路上吹着降落傘的碎片。日本和蘇聯飛機師的屍身掛在樹梢上。

不時，一顆巨大的隕星劃過天空，一架燃燒着的飛機轟然一聲墮了下來。

戈柏駛到參謀總部時，天色已經大亮了。參謀部，用六輛車子組成，是設在喬其埃沃卡的西面，在一座山林下。從這裏，可以清晰的望見村莊和前面的山谷，以及砲臺線

的山嶺。費諾庫洛夫僅穿了褲子和襯衫，很從容地做完他的早晨健身運動。在不遠的地方，參謀長和負責偵察任務的軍官又催促不安地圍着裝在一輛輕便貨車上的無線電台。十二三個傳遞消息的軍官圍成一個圈子圍着一架活動的電話機，每人對着喇叭悶聲的談着話。副參謀長走過這圈子。他們不起身也不抬頭，各人向他報告才聽着，然後就走到掛在一輛汽車上的地圖下，移動着箭頭和標記，改正陸上和天空的軍力的配置。地圖上沒有一個記號是安靜的停留着不動的。上面每一個東西都在繼續的移動，祇有代表防禦堡壘的紅寶石驕傲地停留不動。雖然代表日本兵的藍色弧線早已越過牠們了。

地圖在這幅地圖之旁另有一幅顯示敵人的後方。一位頭上套着無線電話耳機的青年軍官，沉思地用着各種色彩的線表示着運輸、軍隊集中點、難民和糧食站。他好像是在奔奔奔來的戰事選擇戰場，仔細地用一種色彩一種色彩的畫着，然後又將色彩更改，或是全部抹去。無線電的報告使他在不停的創造活動中。

「你們的專情怎樣了？」費諾庫洛夫問戈柏。

「我們在扼守。」

「扼守！你犯了一個錯誤，將路查和他的游擊隊放在前面，」費諾庫洛夫不滿的說。「我需準備陣地的空位，但是他們卻伏在那裏，我們用盡方法也不能使他們後退。」

我幾次吩咐過你，不要剩一隻麻雀在地上。我說過沒有？」

「他從山谷頂上已經將日本人趕走了三次。」參謀長說。但是費諾庫洛夫却打斷了
他的話：

「從山谷頂上帶他們起走，在我們正需要使日本人進抵雷瑪塔夫第以前，真該早該好的時候，誰要他們在積谷裏。遊擊戰術！什麼事都隨他的高興！」

「我早已警告他了。」那塊東西一邊戈柏說，「鬧着參謀長。」可是他照樣將兵隊又趕走了三次。」

軍官點頭微笑着。

費諾庫洛夫在代表戰場的地圖前面往來的踱着。「是的，」他舉起了嘴脣，「好極了！現在他們的兵力全部都出動了嗎？」

「是的，」參謀長回答。「在第二次進攻，西尾將軍的坦克車已經進抵朝鮮村。他們所有的砲兵也出動了。騎兵到了番其埃夫卡前面。我猜想他們不久也要將第三線的兵力出動了。」

「哦，那個路查！」費諾庫洛夫哼着。「我要肅清他，是的，我要肅清他！」
他又來往的踱起來，眼睛望着脚下。

「現在他們每輛坦克車至少還有半箱汽油，等他們用完了再說！現在不必煩，」參謀長說，他看出了費諾庫洛夫的心事。

這時，有一封譯好的電報遞到費諾庫洛夫的手裏，他輕輕地喊了一聲「哦！」

「太平洋計劃已經執行了，飛機大隊已經回來。東京已經毀滅了，」他這樣宣佈。

一個軍官迅速地將手一揮，在濱海州的海岸到日本之間劃了一條粗粗的紅線。

「你說……，」費諾庫洛夫用着獵人輕蹣的脚步走到地圖前面，開始這樣說，「

你說我們在兩面！」他這樣說完了他的話。然後他又向着主持情報的軍官，向他問：

「中村的部隊是否全部出動了嗎？你可以確定嗎？」

「他們都分配好了，大津的兵力在前面，前衛師團稍在右面，騎兵在喬其埃夫卡之

前，機械師團在向興凱湖推進。第二、十七和四十二師團已在波西漢特薩得立擊點，

他們正在各線加緊推進。」

「當然當然，他們當然這樣！」費諾庫洛夫贊成的說。「加緊推進是必需的。在我

們這行業中沒有這是無法成功的。……那麼，濱海州的飛機這時又可以調用了，好的

！那麼，好的，給他（他在想着中村）——在他的右翼，將賴曼的騎兵和第九步兵聯隊

以及一隊轟炸機給他，」他聲音裏帶着狡猾的調子說，然後又向着戈柏。「你要扼守砲

晏線直到正午，我使用坦竟庫上來。讓他們過去，然後將你的部下領出防禦堡壘。值得嗎？從十二點開始，你接手指揮第一降落傘隊，希爾舍芬指揮第二隊。從空中去率領你的部下佔據這一點。這一點（他指點敵人後方的地圖。）如果你在鄉間遇見任何遊擊隊，都編入你的部隊。但是最好是勸告他們略等片刻。等我結束之後，他們那時怕要忙不過來」。

「是的，兵團司令同志！」

四週揚起了炸裂的雷聲，地面像海水沖擊岩石一樣的波動。泥土的陣雨不停的傾瀉，石塊的碎片飛濺着，底面有着軟熱泥漿的深坑出現了。有時，一個紅軍狙擊手的屍身，或是一顆焦灼的已死的國境監視兵的頭顱，從地下堡壘的地下室裏，被榴彈砲轟掀開飛叮起來。從燃燒的野草中突然發出地下的喊聲，一隻染血的手伸了起來。然後飛舞的泥土從陣雨之下又掩沒了一切。

日本步兵好像是勤快的園丁一樣用着鐵鍬和刺刀工作着，從鋼骨地下室中掘着每一個狙擊兵；這工作是幹不完的。當他們設法打開任何一個這樣的地下室窺後，他們就發現戴防毒面具的狙擊兵，四週圍繞着空彈殼。但是要全都將他們掘起來是不可能的。遭遇

這無畏的憤怒以土地本身已經在活着掙扎着。

（這時還遠在東方。齊麗亞·塔娜珊科伐的飛機撞到日本的地面上）。

日本第三軍的指揮中村在將近中午時到了邊境。大津報告坦克車隊已經越過了田道防禦線，但是前面仍然有砲壘，狙擊兵巢以及化學地雷，不過沒有一個人。折坂部團與河田騎兵已經包圍了喬琪夫卡，但是地下的防禦線依然堅守不退。他們用齒不停的大力毀壞着聯隊的輜重車，師團的後備隊，以及跟在後面的幾隊步兵隊員。下越過了砲壘，在大坂十一師團已經潛入俄爾金斯科。第九步兵師在瓦雅諾夫的掩護下，已經以散兵線佔領了喬琪夫卡。第七後備師在蘇聯砲壘的突擊下，在三岔角處腳的下了車。

這正是三洲臥倒的計一點鐘十五分鐘。蘇聯砲壘線的砲火突然全部停止了。防禦堡漸漸的趨入沉默。地洞裏的機關槍也停止了掃射。在這迅速流動的靜默中，狙擊兵的孤單槍聲聽來是瀟灑而飄渺。

中村深深的盡可出口氣，坐在他裝甲的內羅斯羅發快車前吩咐車長駛入喬琪夫卡。然而這樣說：

「終於！他們這樣頑強的抵抗簡直是無聊！」

在山中潛行的部隊跳躍歡呼起來了。「萬歲！萬歲！」幾萬個聲音這樣喊着。他們越過砲壘，向直達喬其埃夫卡的兩條大道衝去。

在喬其埃夫卡西邊的山那面，沿着河岸蜿蜒着一道純紅色的塵埃。從壕溝上揚起了一陣淺淡的烟幕，紅軍的坦克車從偽裝的掩蔽下爬出來了。扭動着他們扁平的身體，牠們衝下去迎擊中村的部隊。有時這裏一叢荆棘跳起來了。有時那裏一棵樹倒下了。一個冒着烟的傢伙從下面鑽了出來，急衝下去，牠的砲口嗚叫着。

坦克車，大約一共有兩百部，雷鳴一樣的滾下山谷，衝破日本的步兵線，用着牠們的小砲和機關槍突擊整個的戰場，直到河邊。坦克車和人融混爲一片。四處的乾草冒起了烟。一粒聽不見的微風吹散了烟障。一切東西都不可分解的混在一起，混成密集的一團滾向河邊去。

波格達洛夫的機械師團集中在主力東面的樹林裏。從遠處看來，這師團像是一座小叢林，漫山遍野，分散在山谷之間。在正午，砲壘線的指揮戈柏，從電報中召喚波格達洛夫。

「前進，波格達洛夫！」他用沙啞煩躁的聲音喊着。

「下令前進了！」耳機還貼在耳上，波格達洛夫就下令前進。

坦克車背上的小樹搖曳着像是在微風中一樣。剝去了大衣，波格達洛夫躍入最左邊的一輛，車子向前邁進了。

「也是你移動的時候了，華西里·辟密阿諾維支，」他向路查喊着，他在清晨已經從山谷中將他的遊擊隊撤退，現在駐在坦克師團的前面。「華西里·辟密阿諾維支，來我們好像遲了。」

爲了準備步兵前進，機關槍手和穿了帆布工作服的救傷車手，口袋裏塞着螺旋鉗和旁的大複雜的器械，匆忙地走動着。

「受傷的要像從核桃裏剝出桃仁一樣的從坦克車裏剝出來，」一位匆匆走過的醫生這樣向路查說。

路查從地上站起來，抖去短外套，將望遠鏡送到眼上。坦克車的洪流用着一道廣闊的弧形線傾入山谷。步兵聯隊緊緊跟在後面。俄爾金斯科的右面是第五十七聯隊，戈聖科夫師團的精銳；沿着綏芬河岸是集體農場的混合大隊，砲壘線是遊擊隊和義勇隊；更接近公路的是第三第四來復槍聯隊。

路查扯上他的長筒靴，一句話不說，用着獵人輕捷的大步，跑出樹林。他的遊擊隊跟在後面。

「祝你好運氣！」醫生喊着，然後屈膝到地上的一個小洞旁，裏面裝有一架電話機。酣戰終宵，日本第十四師團的士兵鼓着最後的氣力，爬上綏芬河沿岸的山地。波格達洛夫領着他的七十輛坦克車從上傾盆而下，在十五分鐘之內已經壓到他們的頭上。他衝破他們的三角線，掃蕩着野戰砲位，並不停留，直向前去迎擊第七後備師團，他們這時已經渡過河了。

波格達洛夫的坦克車充滿了火熱悶人的響聲。從引擎發出的窒息的臭氣和砲口的硝煙混合起來緊壓着人們的心房。耳畔雷響着鐵甲撞擊的狂吼和機械怕人的震撼。此刻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牠的可怕的突進了。看來牠好像隨時會撞得粉碎，變成不成形的碎片飛下。

突然，耳畔的緊壓鬆了，一陣新鮮空氣迅速地衝過了坦克車。一枚砲彈從機關砲座上穿了一個洞。砲手倒在波格達洛夫的脚下，一條亮光的裂縫出現在砲塔上，坦克車用着更速更可怕的攏動的跳躍向下衝着吼着。裏面的空氣變得更冷更亮了。細微的陽光在金屬上跳盪着。好像坦克車的牆上天亮了。

波格達洛夫揭開前面的裝甲。空氣變得幾乎是冷冽了。駕駛手用着染血的手攏着駕駛盤向他微笑。波格達洛夫替代了他的職務。坦克車此刻的武器之一乃是牠的速度，他

自己要盡量運用這武器。他輾過死人和負傷的身軀。他辨別不清地點。

「快點，快點！」他喊着，踏着加速器。突然，好像在夢中一樣，他看見了河之三角洲的城市就在對面。

他看見擠滿傷兵的輕便浮橋不在橋的左面。圍繞着成堆的屍屍的破茅屋的旁邊，是一座機關砲壘。「大約是塔拉休克的成績了。」波格達洛夫這樣想。

「那一面呢？」他心中這樣向自己問。「對付砲壘還是浮橋？」
 張了他的眼睛向着浮橋。橋的距離近。

於是，使這怪物從九尺高的河岸上躍下，他用着全部重量向下壓去。這東西嘩嘩一聲，一端豎了起來，衝碎了浮橋的障礙物和木板，開始沉入水中。粉碎了的浮橋段的殘片順水流去。坦克車的灼熱的金屬在水中滋滋作響。

「我們不致淹死，這裏的水淺，」波格達洛夫說。血污的駕駛手點點頭，指着他們來的方向。

從砲塔的裂口處，他們可以看見他們衝過的山谷的一部。坦克車像一道火與雷的洪流一樣衝來，日本人則粉亂地在前面退却。

「我們老是在這裏張望些什麼呢？」將手提機關槍拉在自己的面前，波格達洛夫將槍

口從裂縫中伸出去，緊對着眼前的輻重車和人們掃射。

「射罷，上校同志，」機關槍手恢復了意識，用着強勁的聲調說，揮着他受傷的手。他又望着駕駛手。

「你還活着？我也活着，」於是用着黯淡的目光環顧紛亂的染血的坦克車的內部。

「我個至少還可以用牠來耕田，」他說，想到自己活着還可以工作，便用這樣的想法來鼓勵自己。

波格達洛夫從裂縫處走開，「這已經夠了，」他說，揉着眼睛。「步兵來了。你看……。」

樹林前面的山上，路查遊擊隊小組出現了，後面跟的是費諾庫洛夫的隊伍。他們跑着，利用屍首堆和毀棄的汽車作掩護。他們從各處爬出來，從掩蔽的升降口，從防禦堡壘，站起身來，然後又一聲不響的爬去。紅空軍從上空掩護着他們，向前掃蕩。

波格達洛夫支撐着負傷的機關槍手靠在裂口，向他說：「弟兄，你在這兒瞧着玩罷！——自己就準備爬入外面的冷水中。」

這刻，費諾庫洛夫的隊伍開始要最後一次的衝擊日本兵的先鋒隊了。輔助攻擊的砲隊將砲火轟擊敵人的後衛。已經到了要發生白刃的肉搏戰的時候了。有一處，一隊日本

兵由一輛坦克車協助着，在攻擊紅軍用一小隊步槍和一門平射砲抵抗着的防禦堡壘。那面的步兵已經發生刺刀戰了。更遠一點，遊擊隊員在圍擊一輛日本的坦克車。這裏是各各的機關槍聲，那裏是手榴彈的爆發，另的地方是刺刀戰。

更遠一點的地方，人們在掘着掩護壕，向後退却，然後又向前進擊。小組的爭鬥已經開始而蔓延整個的山谷，山谷在空軍和砲隊的火力下，已經變成了一塊用龐大的鐵犁所耕種的田地和噴火口。地上湧出了泉水，流過還乾着的野草，沙塵和泥土的陣雨不絕的降着。

山上還繼續有人出現。

這時，年老的華西里·路查跑下河去，追上烏沙科夫，從背後喊着告訴他什麼。年輕的青年軍官曹伊的臉從狙擊兵巢裏伸出來了。察揚訶一面向前爬去，一面放槍。負傷的塔拉休克抬起頭，微弱的揮着手：「前進，前進！」區黨部的書記俄里喬訶，外套上纏着彈藥帶，領着五十七聯隊的第一批人跑過去了。這些的地方，面目已經不能分辨，可是你可以感到什麼地方都是人。他們越過國境監視哨和日本兵的屍體，躍入砲彈穴，或者打開狙擊兵巢的地下室升降口，用着超過金屬的雷聲的喊叫，沒入逐漸展開的戰鬥的砲火中。老路查直爬到河邊。他看來十分鎮靜，他仔細地從容地選擇着他的目標。

「一位偉大的老人！一件好寶貝！」波格達洛夫喊着。

可是在隆查的後面，同樣鎮靜的爬着第一等射擊手烏沙科夫，用着同樣的仔細在選擇目標。死神奔突在他們的周圍，但是他們颯若無睹。他們眼中祇印着日本人的形態，坦克車砲塔上的細眼。他們只看見他們所要瞄準的東西，他們看不見旁的一切。

「烏沙科夫會捉弄了路查！」波格達洛夫說。「他年青，他一定會捉弄路查！」於是他急急的從坦克車的洞中爬出，準備用他的步槍幫忙路查。

布爾希維克的步兵來了，目睹他們這種沉默的工作真令人可怕。

「邊境的衝突已經完了，」洛格達洛夫說，「現在正式戰爭開始了。」

可是河田將軍的騎兵師還佔領着喬其埃夫卡，一清早，河田微微搖擺地站在一座高高的稻草堆上。他偶然可以看見左翼大津陣線的步槍手向前潛進。右面伸張着靜默的田野。可是有什麼在移動。在他後面，落後的隊伍趕上來了。

「村莊已在我們手中，」驃騎聯隊的指揮向他說。他是剛才縱馬穿過兩山之間焚燒符的山谷而來的。「看啦，村中的火勢滅殺了。」

（就在這時，路查和他的遊擊隊從山谷前面撤退，剩下河田師團面對着電氣砲壘所

控制的障地)。

「你協助這最後一次的進攻，」河田命令他。「你的聯隊顯然地將決定戰局。」他移動雙腳站在這不安的草堆上。成羣的牽着馬的騎兵圍繞着村莊，戰鬥終了前的靜默隨着太陽昇起來了。

驃騎聯隊躍馬經過他的面前。他沉默地回着敬禮。他眼看着這縱險下入山溝中，然後經過那廣闊耕種的田地。他們都下騎開始匆匆前進，然後就突然停住了。躺着不動，停止放槍。河田搖搖頭，他想到他的部下是如何的疲勞，軍官們已經如何的困乏了。

「他們倒選得這樣一個好時候去睡覺！」他向副官說。「命令驃騎聯隊的指揮立刻傳令他的部下前進，他們還要努力這最後一着」。

副官屈膝到那靜默的電話機旁。

「備馬！」河田喊道。他忍耐不住了。

六名副官聽着去備馬。

當然，自己親身去指揮這疲乏的聯隊進攻是可笑的。但是他不能這樣選擇。聯隊如果在這次出動上有所差失，整個戰鬥上的勝利便要被否定了。

他鞭着坐騎，絕塵馳去，一面因了死的意念咒罵激勵着自己。

第二軍的司令中村，駕了車子緩緩的駛到一座樺樹林去，從那裏他可以縱覽突破線的整個區域。

好幾次，德國軍事顧問要求停車，讓他去觀察冒着烟的狙擊兵巢的殘蹟，並攝取照片。

「這並沒有什麼新鮮」，他每一次這樣表示，頭縮在肩膀裏。「壕溝戰術的崇拜，全然是胡鬧……舊俄對於民衆的提防成了一種制度。」

「是的，俄國人是懂得防禦技術的，」中村說，向德國將軍點頭。

「是的，他們懂得防禦技術，」他的參謀長承認的說，向中村點頭。

從他們的左面，他們聽到隱約的戰聲，好像來自前衛師團所佔的區域。

「是折坂的，是不是？」中村高聲的說，一面傾聽一面思索。

可是那種金屬的雷鳴現在混成了一種暴風雨中繼續轟轟的雷聲；牠掃過右邊，開始迅速從樹林後面向前近來，伸延到整個的地平線。像是地震的響聲，雖然貼近，却又遠遠而威嚇。

中村命令車夫在一顆樹旁停下，吩咐一個副官爬到樹枝上，報告他能看到些什麼。

那副官爬了上去，可是立刻就往下爬，喊着：

「一羣極廣大的人羣向這方跑來。」

現在已經可以從那雷聲中辨出個人的喊聲，而且可以分別指出那遠遠的聲音：車輪的軋聲，坦克車引擎的吼聲，齒輪帶的震撼摩擦聲，以及繼續的人的呼聲。

「怎樣一回事呢？」中村問。

副官跳進一輛傳令兵機器腳踏車的旁座裏，他們向左馳去，向着有成羣跑着的人出現的路上。可是有一輛車身焦灼的重車從山壑轉出向他們駛來，於是他們就轉身迎上去，做着手勢命令車夫停車。一個青年軍官從駕駛座上跳了下來，揭開覆在車上的油布。

「這是甚麼？」副官問道。

「這是河田將軍。」軍官回答。

副官向車內望去，看見這騎兵司令的屍身：燒焦了冒着油，腫脹得極大。焦黑的肉從燒壞了的靴筒裏掛出來，面部不自然的澎漲而可怕，已經沒有眼睛和鼻子，祇有窟窿和腫泡。

「這是一種不知名的死亡。我們遭遇了一種不知其名的死亡，」軍官說。「據機械人員說，大約是一種什麼電力武器。是發自我們以為是一座醫院的地下設備。」

這時，大津德軍的馬車出現了，正越過戰場駛來。車胎上濺着血跡，滿沾着人髮。大津從車上跳下，用着老邁的蹣跚的腳步向中村跑來，顛蹶着用手掩着心房。

「將軍，我的部下退却了，」他喊着：「我請求你必須遣調滿洲模範師團來掩護他們。」

「人羣已漸漸近來了，」德國顧問向總司令說，他還遲疑着不肯命令車夫駛回參謀本部。

中村點點頭，車子攔了回去。

跪在坐墊上，德國顧問回頭望着人羣。他們雖然用着人力車夫的速率向前跑來，可是汽車很容易地就將他們拋在後面。

「我的天！可是他們是中國苦力嗎？」

「中國人在那裏？」中村問這德國人。

「我的天！這就是你們不知名的死亡！就是這些中國人。」

沿了喬其埃夫卡通到邊境的大道上，蜂湧着中國苦力。有些騎着馬，從車上簡直可以辨出他們的面目。

參謀部的車子急遽地轉到沿河的鋪道上。同時，中國苦力的人潮已經穿過大路，衝

擊正在退却的大津部隊的側翼，將他們掃開，推倒馬匹，使得車底朝天，射着駕駛手。有些年青的顯示了近於大膽的英勇。他們捨得機關槍，便伏在後面向着二十步外的散兵掃射；他們越過屍身，倒下，可是仍像無法掃除的蝗蟲一樣向前湧去。旁的一些，披着隨風漲得胖胖的日本兵大衣，在逃亡的兵士羣中安祥的策着馬，毫無忌憚地推開士兵，從容地射擊着軍官。還有一些徘徊在戰場上，不開心的用着一種做買賣的形態檢視着被拋棄的武器，或者用手掌遮了眼罷。注視着路上的混亂。照顧河田將軍屍身的小軍官被中國人圍住了。四面傳來的都是逃亡的日本人的喊聲。

爲這一切所驚呆了，中村默然地坐着，張着嘴巴。

從沒有一個戰場呈現着一幅這樣可怕的圖畫。破碎的翻掘極深的土地，看來好像是準備什麼偉大的建設工程似的。彈穴，土邱，壕溝，坑道，更多的彈穴，牠們陡坡的上下帶着路的痕跡，水泥鋼骨的掩蔽所和堡壘的殘蹟，被坦克碾過的屍身所劃分的道路。

中村的車子闖過三岔角直達參謀本部。在這裏，手臂負傷兩次的折坂將軍，穿了一件污穢的油漬的皮大氅的西尾次郎，以及總司令南大將的副官都在等他。這兵團司令在一張粗糙的小桌旁坐下，雙手扶了頭。沒有誰敢打破這沉默。幾分鐘過後，突擊部隊的司令大津驅車來了。

「已經無法阻止他們了，」他報告說：「我請求你必須開放大路任他們通過。」

「我的部下連退却的勇氣也沒有了，」西尾次郎說，用着絕望的眼光望着別人。

「退却到這兒，你們比馬馱移動得還要慢，」中村說。

「將軍，當我受命突破防線時，預期出動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四小時……戰時狀況下的燃料供給……誰也不會顧到他的意義以及要耗費幾何。」

「燃料供給……我們不是在倉庫裏，我們是在戰場上，」兵團司令靜靜地說。

「還有，到了喬其埃夫卡，我們便遭遇不知名的死亡。」

「引擎都損壞了嗎？」

「是的，將軍。這可怕的慘遇剝奪了我們的……」

「你可以到軍事法庭上去敘述引擎的故事……為什麼有些引擎損壞有些不壞呢？」

「將軍，我不是在指揮砲火，而是在砲火指揮之下。當一切創傷都是致命的，如這可咒詛的電力的運用上，沒有誰願意去攻擊去做勝利者。負傷的勝利者同樣地將在戰敗者的懷抱之中死去。」

中村抬起頭來向南大將的副官說：

「通告總司令突擊失敗」。

日本的空軍倉惶地趕來掩護部隊向三岔角方面退却，那裏已經有兩三個聯隊不待命令就掘起掩蔽壕來。

大津突擊部隊的一部份還在移動，被紅軍坦克車所衝潰，被中國苦力的叛變所驚駭，又切斷了運輸聯絡，他們便紛亂的退却，或者散伏到早上原來的陣地內。紅軍飛機不停的向他們轟炸。折坂的前衛師團大規模的向後撤退，西尾次郎的坦克車隊則用奔儀行的燃料竄入地下，將他們的陣形變成一道裝甲的狙擊兵巢火線。可是紅軍的坦克車由空軍協助着，成了一條無阻擋的洪流越過河田騎兵師團的屍身，這些屍身構成了一條線，從國境一直達到喬其埃夫卡的郊外。

到了午後五點鐘，紅空軍襲擊日本兵後方，摧毀軍隊交通線的消息傳到了。佔據了衛生車，滿洲模範師團率軍地向着哈爾濱撤退。

中村部隊的前方變成了後方。他的部隊將要四面受敵，可是前方已經從四面角他逼擊。中村部隊陷入了重圍。

第五章 莫斯科加入戰爭

奧爾加還住在莫斯科。每天她作回家的準備，可是總是將行期延遲一個月。

她在海參崴認識了希爾舍芬之後，曾帶他去探問她的母親，伐爾伐拉·伊利厝諾娜很安靜的歡迎他倆。

「請不要詫異我不會事先告訴你什麼，」奧爾加說。「事情是突然發生的。」

「這更不錯。這類事情上多講話並沒有什麼用處的。」她的母親回答。

可是當她看到女兒動身的時候，她說：

「謝謝你，我的女兒，你至少是選中了一個軍人。我們整個的家庭都是軍人，因了你的這舉動，我們又得保持這傳統。」

奧爾加和希爾舍芬從波西葉特旅行到邊境線，在那裏逗留了兩三天，然後就遷往莫斯科。

當她在邊境線以及在波西葉特的時候，爲了同一原因，他們兩人雖然同住一屋，但

是仍生活在一種遊離的狀態中。他們衣服的箱籠分開，洗滌衣服也分爲兩處。他們幾乎不提及這突然的結婚，就是提及，也好像作爲是一種瘋狂的逃避一樣。

希爾舍芬給奧爾加到莫斯科的一些任務使她幾乎忙昏了。她要去訪問狄密爾那賽夫農業學院、藝術合作社、書報市場、作家協會、音樂學院，向每一處提供無數的計劃，並且着手磋商怎樣遣派作家藝術家觀察團到遠東去。

她的丈夫奧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兩人所委託的任務，已經使奧爾加有了足夠四個月的工作。到了莫斯科，她和希爾舍芬的一位朋友找到了一間小屋，然後就按址去拜訪，着手仔細地回答她的丈夫冗長的詢問和她母親焦急的來信。在她最活動的時候，她發覺自己有了孕了。於是突然的變得溫柔，有時又有點驚異。她不曾料到這樣快就有孩子，她怕這樣會將她絆在家裏，使她不得不放棄她的科學前程。在開始時，這一切正像預料。對於懷中孩子的照料完全佔有了她的精神。可是當她養下了一個男孩，整個的世界都成爲義勇的犧牲呈獻到他的面前。雖然這樣，但是要忘記遠東，要不過問他的緊急問題，比她所想像的還要困難。她所着手的工作，突然開始進展了。藝術家合作社派了代表團，狄密爾那賽夫學院贈了種子，作家協會送了書報。從邊境給假歸來的人們，從她丈夫那裏帶來了飽滿的信箋以及祝賀。於是她又從這一間辦公室走到另一間辦公室，

從研究所走到學院。

在希爾舍芬每隔十日一二次寄給她的信中，其中有許多使她感動的地方：一切關於風景獵狩以及氣候的描寫，那荒涼的原始林莽的人跡，空漠的海，以及艱難的負責的生活。但是在這一切之中，他寫得最詳細最有趣的乃是關於人的方面。

「可惜你不認識烏沙科夫，」他這樣寫：「一個特殊的人物在我眼前長成了。每天，和他比較起來，這三年以前連書籍也不會見過的人物，我覺得自己漸漸的渺小而笨拙了。書籍，書籍！給我們寄書籍來。烏沙科夫必須要拿在手裏，還有，你要知道，這裏是什麼也沒有。」

他寫到他的部下，寫到書籍，關於他讀過的書籍的詳細的批評，或者又討論藝術理論。好像他和奧爾加之間並無幾萬公里的距離一樣。她很少回信。

她有兩次從莫斯科回到遠東邊境上去，每次她都感到無法和她的丈夫久住。而他也了解她的態度。他任她休息三四天，然後就勸她去訪她的母親或路查，然後就很便利的說服她回莫斯科去的必要，在惱怒和幾乎流淚中將她送走。

奧爾加對於訪問她丈夫的這樣結局幾乎很高興，雖然不了解她丈夫的意思。她對於丈夫這樣快就送她走，很不高興，雖然要和他久住是困難而無趣的。想到他沒有她也可

以很好的生活，而且從不訴說孤獨，她感到一種侮辱；她對於他那樣騷擾自己一切的任務，很感到詫異，因為這樣的結果是使她成爲一名平凡的書記。但是他對她很直爽嚴肅而坦白，很喜愛他的孩子。耐性的靈力設法使她在莫斯科可以安適。雖然這樣，但結局總因他的自負使她不滿。他考驗她所讀的書籍，她所看過的戲劇，結果所顯示的祇是他已經讀過看過，而且比她知道得多。「你還見得不夠」，他簡慢地表示，將話題變了，然後就轉入勸她再回到莫斯科去。當她第三次離開的時候，奧爾加堅決地決定不再回去了。可是有一天，當她總結清算這個意想不到的突然成爲她丈夫的男子和她關係的時候，她開始覺得她和他的生活已經不可分解，萬一如果分離，她同時便也要和烏沙科夫分離。和狄密爾那養夫農場所供給的種子，和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在這東發展起來的豐富複雜的工業計劃相分離。

在去年冬天的時候，有好幾次，她給希爾舍芬寫信，說她準備回來，她就立刻寄給她一張長長的緊急要求的清單，然後又發電托付她更多的使命，於是就阻止了她的行程。終於，這使得她憤怒了。她發了一道這樣的電報給他：

「我要回來是否愛我？」

他回電：

「回來。」

電報的語氣是使人羞憤的。這是什麼意思？他是以長者自居，還是召喚她呢？咬去拋掉這一切，跑到中亞細亞的什麼地方去罷。

可是他已經用着各種的工作使她和他的邊境黨聯繫起來，這樣拋棄不顧是不名譽的。三千種的工作任務和計劃，這已經成爲她所鍾愛，在莫斯科用熱情和勤奮所擁護的。她會發覺自己一旦站在這一切之外，將無法生活。

所以她要終於回到他的那裏，

於是她便準備在初春回到遠東去。

莫斯科的二月還是多風而有寒意，三月更帶來了風雪。

在國際婦女節那天，是二十度的嚴寒，但是奧爾加決定照樣出去。在「大戲院」看莫斯科著名婦女的集會，黨政治部的工作人員要出席參加。

到了十二點，樂隊的演奏正在高潮，每一個人都不停的望着委員席，史太林會隨時出現。但是奧爾加，因了這天的忙亂和人衆而感到困倦，尤其因爲剩了孩子一人在家裏，不得不退席。

當她走出來的時候，在大門的走廊下，和光着頭從廣場上跑來的布拉尼斯基撞了一

下，他曾經是她父親的同志，他們在一處學習過的。

「什麼事？你從那裏來的？」她喊道，攔着她的去路。

「我正在佈置了一個關於日本人政變我們邊境的政府情報組織。」

「你瘋了，」奧爾加喊道，掉轉身跑回戲院。他們走進廳堂，站在面向着廣場的長窗下。

「這裏已經是早晨了。」布拉尼斯基說。「他們已經抵抗了六點鐘。你對於那一帶地方熟悉嗎？」

「那一帶地方？發生在那裏？我一點還不知道。」

「啊，這樣我又回到了少年時代，我的少年時代，啊！可是你不曾經歷過內戰……這是幸福，奧爾加。奧伐尼索夫娜。一切的感覺，一切的活動，都集中於傾聽前線發生了什麼。每一舉步，你總這樣想：那裏發生了什麼？那裏發生了什麼？」

「啊，爽直的告訴我！」奧爾加搖着他的手臂。

「祇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一個人才全然了解蘇維埃制度是什麼。我們是在戰爭中產生而長成的。我們的存在是不停的鬥爭，永久而殘酷。我們學會了爬進一輛火車裏走一千里路不回家去。我們能夠打到二十年；我們是歷史的命運和自身的經驗所造就的戰

士。」

「我懇求你說明白一點。」

可是布拉尼斯基的神氣好像表示已經說得很明白。

「正是這樣。」他說，好像要使奧爾加了解一些在他看來是顯然的事情。「我們所認為勝利的意義，乃是從地面拂去任何攻擊我們的制度。」

「你能否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樣講？日本人已經在興凱湖侵略我們，已經在轟炸海參崴。」

奧爾加的眼睛模糊了。「那差不多就在我的家裏。」她說。

「啊。不算什麼。不算什麼。」他自言自語，並不聽她的話。「中國將發展成爲偉大的蘇維埃國家。日本將快裝。朝鮮將獲得她的自由……來囉！」他突然地喊道。「關於最近一兩小時內事態發展的情報，我們一點都沒有。今天我們一定要到街上。你是最近剛從遠東方面來的，是不是？你的丈夫在那面，是不是？你是否要自動參加救護工作？」

「啊，布拉尼斯基，我來到莫斯科真太蠢了。」她回答，臉紅起來。「你要知道，那方面的人手真太少。」

「不要愁，不要愁……如要打敗我們，他們必須要殺盡人類，」他莊嚴地說，於是她沉默了。

拍托夫卡街擠滿了人，正如每一個革命大節日的前夜一樣。每一個人都知道已經發坐了什麼。劇院廣場像是市集一樣。政府公佈的情報正由擴聲器在頭頂上放播着。

他們向屈米洛維支·丹欽科戲院走去。聽衆正在散去，可是聽說有三個中國人要演講的他們又攔了回來。人們從羣衆的頂上，像傳遞旗幟一樣，用手托着被傳遞到門口去。簡直無法說話！每個人都在唱着。

奧爾那和布拉尼斯基從水溝穿到高爾基街去，向「真理報」的編輯部打聽。一羣比利時的僑民，波蘭的流亡者和印度學生圍了一張地圖在爭論。一位慌亂的女書記向着一具電話機發着：

「十點……？我聽不到……九點？我聽不到你的話。在鋼珠工廠？十點鐘在鋼珠工廠？一點鐘在大柱會場？我什麼也聽不見。請你說俄文——Зона отключения（再說再聽） Ah,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malheureusement, je secretary de rédaction（啊，不幸我不會說法文，我是編輯部的秘書）是的。je ne pas foreign department department, des etrangers（我不是外僑部）乃是電話部，是的，是的。Ringez

Narcomindel, Pardon! 她發狠的喊着，愈弄愈糾纏不清。

編輯部除了政府的公報以外，並未從塔斯社接得什麼消息，於是布拉尼斯基又拖了奧爾加回到克里寧宮去。羣衆中隨處已經發現有工廠團體的旗幟。到處都有成羣的業餘戰略家在熱烈的爭論着。一個穿灰色皮短套的老人，熱心地在分析遠東戰局的可能戰略佈置；用着指甲在人家的牆上劃着戰線。軍人被人喝采歡迎着。歡呼的雷聲一直飛到遠處；鼓樂響了。

突然，一個有力的聲音喊道：「靜默！」於是周圍一個大圈子內的一切聲音都消滅了。無線電報員的從容的聲調，再三的向國內和全世界報告着爲人熟知的黨和政府的公報。

有幾個維也納暴動的參加者舉着旗幟走了過去。他們唱着「赤色的章定，」有兩三萬人和着他們的歌聲合唱：

「向左，向左！向左！赤色的章定向前進！」

四個法國人手挽着手，從莫斯科大旅館走出來，用高喊的嗓子唱着尤金·波黛爾作詞的調子：

「是她！是她！是她！」

美人兒！叛道者！豐滿乳房的生命！她喊着！」

都城咖啡店，德國人和英國人興奮的在談着。剛才從「小劇場」走出來的觀衆站在街心並不分散。

這樣的日子是不常有的。這樣的日子是值得活一場的。每一小時，從面前走過的人們，比他好多年以來所經歷的還要多。

一位女伶站在大劇場的廊柱之間唱歌。羣衆並不能聽到她所唱的，但是他們喝采，喊着「再來一個！」於是她將旁人並不聽見的歌兒唱了又唱，感動得每一個人流淚。

突然，有人謠傳中央兒童劇場方面發生了什麼不幸，於是一道人的牆就向那方面移去。

「一位翻譯！需要一位德語翻譯。」從劇場裏發出這樣的喊聲。於是有一位服裝樸素的半老婦人突然面色蒼白，合起手掌。「你在這裏！你在這裏！讓我走過！」推着羣衆，她開始向呼聲發出的地方走去，一位忽忽趕來的醫生攙扶着她。「這一面！這一面！」他們向她喊着，將她向劇場門口推去，向着一個正要講演的灰白的波伐利亞德國人。

「我不能再忍耐了，」奧爾加說。「布拉尼斯基，講幾句話罷。給我們大家講幾句

話罷……」

可是任是人類最大的喉嚨過時也不能使羣衆聽到，他們正用着一萬個喉嚨在唱着爭論着。

一個矮壯的有鬍鬚的工人，正在演說一九二零年他怎樣爲紅軍搜羅書籍的故事，一位穿藍布工作服的女工熱情地拍着他的背心，喊着：「這是真的，憑我的話這是真的！」於是打斷他的話，她訴說在她正是女孩的日子，布爾喬亞的盈餘被怎樣沒收的事。

「你可注意日本始終未被提到？」布拉尼斯基問奧爾加。「不過日本到底有何關係？每一個人都知道她不是真正的主動。今天我們並不是迎接強迫加諸我們的戰爭的第一日，乃是我們要向全世界有一點表示。這是一個全世界爭鬥的問題。我還記得一九二三年我們怎樣等候柏林消息的情形。我們怎樣願意爲那些德國人捨命，我們怎樣想念他們！可是當那一切崩潰了……啊！這乃是一種個人的不幸。」

「維也納呢？」

「西班牙呢？」一個聽見他們談話的水手問道。「我的船正駛往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什麼地方。黨委員說。黨的指導乃是要我們安心去睡覺，可是誰也不願去睡。從瞭望塔上我們一直趕到「紅室」（紅室，類於我國軍隊中所設立的中山室——譯者）裏去，

等候無線電報告員報告消息。工程師每隔半小時派人到甲板上來探問。船長罵着：「我要控告你們不守紀律！」黨委員也罵着：「我要懲罰你們破壞紀律！」可是我們抱住他們將他們拋入空中。我們拋着唱着。整整三天，誰都不會合眼，然後我們突然知道西班牙人吃了敗仗。如果我們在岸上，我們一定要喝醉酒了。他們這樣坐失機緣，真使人感到不歡。」

「他們已經抵抗了八小時了，」布拉尼斯基說，然後像是被絆跌了一樣，他突然攔開身前的人，穿過羣衆向中央兒童劇場旁邊的柵欄跑去。「如要打败我們，他們必須要殺盡人類，」他喊着，羣衆都掉過頭來看他。「我們早已明瞭，一刻也不會忘記，戰爭是要發生的，而且也沒有方法可以倖免。我們已經設法使他延遲，緩延他的不可避免的光臨時間，以便從被壓迫的民衆中發展戰士，教育階級，熔造組織。我們的心房不知有幾次因歡樂而跳躍，當我們知道革命的火燄已經傳遍世界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一刻終要來到的！起來，大地！我們的時候到了。起來，民衆！誰敢碰一下我們赤色的領域！」

奧爾加大聲的泣着。布拉尼斯基斷續的演辭逗動了她的感情。這正是普遍的信念，蘇聯所被迫從事的戰爭開始的時候，就是世界性的「十月」鬥爭開始的時候了。

沙陸地，布拉尼斯基喊着幾句關於士氣的話，可是無法可以聽見。與其說是聽他演

講，不如說是信任這睜着怒眼的憔悴的人所要說下去的一切，這圍繞着他的五六千人，對於他們想像中所要說的話全然表示擁護。

「他們有過了休息，這就夠了！」一位老工人說。「那種擾亂一定要使其永遠停止，」說到「擾亂」，他是想到了全人類的六分之五。

「是的，現在要開始發生他們從未想到過的事情了。」一位年老的教授用着同樣的聲調回答他的話。

奧爾加漸漸的被人擁擠着離開了布拉尼斯基，她決定不等候他，自己回家去。現在該是清晨兩點鐘了。一個工人的家庭——父親、母親、三個孩子、大約是少共黨員——肩着一面標語經過她的面前：「我們將提供百分之二百的勇敢，百分之三百的堅決，百分之五百的鎮靜。」「大劇場」的音樂隊再三地奏着「國際歌。」一位禿頭大禮服的指揮在指揮着樂隊，將他凍着發青的手高高地熱情地在空中揮舞。

當奧爾加回到自己的房裏，打開了窗子，向街上望去的時候，她聽見歡呼「史太林的喊聲。」

羣衆在喊着歡呼着：「史太林，史太林！」這是一種偉大榮譽的召喚，這聲音聽來像是「前進！」在這全國憤怒的一刻，羣衆在呼喊他們的領袖，於是在清晨兩點鐘，他

從克利寧到了一大劇場，「以便和莫斯科在一起。

奧爾加將她的孩子抱到懷裏，向劇場跑去。羣衆讓開一條路，好像讓懷裏有孩子的母親有上車的優先權一樣。

「他在那裏？他在那裏！」她問道。

「等一下！等一下！」羣衆從四處向她回答。「他在這裏，這裏！」

當他走近她面前的時候，她見了史太林。

他的鎮靜的姿態，緊扣的鈕扣，普通的軍裝大衣，輕頂的軍帽，簡單得使人去流淚。在這人物身上沒有一點是多餘或偶然的。他的臉是嚴厲的。他匆忙的走過，不時回頭向着圍繞他的政府和政治局官員，向他們說一些什麼，指點着羣衆。

無論她怎樣設法，奧爾加總無法走進劇院，於是她祇好回到自己的房裏。

她扭開無線電，輾到自己的牀上。她爲了這時竟在莫斯科，而不是在波西葉特這意念所苦惱，於是和希爾舍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在她的記憶中便現出是最光輝美滿幸福的日子了。

「我做得又可笑又可憐。我實不該走開的，」她再三向自己說。

如果他在這時會走進房裏來，她將要怎樣的擁抱他，使他緊貼着自己喲！

正在這時，史太林開始演說了。他的話參加了國境的戰鬥，與砲火混在一起，喚醒了還在沉睡中的北部集體農場，使得在阿母河的草原中的狄克汗人因勇敢的熱情而哭泣。

他的聲音響在戰爭地獄的中心，在華西里·路查被砲彈轟燬的茅屋裏，據聲器雖然被槍彈射穿了，但是仍然掙扎了好久。他向地下砲壘的士兵說話，向天空的戰士說話。救護站裏受傷的士兵在這種安慰而撫慰的聲音中恢復了意識。這正是蘇維埃祖國的聲音，單純而清晰，無限的嚴肅與無限的優美；這長者的深思的史太林的聲音。

張子真詩集

148

第六章 海戰

由室島陪伴着，那三個英國新聞記者上了三隻到橫濱的輪船。西津擠滿了兵士，港口正在活動的騷亂中。當他們的船開到了海中以後，她收到了從雄基發來的無線電報：紅軍的飛機正在轟炸港口，魚雷快艇襲擊在港內下碇的船隻，水平線上已經發現蘇聯潛水艇。

船長採取了更向南的航線，並增加速率。在午夜，他們被一艘日本魚雷艇所攔截，命令他們更改航程，駛入朝鮮海岸的元由津。

「有海戰嗎？」洛基問道，室島驚異的聳聳肩膀。「軍事運輸，先生們，僅此而已，」他答道。

「過海的路並不止一條。」

「失敗是一串被發覺的祕密，正如勝利是一串被保守的祕密一樣，」室島猜謎一樣的說，拋下這幾個英國人獨自走開了。

元山津港內充滿了各種活動。軍用船隻在港外往來的巡梭，探照燈的光搜索着海空，街路是黑暗的，但是充滿了人。岸上的人聲在船上可以聽到。

納爾遜在甲板上來往的走了一陣，注意着燈號，傾聽從海面傳來的聲音。

「這是戰爭了，」回到他們的艙房裏時，他這樣說。恰在這時，室島跑了過來，滿臉的高興。

「紅軍轟炸了朝鮮的雄基港，」他這樣說，掩不住他興奮的喜悅。「他們已越過朝鮮國境，轟炸海港。」

「你似乎很高興？」查利這樣說。

「我當然高興。世界的輿論將在我們的一面。德蘭和波蘭已經表示了他們的憤慨。」

室島雙手掩住他的心胸。「諸位，奉軍事長官之諭，我們要到上海去。」

「好古怪的地理！」納爾遜冷笑。「室島先生，我們以為我們是要到日本去的呀。」

「諸位，軍事情勢……。」

「如果到日本的路線斷了，我們回到長春去。」

「不必，不必；目前這是不成問題的……。」

這一帶的水面似乎有着某一種的活動。船採取着一種曲折的航線。副舵手在担任守

嶽。在晚間七點鐘，一隻魚艇駛近用無線電和他們的船長交談，於是室島就在特等艦裏召集了這幾個英國人。

「他們開始反攻了，」他說，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一種可恥的反攻！他們原說他們一切的準備祇是爲了自衛，這正是當衆說謊。啊，你們可惜不知道他們幹下了些什麼！該死的，他們竟這樣的自衛，可惜你們還不知道！」

「目前情形既是這樣，」船長打斷他的話說：「我們不得不將諸位轉移到中立國的船隻上來。我們立刻就要這樣做。」

英國人被送到特洛姆索號上，這是一艘從堪察加南來的挪威船。室島連再會也不說一聲。在西邊水平線以外的海面上，似乎是相當的動亂。船上的無線電不時收到船舶往來的電訊以及飛船的信號。這正是當日本軍隊輸送渡海的時候。大約一小時以後，環繞的天外傳來了一聲爆炸聲。接着又有五六聲。探照燈立刻在天空掃射，可是顯然由於日本海軍司令的命令，他們立刻又熄滅了。

半小時以後，大約距離特洛姆索號五海里的地方，又有三次爆炸的響聲；由於一艘起火船隻的火光，他們發現兩隻巨輪的船身傾斜着。

特洛姆索號開足速率向南方避去，到了早晨，船長表示他以為已經離開海戰的戰場

了。可是水平線上突然又掀起了煙柱，可以感到這煙柱炸成。因該輪船在西方天際迅速地駛去。飛機在他們上面旋繞。煙柱確實是發自一艘慢慢的不吉的燃燒着的舊式巨輪。擠滿了人的小艇正從牠的身旁急急地駛開，向著一隻朝他們方面駛來的小魚雷快艇駛去。

挪威輪採取了直線，左舷的兩海里處正有四艘日本輪。海面十分平靜，是有陽光的清晨，日本飛機安靜地在船上繞着圈子，防禦潛水艇的快艇在牠們的桅桿上扯着「海面無敵」的旗號。突然，在那最後的第四隻運輸艦的下面起了一聲爆炸，然後第三艘的下面也是一聲，接着立刻第二艘的下面又是一聲，然後領隊的運輸艦的船尾也是一聲，魚雷艇立刻開砲和機關鎗繞着運輸艦隊巡行，一面放下救生艇撈救死傷。大約有一千五百人在海面上掙扎，要全部拯救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挪威商輪增加速率，「以免闖入這些烏事中，」尤其因了牠船上的食水存量很少，又無餘地容納受傷者。

這些爆炸的祕密始終使挪威輪上的人們不得解釋。不過，每人都慶幸自己安全通過，誰也沒有時間去猜測布爾希維克炸沉船隻的方法。

在朝鮮海峽，日本魚雷艇要求挪威輪的船長將船駛入港內，船上傷兵。挪威輪於是扯起了紅十字旗，向釜山駛去。海峽裏發生着一些不可解的現象。火在海面上燃燒着。

像是乾草在田間燒着一樣。燃燒的油液在水上流着，船隻燒得剩木船殼，整百的船隻滿塞着溼淋血染的屍體。有幾艘揚着紅十字旗的外籍輪船正在海上救人。

在「特洛姆索號」駛近釜山的時候，船上的人才第一次看見了二艦拼死的慘劇的半瞬間。

紅軍從潛水艇的潛望鏡在水平線上被發現了，於是日本飛機，魚雷艇和快艇裝上了深水彈趕緊迎上去。在日本水上飛機飛來的時候，潛望鏡鎮靜的伸在水面上，整天的海面上一陣猛烈的轟炸開始了。深水彈的爆炸和砲彈的浪花混而為一，戰事的進行情形簡直無法辨別，直到有兩隻日本魚雷艇加足速率去襲擊潛水艇，駛到潛望鏡的附近，突然炸得粉碎。停止攻擊的信號立時放出了，原來這些潛望鏡都是偽裝的。敵人在這些偽裝的潛望鏡下面差不多安置了五十枚深水炸彈。而在日本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些東西的時候，紅軍就乘機用空軍去攻擊運輸艦。顯然，蘇聯在竭全力不使有一隻船能進入釜山港內。同時，並用海擊潰日本的運輸艦隊。

對於偽裝的潛望鏡正在進行攻擊的時候，紅軍的潛水艇就利用了這日本空軍不得分身的機會。他們立刻升到水面，每一艘放下了一隻蚊蟲式毀滅快艇。蚊蟲艇以護衛艦為對象，潛水艇則向運輸艦施放魚雷。

日本艦隊急遽從釜山和對馬島向這裏趕來。利用這混亂的機會，挪威商輪橫過運輸艦的航線，決定繼續南駛。船長發誓他親眼看見一隻蘇聯的潛水艇，比旁的更遠一些。艦在海面上，顯然並未參加戰鬥，從船舷上放下一架單引擎的轟炸機，然後他就失了蹤的蹤跡，不知這以後發生了些什麼。

平安地通過了對馬島，特洛姆索號靜悄悄地駛進了朝鮮灣，意想開入大連。可是港內擺置着恐怖，船長祇好退步，決定和其他的兩艘英國船退到濟物浦去。到了那裏，日本人在各船上安置步哨，禁止船長他駛。濟物浦街道擁擠的情形，正如傾盆大雨時人行道上的屋簷下一樣；祇有中國帆船依然大膽的出帆，因為他們深知這是可以遭遇任何事變的一個最後地方了。送到特洛姆索號的負傷者，用記號表示他們看見沉了二十七隻運輸艦。一個能說英語的日本人，說殘存的隊伍已經不是士兵，而祇是一些神經受損的殘廢者了。

看情形，日本兵似乎是從各個口岸上運輸艦的，運輸艦隊以六個縱隊的陣形駛行。二十四隻運輸艦在護衛之下擬駛近蘇聯濱海省的某一個海灣。六十隻運輸艦在十艘巡洋艦七十艘魚雷艇護衛之下，駛向朝鮮海港雄基，另有六十隻駛向元山津，又有二十三艘巡洋艦和六艘飛機母艦駛向同一的或是更南一點的海港。蘇聯潛水艇隊由空軍輔助着橫

攔着每一隊日本艦隊的航線。

英籍水手證實了挪威船長對於紅軍奇特戰術的觀察。在談話的結尾，挪威船長承認前夜在濟物浦的海港內，他曾遇見一隻蘇聯潛水艇，祇是爲了擔心他的船隻的命運，他不曾告訴任何人。顯然他曾經向站在潛水艇司令塔上的蘇聯軍官喊着：「你下一次準備向誰動手呢？」那軍官聳一聳肩膀，回答道：「先生，這祇是邊境衝突，我還不知道事情會發展到怎樣。」

當他們要到大連的時候，發覺特洛姆索號所駛近的却是大沽口港內很驚異這隻船到來。本埠報紙並無隻字提及蘇聯潛水艇的海戰，這幾位英國人第一個帶來了外間發生了些什麼的消息。

這時海面上的戰鬥可說已經停止，可是牠却像颶風一樣的掃掠着朝鮮和滿洲的沿海。大連、安東、鎮南浦已經立刻禁止任何商船駛入。日本郵船會社和南滿鐵道的證券價格下跌，保險擁客拒絕承保運往日本或中國海岸的任何貨物，糧口貨的價格漲了三倍。

「如果像那位俄國軍官所說，這一切還不過是邊境衝突，……」洛基開始說。可是納爾遜却打斷了他的話：「誇張而已，還有什麼！」

「一個能夠轟炸敵人首都，在海上注入恐怖的人民是有權可以誇張的，」洛基說。

機威船長所說的那隻潛水艇是確有其事，說那邊境衝突一句話的人乃是艇上的航術軍官伐里希訖。當黑崎將軍的先鋒隊越過圖們烏拉江，進攻波西葉特一帶蘇聯漁民區的時候，這隻潛水艇正泊在波西葉特灣內的一個小港裏。她立刻作長途航程的準備，從狄塞爾引擎船真理號上調用伐里希訖，在朝鮮海峽的戰事定結之後十小時內刺達了下關。成陣的網船和魚雷艇守着裏海的入口。醫院船和救生船成羣的從海峽回來，拖着裝滿死傷的損壞了的輪船和拖船。

潛水艇的司令，吉爾伐西·戈齊里特茲，採用了蘇聯潛水艇人員實驗了多年的策略：決定將他的艇駛入內海，他將潛水艇下潛，貼在一艘日本船的底下，將她當作引誘和掩護。正是運用着這策略，前天才決定了那三次海戰的命運，使得紅軍潛水艇能吞敵人戰艦的護衛線內擊沉敵人的船隻。

伐里希訖從不曾乘過潛水艇，於是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的興奮。當玻璃窗外都變成藍色，一切東西都顯出霧一樣的青綠的時候，他咬緊着嘴唇。晶瑩得像水銀一樣的小氣泡從船身飛出，迅速地上昇。

「她全部都遮掩着嗎？」他不禁這樣想，可是立刻就停止對於任何事情的擔憂，因為實在沒有時間容他這樣。即使在最平靜的航程中，一隻潛水艇人員的活動的緊張，也

是無可比擬的。對於海面上的觀察是艱難的。從潛望鏡下看來，世界是無限的，海是山嶺，像是有着無數壑谷的區域；就是最小的波浪看來也像是一座山嶺，危險祇有到了眼前才可以發現。

當然，裝在桅桿上的電氣攝影裝置，可以用記號表示水上船隻的駛近，使定向單純化了。可是在這時這樣的記號真太多了，牠們使得司令興奮，使得伐里希訖發狂。他無暇記下危險的方向，因為四週都是危險，於是他便忽忽地在一張八開紙上畫着的潛水艇的各方面都做下記號。

戈齊里特茲扭開觸視裝置。沿着上甲板的邊緣和船身，一排發亮的小孔內裝有第二組的攝影裝置。當光線落到潛航的船中達到某一限度時，這攝影裝置便發出信號。這樣，司令便能決定他的上面是否另有一隻船，甚至可以推算牠的體積。

潛水艇也備有聲浪記錄的裝置。錄音器在水中記錄引擎的動作，如果將浮標放到水面，牠們便記錄蒸汽機的響聲，螺旋槳和推進器的撥水聲，以及砲火，音樂和人聲。

司令戈齊里特茲是一個熱情奔放的人，喜歡在他的談話中加入一串祝辭。

「敬祝蘇維埃的航海員，」當潛水艇進入內海，潛到吳淞沿岸的海底的時候，他這樣喃喃的說。

他們在水底直停到夜晚。「聲浪」與「視覺」的機械記錄了極頻繁的船舶移動，以及港內拖船部份的混亂。到了午夜，活動減少了，或者該說，漸漸地移到遠處了。司令決定十分謹慎地行動，用一隻鋼纜繫着的密封的特殊氣筒，派一名偵察先浮上去。

「好罷，我在這裏敬祝商業航術家，」他向伐里希訖說。「去到船尾，爬入那汽筒，從裏面將蓋子蓋好。我們用鋼索將你放到水中，當你到達水面以後，先從筒洞向外窺探，確定四週沒有什麼以後，然後再打開頂蓋，聽憑你去運用你匈牙利吉布婁人的眼力罷！懂了嗎？如果你發覺任何危險，將信號機敲三下，蓋上蓋子等着，我們會將你曳回來。如果四週平安，你每隔一分鐘敲一下。我允許去幹半點鐘。趕快趕快！」

日本島的內海可說是世界最大的安全港，這個海是不分晝夜的。祇有霧才使牠有點休息，可是即使在霧中，牠仍是叫着喊着閃耀着燈火，因為即使在霧中，這沿海分佈着工廠船塢貨倉的三大島的生活也不能停止的。

彎着腰，伐里希訖鑽進了汽筒，迅速地旋緊了頂蓋。「握緊扶手，」他聽見戈齊里特茲在說，便用手向四壁去摸索扶手。可是忽然他發覺自己的雙手已經抓緊什麼：他用手立着，他已經雙腳向天，顯然，汽筒被送進水中時已經顛倒了。於是他開始激烈的震盪，然後就靜靜的上昇。窗洞的淡白色的圓形現到他的眼前，可是他全然不能辨出他

已經在水面還是在水中。這樣過了五分鐘。然後，摸到了信號鈕，他試了一下，嘗試着去旋開頂蓋。他的手立刻感到水溼。他覺得冷，趕緊又將頂蓋旋上。他再等了三分鐘，再發了一次平安的信號，決定這一次可以不用担心的旋開頂蓋了。水仍像先前一樣滴進來，但是他很快地將蓋子推開，全身站了起來。汽筒早已浮到了水面；一陣新潮將牠向兩側推動，有時流過牠的邊上。用膝蓋抵住汽筒的內壁，他將望遠鏡放到眼上，觀察吳港沿岸的夜色。一位航海家的眼睛不僅能看，而且會領悟。他們能辨別黑色剪影的本質，能瞭解桅桿頂上和艦塔上燈光的意義。

因了日前對馬島外的戰事，這一夜的海面異常的雜亂：牠吼着喊着，爆着火光。鐵鏈打擊船殼的刺耳響聲，起重機的響聲，以及碼頭工人的歌聲，四面可以聽到。突然，不遠的地方傳來了警報的信號，刺人心肺的汽筒的尖音像閃電一樣的傳入了伐連希乾的耳鼓。港內和海上降下了一陣濃霧。一座絞盤依然響着，一個碼頭工人在結束他的憂鬱的歌唱，可是靜默也將這最後存在的聲響掃除了，一切東西都消逝了。祇有在天上，在星星的下面，響着巡邏機的吼聲。

過了一兩分鐘，豺狼嗥叫一樣的汽笛聲又使海面活動了起來。於是又是碼頭工人的歌唱，又是鐵鏈擊着船殼鐵片的尖聲。

他的眼睛已經習慣黑暗了，伐里希訖望着堤岸的黑線，將他眼前兩隻龐大的船體的剪影，以及白色金屬體的油庫印入他的記憶。然後他旋下頂蓋，爲了表示毫無危險，緩緩的將電鈕按了三下。汽筒搖了幾下，開始平穩的下降了。

「航海家萬歲！」當他爬出來的時候，他聽見司令的高興的聲音，一分鐘也不耽擱，潛水艇昇到水面來了。

「我們在這裏不得不加以相當的考慮，」戈齊里特茲沉思的說，當伐里希訖向他報告情況時。「我很想全部加以擊沉，可是，用什麼呢，弟兄們！在這樣的一個海面，十隻潛水艇也不夠，我們必須用直覺來研究，」他重複的說，搖着頭。

可是時機不容坐失。

「準備砲擊！」

司令決定採取極端的手段。先用砲火轟擊油庫，然後用魚雷射擊泊在碼頭上的船舶，使牠們的火勢延到第三隻船上，再用魚雷射擊左舷可見的那低低的沉重的黑影。然後牠們就下沉，找一隻敵船，躲在牠的下面駛到朝鮮海峽。

第二砲使得一座油庫着了火，黑夜照得通明。於是旁的企圖不可能了。岸上立刻陷入黑暗中，藍金色的探照燈的光無聲的在天空交錯的掃射。有一隻船上發出了警報。

「船首魚雷，放！」

魚雷在最近的一艘輪船下面炸了起來，將碼頭掀翻了。一具警報汽笛響了。不再等待，潛水艇面向着那龐大的低低的黑影：那是一列裝載兩輪車的漁船。雖然爲警報所擾亂，可是並不恐慌，反而高興的活動，潛水艇在牠們四週繞了一週，轉入一帶燈火明亮的海面。

「開機關槍！製造恐怖！」戈齊里特茲喊着。

機關鎗將許多燈光，許多聲響，許多動作，逐一的消滅了。潛水艇又轉入暗處，沒入成羣的輪在海灣中的帆船舢板影裏。

「慢車！」

低低的咆哮着，一座小小的擲彈筒開始將炸彈拋到闕無一人的駁船、油船、煤船的甲板上。

這時，黑暗了的岸上又有了生氣。探照燈一道道出現，於是整個的海灣都勝利的泛流着淡紫色的光輝。摩托汽艇往來的駛動，帆船扯起了牠們沉睡未醒的帆片，人們互相呼喊，魚雷快艇飛馳而過，濺起如牆的波浪，牠們尖銳的顫動的船頭高高地昂出海面。

於是潛水艇下沉了，極緩慢的運用着牠的電力渦輪向下關駛去。然後牠在那裏等候一艘入港的日本海軍船隻，仔細地貼在牠的下面駛到對馬，然後就昇起來將潛望鏡伸出水面，以便決定她自己的位置。

躲在她下面駛過水雷封鎖地帶的那隻船，是一艘舊巡洋艦，顯然是担任海岸防禦的。潛水艇司令決定擊沉她。四週正是死一樣的靜默；月神已經感到太陽的臨近，已經隱入天空；海水像鏡子一樣，水平線淨無一物。

「好罷，我們試一下！」戈齊里希特茲說。他縮下潛望鏡，命令船頭的兩隻魚雷管發射魚雷。

沉悶的爆炸聲大約在四十秒鐘以後傳到了他們的耳中。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結果如何，」戈齊里希特茲說，昂起潛望鏡，吩咐伐里希訖去看。高聲報告你所看見的，」他命令。

日本巡洋艦緩緩的側向一面，可是她很鎮靜。她的砲塔已在準備射擊。

伐里希訖張大了嘴，可是戈齊里希特茲將他推開，將眼睛湊上潛望鏡望了一下，喊了出來：

「下沉！放足水倉！你毀了嗎？」他向伐里希訖喊着：「你張開了嘴就閉起耳朵嗎？」

俄皇宮訪站在那裏完全怔住了，深度表在顯示着極緩的下沉。

「你沒有聽見一隻防禦潛水艇的快艇駛來了嗎？」

「二十，」這是水手長的沉靜聲音。「我們贏了。」

突然，像是有柄鈍刀劃過了潛水艇的裝甲，金屬都呻吟了一下，潛水艇猛烈的向下俯，雖然誰也不會出聲，戈齊里特茲却在跌下去的時候向伐里希訖喊着：

「靜默！下沉！開足速度！」

又有了第二聲的爆炸，但是並不那樣猛烈，接着什麼地方又響了第三聲。

在他們頭上，一具推進機在響着。爆炸將他們震得發聾，以致伐里希訖以為那艘巡洋艦一定將鐵錨拋在他們的上甲板上了。

可是那些却是深水炸彈。

一小時後，戈齊里特茲下令將潛望鏡伸出水面。一小羣汽船正在迅速地駛入朝鮮灣，顯然是想往旅順港或大連。潛水艇將最後的一艘擊沉，又擊沉了第二艘，然後就下潛。她在駛近濟物浦時又浮到水面，就在那裏遇見了挪威船特洛姆索號。

那位船長，一位瘦長的挪威人，穿着短筒的緊褲，喊着說這樣作戰不是事；他們該選定一個地點，不能這樣到處作戰，因為這樣使得中立國船隻無法行駛。

「給他一個使他心跳的回答。」戈齊里特茲吩咐。於是伐里希訖就若無其事地告訴這挪威人，目前還不過是邊境衝突，誰也不知道戰事會發展到怎樣。

「說得好！」戈齊里特茲加以讚揚。

過了一刻他又說：

「戰事將要很困難。讓日本人去和中國人作對手倒是一件好事。這讓他無法傾聽聽罷，弟兄們！你們以為如何？」

此後戈齊里特茲就向本國駛去，緊貼着日本西海岸而行。

當他們穿過朝鮮——經鶴港的海程時，無線電員收到日本船隻間互相進行着的顛覆的談話，但是無法知道他們所談的是甚麼。潛水艇開始更謹慎的駛行，不久他們就在水平綫上發現兩隻運輸艦，由五隻驅逐艦護送着。這縱隊移動得很慢，並沒有什麼防禦潛水艇的佈置，互相很活躍的用無線電和旗語交談着。行了不久，領頭的驅逐艦折了回來，增加速率，向舞艦駛去。第二艘也掉頭追蹤而去。其餘的幾艘就開砲向這兩艘轟擊。第一艘並不回答，可是另一艘很快的駛近運輸艦，和牠們並行了一程，猛烈的答覆着驅逐艦的砲火。然後，顯然為水手所破壞，牠就很快很端莊的沉到水裏。

戈齊里特茲跟着第一艘驅逐艦的航線取道舞鶴。日本軍艦兼程前進，不停的發出無

線電信號，有幾次又更改航線，可是當潛水艇駛近她時，她在桅頂上扯起一面紅旗。潛水艇浮到水面，追隨着驅逐艦走了一程，可是當她放出煙幕時，潛水艇又下潛，雖然仍在追隨着她。

第七章 日本民衆加入戰爭

齊奧亞的意識恢復過來時，天已經黑了。她自己的血腥混合着石油的臭氣使她氣悶。緩慢而遲鈍地，她站了起來，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處。她的脚下是土地，身邊附近有什麼建築物的牆壁，她的肩上披着撕破了的降落傘。

「爲自己設想，大約還是應該躺在地下不要起來？」她這樣想。「啊，不必，這沒有關係；我還是起來的好。」

她走了幾步，跌了下去，然後又爬了起來走向自己的飛機。在殘破的機件中，躺着兩具屍首。

「我要躺下來死去，我要躺下來死去，」她反覆地這樣說，想着她埋該去看看屍首，看他們是否還活着，可是立刻又忘記了這樣做。她感到難受，她的身體每部份都像是一塊充滿了肉體的困意，希望遺忘一切。

她倒了下去。

這時，天空的戰事還在進行。防空砲隊不停的轟擊，騎兵在街中飛馳，屋內的燈光熄滅了。這裏那裏發出殷紅的火光的反映。

黎明時，她被當地的同志救了起來，拾到一位鐵路工人的家裏。他帶她去她的制服，不禁吃了一驚。他們立刻去通知大須田。他這時正化了一個假名，住在這安靜的小城裏的一位親戚家裏。人家祇知道他是一個司機，在撫順叛變的中國人手裏受了傷，他甚至領到了一筆小撫卹金。

「既然是一位女性，那再好沒有了，」他說，「這樣使我們便利不少。」

他吩咐給她穿一件日本女服，日本打扮，臉上塗上白粉，儘可能的裝得像一位日本女性。她的傷勢並不危險，可是一種瀕於死亡的衰弱總不離開她。她不能說，也不能了解旁人向她所說的話。

婦女們都努力使她的健康恢復：她們使她洗熱水浴，用粗毛巾揉擦她的身，給她吃藥。當她開始移動時，她們緊緊束住她的乳部，使她平貼，使她的胸部平坦，給她穿上日本便服，將她的頭髮梳成日本式的丸髻。

然後她又會到大須田，他很滿意她的裝束。

「我在什麼地方？」她問道：「你又是誰呢？」

「你此刻是在日本的前橋縣，」大須田回答。「住在一位鐵路工人的家裏。沒有人知道你是俄國人。你必須裝得像我們的女性一樣，而且要信任我。我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他告訴她日本所發生的一些事件。東京的市民不會料到會受空襲。政府的機關報曾向民眾保證這是不可能的。市中正擠滿了各地來的觀光者以及兵士。當第一顆炸彈炸毀了銀行和商業建築時，全市便陷於一種叛變的混亂中。電力廠停止了工作，街車都停頓了。辦公室和工廠的燈火都熄滅了。防空砲隊從最高的屋頂上開始射擊，可是這祇有使市民愈覺恐怖，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家人在那裏，敵人在那裏。烟幕放起來了，可是被誤會為燃燒的火燄，各人傾軋着，大家都向車站和郊外奔跑，日本人脆弱的木料和紙糊的房屋經不起相當的搖動。在距離落彈很遠的地方，房屋都一排一排的被燒去。大地震後所建築的橋樑被炸毀了七八座，於是東京市被切成了兩片。最富庶的東京街市從兩端被燃燒起來，爆炸的兵工廠的響聲震撼着全市。城市的自來水供給停止了。東京被毀滅的消息傳出去了以後，電報和電話的機構都靜默了。

在蘇聯最後一排轟炸機準備投彈的時候，圍繞東京一帶的小車站的嚇慌了的電報員，正在將這慘遇傳達給他們的朋友。圍繞着這中心的車站、工廠和村落都造成慌亂的一

團。恐怖和四週散開，起初一塊石頭投入水中的水紋一樣；於是當清晨十點鐘，救火隊和衛生隊開始在東京工作的時候，這恐怖已經散播到了三島中心一帶的城市，立刻使牠們瓦解了。

「東京不再存在了，」大須田說。「在她的本處，祇有兩千逃難民住在關東山谷，一條人的洪流掃遍了全國。有幾百萬的人向四處逃散，從這輛火車轉到另一輛火車，將鐵道的管理完全破壞了。如果從東京逃出來的這百萬人，再與從大阪逃來的百萬人相匯合，戰事的勝利在一月之內便將屬於我們。工廠和商業將要停頓，城市的供應將僵化，軍隊的轉運將完全中斷。請回想一九一四年八月間，帝俄在東普魯士突然的襲擊使他們陷於崩潰的事，八十萬德國難民向本國的中心逃去。四十萬人的車輛和牲畜阻塞了東普魯士的道路，另有四十萬擠在直到柏林的所有的車站。如果俄國能夠將他們的反攻再擴張得遠一點，德國人自己就會掃除了他們的國家機構。」

他告訴齊麗亞，外間謠傳大阪的軍事建設，日本最大的工業中心，已經遭了轟炸，據說在廢墟中發現傳單，聲稱轟炸將要繼續。因此居民受勸不要集中在工廠建築的四週，不要靠近碼頭和重要軍用貨倉的附近。

大須田吩咐齊麗亞不許起牀。他決定將她混為一個在空襲中受傷的本地居民。齊麗

亞的臥室和大須田的僅隔着一道薄薄的紙障，紙上已經穿了好多孔，因此大須田屋內的
一切她都可以看見。他不時將重要的新聞告訴她，用俄國話。

「我們被擊下的人很多嗎？」她問他。

「是的，我們的損失很重。」

有時，屬於人民陣綫的軍人跑入大須田的屋內。大須田的弟弟頭剛死去。在東京的
空襲之後，他立刻受黨的指派外出在牆上寫標語。他曾寫下：「紅軍萬歲！」「蘇維埃
帶給我們和平！」便在未寫完的「日本勞苦大眾——」的句子中被槍殺。朋友們將他的
屍首運了回去，這才發現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在空襲中死去了。

櫻井，一個鐵甲車的司機，他將車輛駛下堤岸，此刻正在東京的一個鄉區指揮人民
陣綫的一個聯隊，各處都在召集會議。供應隊正在從城內將食糧運至先前約定的地點。
交通隊則收集被入弄壞的車輛，分配給工人武裝隊以及人民陣綫的鄉區部。東京此刻已
經在民衆手裏。和平的黨的手裏佔領了四小時，雖然舊勢力的黨名依然守着車站飛機
場以及電報局的殘址。不過大部份的已經逃往橫濱，那裏還是忠於主戰黨。正在前橋，大
須田所在前這小部隊的軍人人民陣綫的黨電台正在平下的呼喚，每一個個到這裏來了。前橋成了革命的
和軍團體的最高軍事委員會，他們的中央委員已經一個個到這裏來了。前橋成了革命的

宣佈。

工廠的代表們要求武裝，士兵團體的代表們要求指導，鄉村代表們要求土地。革命激動着人心已經有了四小時，看來好像一切事情都該着手，而且在一日之內完成。可是在東京和牠四鄉所發生的事總還未達到澈底的革命。一位頭髮灰白的日本人，坐在大須田一旁的地板上，正在起草告士兵書。他要求逮捕反對和平的長官，呼籲絕對服從人民總司令部。

橫濱艦隊碼頭工人的消息傳來了。那位起草宣言的灰白頭髮日本人，立刻被派往橫濱用人民陣綫的名義去指揮，另一個瘦弱的始終啾啾的姑娘坐下來完成他的告士兵書。

天須田既然足不出戶，他便自然而然的成了參謀長。他調取了五位受傷的同志，將最高指揮部的各部門托付給他們。一個記錄歸順人民陣綫的軍隊的名稱，第二個起草補充隊伍的名單，第三個登記糧食站，第四個發命令給那些自動前來請求立即參加反抗法西斯活動的人們。並不聽取他們各人的敘述，他就用人民陣綫的名義頒發儼然的委任狀給他們。

有誰發覺參謀長還沒有地圖。於是有一個學生跑去帶來了一幅中國地圖。這對於在

日本的軍事行動毫無用處，可是地圖的一部份可撕以下當作紙張用。

三月十號的天曉了。

「通告婦女，戰爭在國際婦女節的前夜爆發了，」齊麗亞這樣提議。

「這裏有紙筆。你寫罷！」大須田回答。

齊麗亞哭了起來拒絕了。她不好意思說出來，她無法表示她對於日本事件的極大的憤慨。她寫不出適當的字句表示她對於日本的母愛。她是一位大革命的女兒，現在正像分娩以後的母親一樣的躺着，像是透了一個大革命給這世界的孀人：她養了一個不知要怎樣去撫養的孩子。

「我怕我懂得的太少了，」她不安的說。

「不要令人好笑！你是一個共產黨員，」她聽見有人從牆的那一面說，於是祇好含着眼淚寫起來。

在三月十日的早晨，人民陣綫的執行委員會召集了一個會議，最高軍事會議接受了牠本身的任務，於是櫻井，那個將法西斯蒂從東京的窺洞驅逐出去的司機，被推選為總司令。

大須田在健康未復原之前曾任參謀長，然後便要作為軍事代表到滿洲去。他說他祇

要睡眠四小時就可復原，可以將參謀工作交代一位參加人民陣綫的東京警備司令部的青年軍官。

大阪在主戰派的手中。吳港發生船塢工人罷工，神戶發生軍火工人罷工。三艘海軍船舶贊成和平陣綫，可是主戰派仍在其餘的艦隊中佔着優勢。

舞鶴港也在主戰派手中。他們不知道旁的地方的消息。軍事當局下令凡是人民陣綫的黨羽一律槍殺。各地都起了戰事。

將事務交代完畢之後，大須田回到齊羅亞鞠着的房裏。「我還要四小時以便恢復成爲一個人，」他躺下去時低低的說，可是他立刻被喚了起來。北海道的人民陣綫地方幹部報告了一種驚人的情勢。右翼各派在集中勢力，左翼各派萎靡無能。他們提議大須田應該到北海道去。

「我已經在夢想着上海，」他自疚地說，應允可以到北海道去，如果他至少可以獲得三小時的睡眠。

在他才重行入睡的時候，總司令櫻井走了進來，又喊醒了他：

「你該已經睡夠了！快點自己準備一切。你要負責主持情報，將我們進展的消息供給中國和滿洲的軍隊。」

「從北海道嗎？執行委員會已經派我到北方去。」

「我已經派了一個人到那方面去，你要到上海去。你在那裏工作過，你熟悉那些地方。創造軍隊人民陣綫的滿洲軍隊；這就是你的任務。」

在三月十日，大須田和齊麗亞，假扮一對在東京空襲中受傷的夫婦，現在，準備回家去，向舞鶴出發了。

主戰派在舞鶴佔上風。大須田覺得要作任何起程的準備都很困難。要找一艘日本漁船渡過日本海，駛到鄰近南京的中國海岸，那是不可能的。舞鶴沉浸在游行、拘捕、運輸艦上軍隊的搬運中，到了夜晚，軍事當局和近郊的工人互相射擊。新聞紙報告德國和波蘭已經進攻蘇聯，奧國已經起兵，羅馬尼亞發生叛亂，但澤已全部在法西斯蒂手中。

「在歐洲，有三千萬屬於少數民族的人民不滿於凡爾賽和約。」大須田向齊麗亞說，「戰爭將要延長。已經有一千二百萬失業者。戰爭將是殘酷的。歐洲有一百萬共產黨員，戰爭將堅持到底。」

這一晚，海上有了兩次爆炸，空襲的警號開始叫了。大須田和齊麗亞兩人向防波堤走去。飛機不安的在天空掠過，從外海的船舶所傳來了砲聲。突然，似乎天空衝擊着地

面，震撼使得他們的五臟抽搐；大須田被拋到地面，齊麗亞也幾乎站不住腳。接着又有什麼東西衝擊着地面。鄰近的人們向安全處所奔去。

「又是一次空襲，」大須田喊着。「他們的時間來錯了。」他幾乎站不住腳。

「爲什麼？」

「他們會殺錯了人，那將是十分不幸。」

港口防軍曳出機關槍，警報響了。燈火熄滅了。黑暗籠罩着全城。

「我們靠近海岸不要走開，」大須田說。

他們立在防波堤的一堆煤炭後面。淡紫色的探照燈光掠過了他們。雷霆一樣的轟聲。海水衝過防波堤。又是探照燈光。然後一隻狹小的防魚雷艇的小船滑入了港內，船身幾乎觸到防波堤岸。後面又跟着第三隻，第三隻。海上，從夜的黑暗和靜默中，傳來了向岸上射擊的砲聲。

「這一定是我們的同志在開砲，」齊麗亞說。「我們可否設法到他們那裏去呢？」

日本魚雷艇趕着去截攔小船。在防波堤上，一尊砲已經在準備射擊。大須田和齊麗亞從外牆滑下海灘。這裏比較安靜一點，可是因了有鉄絲網，已經無法再進。

「如果我們不快点弄到一隻船，我們便被發覺……」

「等一下！你聽……」

「這是真射砲聲。」

「不是，在海上。你聽……」

「這是海聲。或者是錯覺。」

「不是，不是。是雙船。是我們同志的；一定是。」

來船還看不見，可是推進機的響聲和引擎的噴汽聲已經清晰的聽到。然後就聽見開倒車的螺旋槳的沉悶的划水聲。一艘很低的船的剪影慢慢的壓上了正當港口處的防波堤。岸上立刻開始向來船轟擊。十幾道探照燈照射着防波堤。來船仍在準備靠岸，錨鍊的響聲清晰的可以聽到。齊麗亞向來船潛行。甲板上已經有人看見她，向她拋了一根錘索過來。索上繫着鋼纜。兩個埋伏在防波堤上的人很熟練的接住了她，曳過來將纜索套在一根柱子上。

這一切發生得這樣的迅速，以致大須田要跑到齊麗亞的身旁都來不及。吊橋已經從船上伸到堤上，一隊日本兵從上面跑了下來。為首的舉着一面紅旗。船身正在淡水中輕輕的搖盪着，吊橋跑動着磨擦着堤岸。

第一隊後面接着又是攜帶噴火器的第二隊。

齊麗亞攥住大須田的手，將他拖上吊橋。他們立時被人攔住，帶到司令官的面前。

「你是誰？」他問道。他是一個瘦削彎身的水手，穿着肩章已經被撕去一部份的官佐制服。

「我是人民陣綫的一個特派員，奉命設法到滿洲去的。」

「我們看見六根纜索距離左右有一隻蘇聯的潛水艇，」司令官一面注意岸上，一面沉靜的告訴他們。砲彈紛紛落在船的四週。船震動着撞着堤牆。「我們和最高指揮部還無聯繫，我們是一小時之前才反正的，」那軍官又說。

「你現在不會有聯繫的時間了，」大須田說。

「不，我以為不是這樣。我可以給你一隻船兩個傷兵。如果你能法着脫身，請記住我們的船：艦逐艦一〇八號，司令役山四郎。」他和大須田握手，向着齊麗亞點點頭，然後又將眼睛點到司令塔前的窗戶上。

從一道滑溼的繩梯上。他們下入一隻船上的小艇，駛出海去，幾乎不知道是經過了幾小時還是幾年才發現了那潛水艇。

齊麗亞喊起來：

「喂，同志們！喂！蘇維埃聯邦萬歲！」

潛水艇甲板上喊着盤問了幾句，於是允許小艇靠近。

「秘密從事工作的同志們萬歲！」潛艇司令簡潔的歡迎他們，將他們引入他自己的小艇，不再詢問什麼。

潛航的命令立刻下了。撞擊着船體，狡猾的將船身顛覆着的波浪已經被拋到頂上去了。

齊麗亞躺到司令官的牀上。大須田坐在一張寫字台前，雙手捧着頭。

艙內的壁上，掛着日本的着色印畫和水墨畫，畫着狹窄的山水，漁舟和海中的小島。在這些畫面上，日本是被表現為一個十分美麗的國家。一個愉快的蔚藍色的國家，她充滿着幸福。大須田用着毫不隱抑的喜悅望着牠們。

「難道竟這樣嗎？」他說，「幾世紀來日本民衆將這些島造成一個樂園，祇是爲了要毀滅在這樂園裏嗎？如果一個國家的每十個孩子祇有三個生存，我們可以無誤的指這國家是染疫的。我們有四百萬賣淫的女孩子，我們的婦人半數都不能生育的。可是那裏的生活是應該怎樣的美麗，而且是怎樣簡易的事！」

艙門上有叩門聲。司令和兩個水手走了進來。

「這是我們的風俗，」司令緩慢的說，以便他的日本客人瞭解他的話，「推舉代表

招待我們所歡迎的賓客。可是不幸我們船上既沒有酒又沒有花。我們請求你原諒；在這次航程中我們祇攜帶着我們的生命。」

齊麗亞握住他的手，然後就迅速地狂熱地吻着他的嘴唇。

「你從那裏學來這樣好的俄語？」司令羨慕的問着她，因了發覺自己的話語竟這樣容易而熱烈的被理解，不覺感到爲難。

「你不是不是恰巧是二一四號建築站的黨務委員的兄弟。是不是？」齊麗亞問他。「不是？可是你十分相似……你不會知道我，我是在那條路綫上駕駛飛機的。」她說，高興得哭着，笑着，輪流擁抱着每一個，訴說她的驚險的遭遇，時時停下來問道：「不過，我們之中現在還活着的是誰？誰死了？你們有人知道嗎？」

「外面世界發生了些什麼？」大須田問司令官。

「戈齊里特茲將他領到一張歐洲地圖前面。一叢各種顏色的旗幟釘遍在她的面積上。

一種民族、階級、制度和黨派的鬥爭開始了。戰爭正蔓延到歐洲大多數的國家，許多最激烈的戰爭都發生在那些弱小貧瘠的土地上。

德國已經陷在一種鬪爭的核心中。這裏是軍隊的鬥爭，那裏是工業中心的罷工，另外的地方又是偏僻城市的暴動。

「他們也許會再打五次或十次勝戰，可是整個戰爭的勝利將是我們的。」大須田說。才望着這幅亞洲地圖。這正像一張天氣表一樣的失了時效。他微笑着說，指着戈齊里特茲用紅藍鉛筆每天劃着的中國蘇維埃的疆界。

（以下略去原文十行——譯者）

「是的，戰爭將是長期的。對於未來的世界我們必須看作是一個未下地的小孩子一樣。大須田說。」

「一個農民戰爭正在進行着，粗暴而殘酷，充滿着混亂，不必要的頑固和細節，爲着阻礙大規模的活動而遲疑。又爲各地的鄉土情緒所削弱。有許多和戰爭沒有關連的小城市都將趨獨立，並且保持這樣，可是重要的據點仍在日本人和她的同盟者手中，而一些重要區域的武裝民衆，也沒有誰能去動員。」

可是陳則名字已經在有些時候被人提起。上海無線電台所廣播的玉山的名字時壞了全國。吉林電站發表了王生庭的死耗。捉獲太平的有重賞，捉獲一個綽號「沒耳朵」的紅鬍子也有賞格。

「如果出賞格，那就證明他們還活着。」大須田說。「那好極了。我都認識他們，而且對他們有大希望……可是蘇聯邊境的情形怎樣？」

而且孔德波坦戎的軍隊已經佔領了雄基，向朝鮮打入了一個鎖子。」

「你們是否想從海上切斷滿洲和朝鮮的聯絡？」

「大概這樣。」

「西北面呢？」

「蒙古人已經在國境線上阻住了日本人的軍事行動。」

「好！那麼目前我們的東方拿破侖已經被迫要和中國人作對手了？」

「還不致這樣。」

「哎！我們民族的命運是死滅！他們是註定活不了的。上海情形怎樣？」

「上海已經成了前綫的特區。成了關北。」

大須田搖搖頭，微笑着，用手拂着他蓬亂的頭髮。

「你可知道你們的空軍將我們轟炸得很可怕。」他悄悄的說。「這是困難的……沒有習慣簡直不易捱受。我們將在陣亡的蘇聯空軍名單上加添幾個我們弟兄的名字。」

他要不停的講下去，可是司令祇允許他和伐里希訖談了一刻上海，然後就吩咐他躺下。大須田患着很嚴厲的病，被神經性的熱度困擾着。他漸漸的說起嗆語來。日本駐在他的頭上，他在和她進行關於她的榮譽的談話，他跳起來，威嚇着要弄死她。她夢着

切他從未經驗過的事情：戀愛、孩子、幸福。他在哄騙他的孩子，向他們唱着安靜的催眠曲。突然他被牽出去槍斃，面牆而立，「紅色的日本萬歲！」他喊着，從床上跌了下來。

齊麗亞知道他是連這樣作夢到滿洲去也是不好的。他已經疲乏困倦得快要死了。

184

184

第八章 中國民衆加入戰爭

日本軍的後方遼陽，已經爲陳所佔領。在激烈的突擊之下，游擊隊已經在日本守備隊的驚慌錯亂之中將他們趕了出去。陳的部下從西北前進，玉山從東面進逼，一夜之間，他們佔領了九十公里的區域。他們立刻將一切破壞了。

日本軍向吉林方面退却。

兩大州的民衆都將倉裏的食料裝在馬背和車上，一種輕便的乾糧質具，在前綫和陳的指揮部之間進行着。農民日夜都不放棄爭鬥，他們將遺棄的倉庫裏煤油傾出，移去車輛的零件，將車站毀成粉碎。

這一切白蟻一樣的隊伍，飢餓的，爲恨惡所激憤的，沿途掠過。各地的監獄不再有犯人。

在第二日的近晚，游擊隊已經衝入吉林的近郊。可是他們無法攻下炮壘，於是便散開將城市包圍，不再希冀有一個迅速而簡便的勝利。四週村落的民衆，並不知道這樣的

失敗，仍舊不絕的前來。在毀壞下的貨車的下面，交易市場開張了。舊衣商人用烟捲換取成堆的血污的衣服，他們將這款到櫃子上，而滿足了的高興的負傷者，便攜走了鐵錘，一串小雞和子彈鈹。

但是要佔領吉林不是易事。日本人從各處調集後備軍，想要在叛變未得勢時就加以撲滅。

陳推想這次的戰事將是一個全面性的戰爭。『城市也將不能遠離戰場，』他在二月半之前寫信給唐這樣說；他極力主張集中全部游擊隊的力量攻擊敵人後方，雖然玉山對這事不感興趣，大為反對。陳的游擊隊兵力並不能從事大規模的戰爭。他們知道怎樣忍受失敗，他們知道組織的意義，可是他們一旦見了敵閉門的倉庫，嗅到了刺刀尖上炙肉的味道以後，他們就立刻變成了一羣沒有紀律的暴徒。

這樣停留在吉林城外是不可能的。陳遣人邀請各隊的指揮。

玉在午夜接到這通告，爲了到指揮部至少有兩點鐘的路程，他坐到昨晚才截獲的藍色「羅斯羅賽」裏，這樣說：

「我再睡一下。」

車夫點點頭。玉裹上一張毯子，縮到車廂後座的一角。

路上被火光照得通明。村莊的火焰接天，着火的電桿木顯得高大而壯麗，流着柏油，纏着死屍的破衣。婦女被喚出來擔送傷者。有些地方已經有油布的小屋出現。被放棄的機關槍巢也有人蓋上茅頂。

每一座村莊的外面都有土磚的防禦物。夜的空氣很沉悶，一切的聲音好像都是悄悄的。偶然，一個嬰孩哭了起來，於是人的牙牀不禁震震作響，這樣的聲音在戰場上丟使人難以相信了。

「停止！」

玉走下車來，走入一個卑時日本狙擊兵用作掩蔽的壕溝。角落裏有幾個大睡在草上。母親們在餵着嬰孩。鐵罐裏有什麼東西在小火上煮着。玉注視着罐內。

「槍彈，」一個婦人並不起身低聲的說。

製槍彈的鉛被傾到罐裏去溶解。

他回到車上，重行用毯子裹了入睡。在柔軟的車墊上搖搖着，直到被喊聲驚醒了。車子已經駛到了總指揮部所在的村莊。

這地方黑暗潮濕而多風，可是街上却擠滿了人。飲食店裏傳出食料的壞氣味。年老的老妓女，在自己的銅鼻子上鑲着一個紙鼻子作爲風騷的點綴。在街上給游擊隊縫補褲

子和太婆。在茅蓬的門口，當地的老婦人用着烟薰的長烟管招人吸烟，吸烟的人便將子彈拋入賣烟者腳下的深筐裏。

車主跳下車來步行，推開對聽消息的羣衆。額上繫着黑帶的司令是大家熟知的。就是小孩作兵士遊戲時，也祇許最勇敢的在額上纏上黑帶。

打聽消息的羣衆在他身前跑着，他祇有向前伸出手輕輕地推開這些好說話的人，才能繼續前進。

從遠處村落來的農民已經打了幾天仗的，正在細察他們所獲得的貨物。

「兵士們總以為他們是第一個要死的。」王指着他們這樣說。「他們完全不理解軍事。」

日本兵的痕跡依舊殘留在司令部茅屋的前面。到了廣場的邊緣上，羣衆的噪聲便像墮入無底深淵一樣地突然停住；在廣場中心的一根長竿上，一個本村的叛徒被繫住一條腿，頭朝地被吊着。更遠一點，兩個游擊隊員被繫在一根繩子的兩端掛在一株樹枝上。一個剛剛觸到地面，另一個用着化石了的賽跑者的傾斜姿勢向前側立着。這兩個都是用「蹺蹺板」式的方法處決的，日本人所慣用的一種刑法。繩的兩端各打一個活結，緊緊的套在兩個犯人的頸項上。繩子拋到一根樹枝上，使得兩個犯人的脚尖僅僅觸到地面。

「扯罷！」軍官喊着。「誰將另一個扯下來便放誰。」

可是前二天，「遊戲」表演得比平日特別引人。那兩個隊員都是同村的人，同一隊伍的同志，誰也不願充誰的劊子手。他們好久跳着跳着，伴着軍官們的哄笑，直到彼此都纏死了。

在司令部茅屋的前面，司令太平正在檢閱三輛中型的日本坦克車和十三輛引擎壞了的運貨車。

「我們將要用這些小狗來耕地，」他在三輛坦克車上跳着，這樣向羣衆解釋。「像這樣，你們看好！」

他將一柄輕犁掛在坦克車後面，耕着街路，使得農民們驚異得喊叫起來。

「當我們取得吉林之後，我們將幹它一天。一天的工夫我們可以耕他三百頃。」

「這樣好極了！」羣衆喊着，有幾個乾癟污穢瘦小的老年人表示他們將第一個去參加戰鬥，爬進坦克車裏，因了這新的經驗興奮得尖聲喊着喘着氣。

名叫勞的美國人將三把犁頭聯在一處，排成一綫拖在坦克車的後面。到了晚上，他們已經將吉林主席的土地作為模範的耕好了。站在新耕的土地上，他們當場就將這分配給寡婦和孤兒。

在晚間，軍事會議的意見分歧了。

「我們不能再等待」，陳說。「在吉林祇有少數裝備隊的時候，我們可以對付。如果我們取得吉林，事情在許多方面都可以便利一些。日本人已經徵集五十噸的煤油和十日的軍需儲藏。」

玉山主張各大隊解散，他們該化成小隊混入城內，從內部舉事，正如「沒耳朵」在哈爾濱鐵路戰爭中所幹的一樣。

哈爾濱的工人和僱員的罷工已經成爲週知的「哈爾濱鐵道戰爭」事件了。這發生在戰事爆發的第二天的早晨。「沒耳朵」，哈爾濱抗日聯盟的首領，說明這次罷工的任務如下：

「這是民衆對於進攻蘇聯的抗議。我們的任務在於僵化日本滿洲軍事後方的活動。熄滅火車頭上的爐火，除去貨車上的開關，移下路軌上的信號，交叉點都封釘起來，阻止各站之間的交通，橋樑都埋好炸藥準備破壞。」

這時的哈爾濱，正是日本北方戰綫的供應站，正有着二百零六座火車頭，五千九百二十三輛貨車、平台車、鐵篷車供其遺關。在「沒耳朵」的宣誓公佈後兩小時內，溝通

這城市的五條鐵路紛紛呈報遭遇着可怕的事變。軍用列車被扳入岔道，又道夫將車輛都引入下軌，勒道夫掘起了鐵道。由於「沒耳朵」的特別邀請，玉山在指揮這場爭。他在哈爾濱的附近開始了他的第一拳。所有五條鐵路的小站都變成了砲臺。

有一座車站，路橋已經被炸毀，路軌下面已經埋了炸藥。另一站，已經用磚築了防禦物，三十輛滿載軍用品的貨車阻擋着鐵道。率領着五十名游擊隊和三挺機關槍，玉山在一條通到朝鮮和海口的鐵路的车站上佔領着一個據點。眼前他們並不想兩頭的摧毀什麼，可是工兵在隨時靜候着信號。在哈爾濱鐵道上，這通到京城的新鐵路，一座橋和一列軍用車已經被炸毀了。

這樣將哈爾濱和外界隔絕了之後，玉山將鄉下的農民聚合起來，分成五個縱隊向城裏出發，一站一站的，一輛火車一輛火車的，加以破壞。

這時，「沒耳朵」正在哈爾濱火車頭廠和日本人作戰，提出了第一階段作戰的口號：「破壞一輛火車頭等於破壞一聯隊，三輛貨車和一車煤油等於一輛火車頭。」

「任何人有三枚這樣的成績，他將獲得這次作戰中英雄的名號，這將作為他永遠的

光榮的名稱。」

經過了三十小時的戰鬥，玉山統計有六十二座火車頭，三百輛煤油車，一千七百輛

貨車被燒壞了。

日本急調了三隊兵士，一旅團武裝警察，兩個工程大隊到哈爾濱來。鐵路修好後又被破壞，一次乃至兩次三次。

游擊隊將路軌移去了好幾公里，運用大須田在撫順發明的方法將永久路基都掘起了，並且砍倒了電桿木。當哈爾濱鐵道廠無法再守的時候，「沒耳朵」便下令炸燬抽屜裏貯藏的五月份的燃料，將日本兵站的半月儲蓄運入森林中，同時他自己搬運了九個染印工廠，連同全體工人退入北方。

抗日聯盟大隊損失二九零三人。受傷的一個也沒有。

哈爾濱鐵道戰鬥的戰略效果是，日本軍北部前綫的後方整個毀壞。結果足足有六個星期無法動員一切，玉山很贊成這派再運用這樣戰鬥的方法，可是陳却堅持他自己做計劃，於是圍攻吉林便決定於他的投票表決。

大隊在黎明集合。太平和勞爾人乘了兩輛坦克車前導。玉乘了一輛機器腳踏車駛在他們兩人之間，遇到要發命令的時候，他使用鐵錘敲坦克車的裝甲。一下是「射擊」，兩下「停止射擊」，三下是「停車」。

勞從瞭望塔上探出頭來。「這太可笑，這是馬戲班，」他喊道。

「射擊！射擊！前進！」玉用他的鐵錘敲着。坦克車便前進，一面走一面射擊，一切進行很順利，直到從吉林方面駛來了一列鐵甲車。

兩翼的遊擊隊，伏在近郊的田園裏的，開始了退却。

「我們要迎面衝去，」玉向那美國人喊着，做着鬼臉表示他所要做的。

「好的，好的，」勞回答，開足速率向鐵甲列車衝去。

玉爬進太平的坦克車，將他墊到砲位後面，他自己握住了駕駛盤。坦克爬入山溝，沿着創立的斜坡採取直線疾駛，衝過一座小橋，很容易的爬上了彼岸，越過隊車直向火車頭轟擊。

太平描準着鐵甲車的砲塔。引擎的前部震撼起來，濛在火烟和蒸汽之中。

「好罷，現在但願速度能挽救我們！」

玉使坦克車向引擎的前部衝去；坦克車的全身骨節呻吟着，顛覆了過來，向坂岸下面滾了下去。

「這是一堆廢鐵，不是坦克車，」太平在車內翻着聽到這樣的話。「你是活着還是死了？」他聽見玉山在問。

「我活着，你呢？」

「我還不知道。」

他們都靜默了。

「這不是坦克車，這是破鐵，」玉用着十分堅信的口吻說。「你能爬出來嗎？」

「不，我不能。」

「我也不能。好罷，躺着不要動。」兩日之內我們就可以見面。」

從外面傳來的聲音，他們確切知道戰爭還在繼續，而且愈來愈近了。

「你如要聽，我可以告訴你這是甚麼，」玉經過了很久的沉默之後又說。「小夥子們被鐵甲車引動了，他們將攻城的事拋在一旁了。你該相信我這句話。」

他的話沒有錯。到了夜晚，玉山和太平從坦克車裏被人曳了出來，躺在一輛兩輪車上，送到四十公里以外的總司令部去。大隊已經在作總退却。敵人已經從南面獲得援兵，已經將遊擊隊包圍。先鋒隊已經接觸到玉山和陳的隊伍。

「如果我們是游擊隊，我們便該運用游擊戰術，」玉躺在車子裏面這樣說。他從防水布下面伸出頭來，望着天空——驚異的搖着頭。

他們這一夜在一所破廟裏過夜，沒有燈火。車輛不停的駛過，人們跣足而逃。黎明

時隨和他的部屬來到。他坐到廟外的一塊石頭上，用手掩着臉，沉默的坐了好久。赤脚逃過去的人現在都回過頭來，沿了小河衝向前去，喊着前面有敵人他們已經四面受了包圍。

「我們要孤注一擲了。」玉說，站起身來高舉雙手驅散渡橋。

這時，廟裏擠滿了人。受傷的被抬進來放在地上，隊伍潰散了，司令也來了。司令的傳令兵束緊馬肚帶，拍拍馬匹的臀部，好像表示他們早已準備上路，可是無處可去。

這樣，一天的時間便在沒有活動，沒有思索的渾沌中過去了。在黃昏時，隨副官提議他們理應一個一個的分散。

「是的。」陳回答，在塵土動也不動。「走！」

「兩個人很快的消失了，可是陳，玉山和太平仍留在廟裏，孤單的留在戰敗的沉默

中。

天是沉靜的死寂的。

他們輪流睡眠。醒來時，便靜默的坐了抽烟，呆望着小河那邊的遺蹟。路是荒涼的。最後的一個人已經在夜色開始時走過了。從城裏傳來引釐的呼嘯聲，車輪保險槓的

撞擊聲，以及鐵錘敲擊鐵軌聲。森林城四週的槍聲還未完全停止。

他在清晨，一個太平部下負傷的孩子拐進來了。他的頭上掛着一截繩子。「他們不論死的活的都吊起來。」他喊道。「他們不要俘虜。」然後他又向前走了，四週顯得更靜。蕭更充滿了惡兆。

不時，玉爬到門邊，仔細的聽着。沒有誰問他究竟聽到或看到了什麼。突然他喊了一聲。四肢貼地的向小河那邊爬去。「快點跟我走，愈快愈好，」他喊道。

在包着曉霧的灰色黎明田野上面，降落傘一個一個迅速無聲的落了下來。他們的數目很大。用着一位魔術家將空戰魔法在末公開之前試驗了好久的火藥和神祕應驗。這些人降落到地上，捲起他們的絲質降落傘，然後輕輕地向各方面跑去。

玉現在就在他們面前。

「喂！」一個降落傘隊員向她喊着。「你是誰？」慢慢的從皮匣裏抽出了一支手槍。

「同志們，我們是同志。」玉安詳的回答。「那面的茅屋裏還有。你們偵察隊的隊長呢？」

陳和太平也取道渡河。那個招呼玉的降落傘隊員望着他們，用手槍指示他們應走的方向。

現在，田間大約已經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降落傘隊員。他們其中有的展開帆布繩，有的跑開，曳着機關槍。玉山站在偵探隊隊長的一旁。他被證實就是那個捷揚訶，那曾經將倍寧斯基這字的字母擠出，後來介紹玉山加入「十月二十五」集體農場的。他仔細地望着玉山，幾次要開口說話，幾次被旁的事所打擾。

這時，所有的降落傘隊員都降到了地面，不過後來的降落傘的面積更大，有時兩張聯在一處，繩子下面架的是小型坦克車、鐵甲車和機關槍。這些人降落地面後，就啊啊手掌，揉着鼻子，一上一下的跳動取暖。

「你們一定作了一次高空的降落，」玉山尊敬地說。「今天有不少的霧，不是嗎？這會阻礙降落的。」

「這並沒有多大區別，」察揚訶回答，注視着「霧」人向一架落下來鐵甲車跑去。他們立刻開動引擎，向路上駛去。然後他又傾聽着天空的響聲。

天上突然充滿了吼聲，好像牠將雷霆藏了好久，祇等候預定的時刻將牠們散下地來。轟炸機疾旋而下。牠們一架一架的著陸，立刻從機身裏傾出穿大鱗鐵鋼盔的人，蹣跚的坦克車和裝有榴彈砲裝車。將裝載的東西卸完之後，飛機立刻又飛走了。

這些人都穿着精製的長筒皮靴和大鱗，灰藍色鋼盔下面有着一張黝黑的堅強的生意

人一樣的脸。他們都帶着皮包和皮鞋油的氣味。他們都穿着顯赫的軍服。陳還是生平第一次見到他們，他們純樸和堅強使他怔住了。他咬緊牙關望着他們，因為眼淚並不能給人快樂的表示，他有好一會站在那裏忘記了移動，雖然他聽到在田野的中央已經有什麼事發生了。

他終於不得不回頭了。一個矮壯的人跛行着，伸着手好像要將陳攔腰一抱似的，走到他的面前。臉上帶着笑容。他的大衣領上戴着軍團司令的領章，和陳一樣的階級。

「長安！我的名字是希爾舍芬。」他用英語說，和陳作了一次強烈的握手。「第一遊擊軍團司令同志，你的吉林攻勢遊擊軍發動得太早一點了。」他立刻接下去說。「我們將要和上海保持聯繫。我們以為由你來支持我們的計劃，比由我們支持你的計劃安穩一點。」握着陳的手肘，他突然將他轉了過來。「可是有一次你會說城市無法和戰場隔離，這話很對。當然無法分離。」於是他又將陳轉了一轉。「所以，第一遊擊軍團司令，今日的行動正是對於將來的軍事行動的一種政治準備，我的計劃，這是需要徵求你的意見的。很簡單，我們先以兩隊轟炸機去擾亂吉林警備隊，隨處佔據他們兩翼的據點。」他指點着副官拿來的一幅地圖。然後看了一看手表，又說：「關於這點，我的部下已在途中。還有兩隊在這一區域用一隊降落傘部隊，在你昨日所轉移的陣地用步隊來一次有

力的突擊。」

在他們後面，一架活動的無線電收發站像縫衣器一樣的突突駛走了。

「是的，我動手得太早了，」陳說：「我的孩子們還不懂從事大規模的行動。我並不會料到這樣。」

「司令官在第一次作戰上的獲得是什麼呢？法國人有一句話：你祇有學打鐵，然後才可以成鐵匠。你的部下此刻在那裏？」他問道。

「我料想無論事情怎樣，他們如果不是停留在城的北部，便是已經進了城。你該知道游擊隊的那種可驚的化整為零的能力。」

「哦！」

可是農民隊伍的人們還在繼續戰鬥。這是陳所不曾料到的。

躲在深溝裏，分散的叢林背後，他們這樣射擊着，用鐵鉤和鋼刀作為武器加入戰鬥，裝死躺在地上，從後方攻擊敵人。他們放過日本人的坦克車，然後從後面爬上砲塔，炸彈拋入砲眼。他們穿了搶來的日本軍服，向日本兵襲擊。他們埋伏在花園裏，溝渠裏，藏在橋下，混入吉林城的近郊，躲入近郊的茅屋裏。

現在，在他們忘命戰鬥着的荒涼可怕的田野上空，飛過了空中降落傘隊第二隊的飛機。不知道這是什麼作用，許多游擊隊開始逃避；旁的却不顧一切，祇是喊着哭着，偶爾放一槍，向着城市拚扎前進。這無組織的一羣掠過日本軍隊防禦線的槍彈，將他們的身體投擲到敵人機關槍上，用白刃砍入街巷。在中部和在車站上，空中降落傘隊的坦克車縱隊已經超越他們而前。日本守軍沿鐵路邊射，並且倉皇的上了車。轟炸機又出現了，在他們不可忍受的雷霆互彈之後，希爾舍芬的聯隊憤憤的切斷了這混亂而驚慌的隊伍的退路。

這聯隊向前步行，爬行，跑步，然後又是步行，他們的鋼盔推到腦後，他們的大彎都捲到腰際。日本兵退到無處可退，然後以猛烈的砲火和他們接觸。

紅軍最初一小隊一小隊的分散各處，漸漸的謹慎地集成了一道活的牆，像忿怒的奔放的洪流一樣向敵人沖下，刺刀齊着腰際，第一次喊出了「衝呀！」

這是一種比死亡還要可怕的景象。

陳，參加了這聯隊前進隊伍的第一隊，將他的身體緊貼地面匍匐前進，不使他的頭高抬。這樣前進是困苦的，而且使人心焦，前面有幾個忍耐不住，站起來跑了十幾步，接着第二個，第三個從他背後跑上。……忘記了對於沒有遮掩的空間的疑懼，——祇知

道跑，跑過這廣闊的田野，喊着與奮着。可是希爾舍芬執拗地使他的部屬躺下，重行引導他們緩緩的向前爬行，直到他們第二次又一躍而起，因了抑不住憤懣而震顫着，向前飛奔。這一次沒有東西能夠阻擋得住他們了。他們跑得並不快，可是却含有威嚇性；他們的跑是堅強粗獷而沉着的。

一切想活的東西必須要從他們的路上閃開。

希爾舍芬，這在一小時之前遏止着人類的興奮的，現在刺激牠作最後的衝鋒。他引導他的部隊繞過城郊，第二次在鐵路的入口用刺刀遭遇了敵人，掃蕩了車中的兵士，衝散騎兵，直到他自己感到精疲力盡了才止步。他約束住他的部下，再令坦克車出動。

天色已經近黃昏了，可是自黎明就開始的戰鬥還在繼續，貨棧是他們進攻的最後目標。希爾舍芬自己率領部隊進攻。受傷的躺在茅棚下的稻草上，可是他們喊着哼着爬了開去；開花彈落在稻草上，使得堅硬的穀子猛烈地飛起，穿入人們的皮膚。受傷的人臉上流滿了血。

粉一樣的塵埃像烟幕一樣的停留在貨棧上空。

陳的肩部受了傷，他先將傷處包裹以免傳染，後來又照每一個旁人的做法，用調羹了的麵粉糊作膏塗在傷口。他轉轉在灰塵中，直到玉山發現了他。

並不將他綁帶重行包裝，王就將他拖入他的藍色羅斯羅賽汽車，這現在已經開始變得十分破舊了，載了他穿過城市送到一處航空醫藥站。房屋冒着烟，屋頂上有人開槍射擊行人，挾着包裹的人坐在空地上，可是戰事已經逐步逐步更猛烈的侵入了城市中心，街上也變得更喧鬧更興奮，陳從車窗望出去，望見有人在張貼佈告：

「明天工農將領受大豆兩萬袋。你不可忘記攜帶口袋。」

「明天將無限制的散發石油與食鹽。」

在一座高大的青磚房屋的牆上有着這樣的字：「宣傳處。」一位穿短皮襖的青年女性當街奏着一架大鋼琴。電氣師在十字路口裝着擴聲器，已經有一首聲調極高的動人歌曲，在掌聲中放送了。

是的。這是一個偉大的，高貴的戰爭。陳就爲了這戰爭活着忍受着。

少年人在房屋上做著粉筆記號，巡邏押送着奸細和叛徒到中央廣場去，在某一個空場上，歌唱隊向着五千苦工唱歌。他們穿的是航空衣，將防毒面具、鋼盔和樂譜一同拿在手裏。

在城外飛機場上，圍繞着飛機，存虜和負傷的都在啓程之前編號和進食。輪到陳的時候，他拒絕飛到後方去，於是被留在撤退站的篷帳裏。

後來，太平又雙腿被彈貫穿抬過來了。他包紮之後，就躺在原的一旁。……

「我們要將這次會面當作會議，」那位主席說，「明天我們要在我們的報上發表一個報告。」

吉林被佔領了，於是戰爭便向另一個方向發展。牠沿着電線伸到北方，從空中飛到南方，沿着鐵道線分向東西兩方面掙扎。中國旗重行翻飛在吉林的城上，軍隊躺下來休息。戰爭穿過了村莊和茅屋，滲入一切生活，逗留在每一顆心坎裏。

吉林的主席，請求陳不必將他受傷的游擊隊員運往俄國後方，應該分佈在當地各村落，因為他需要工作人員，指揮鄉村武力，照顧渡口的據點。

陳表示要等玉山來，然後才可以回答主席的要求，於是他們便開始詢問城中事態的近狀。可是玉山恰在這時來了。他正爲了這勝利的聲勢過大而迷惑，顯然有點擔憂。可是將負傷者分散在各村的意見立刻獲得他的贊許，並且將這意見擴充，他表示主張將所有殘留的能參加戰鬥的游擊隊，一律轉移到東西烏蘇里河的山谷去。

「空中降落傘隊的司令將決定怎樣處置我們那些能使用武器的部隊，」陳說，並且表示如果希爾舍芬不堅決主張將游擊隊留在吉林，那最好惟有再等候聽取譚的意見。他很快就可以從滿洲將他的意見傳達來。

「必須要將日本人驅出滿洲，」玉山說，「負傷的一定分佈在各村莊中，這是十分正確的。」

一個代表團來了，他們邀請三百或四百名負傷的游擊隊去住到他們那兒。從三個工廠派來邀請負傷游擊隊的代表團也來了。工廠已經被工人們所佔領，他們正在計劃萬一日本人進行反攻時如何撤退。因此他們需要經驗的戰鬥員。

可是在實際上，爭鬥祇是沿了有民衆支持的路線上在發展。

陳決定留在吉林，祇有太平撤退。可是希爾舍芬堅持大部份受重傷的一定運到後方。於是決定祇是將輕傷的移交給當地的機關，並且同意如果在二十四小時內還接不到謂的指示，便決定進攻烏蘇里山谷。

三天之後，粉碎了吉林鐵路的聯運站，並且在所有重要的路上埋了地雷之後，希爾舍芬遣派陳和玉的大隊溯烏蘇里河而上。

在路上，他們遇見了負傷游擊隊的隊伍，以及農民增援部隊的長長的輜重列車。驢馬曳着毀壞的坦克車，卡車上滿載廢鐵。婦女攜着整桶的煤油。在離開吉林大約有一百公里的一個村落，一個鐵匠修好了一具從毀壞的貨車上拆下的引擎，並且誇口他已經發明能將這改造成一具調乳器。

民衆加入了戰鬥。

下 篇

(這可以作為一部書的開端)

片 山 潛 城

海參崴還不曾從日本人的殺戮下恢復常態。狹隘的街道上躺着坍塌的房屋。海參崴充滿着一種沮喪的神氣。

海參崴城外的山間不時冒着火燄，好像有一大羣游牧民族在城外這陰黯的森林中燃着篝火一樣。可是森林裏並沒有人。這些森林並不需人類的幫助就已經自然了起來。

幾乎對海參崴君都沒有看一眼，大須田就繼續行程，到一個任何地圖都沒有記載的小地方：未來的片山潛城。希利格爾，他目前已經替代了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的位置。打電報給大須田，說明他未來的活動計劃。他要建設一座新城市。

大須田在海參崴逗留的一日，天氣晴朗光潔，一切都在陽光中閃耀着。從樹木、屋頂、山間和海面，散出了一種幾乎帶着香氣的光輝。伐爾伐拉的漁船載滿了水陸兩用的坦克車，就是這些第二機械化聯隊的著名器械。在奧爾加灣擊退了日本登陸部隊的。

列寧街埋下了地雷，到處都張着掃雷網；成羣的紅色縫隙水手在轟炸過的人行道上工作着。

許多房屋的窗上都沒有玻璃。這裏那裏，牆壁被炸去了。一隻餐桌或是一張臥牀似乎在這裏的注視着街上。隨處都是毒氣避難室，空襲救護站以及排洩處。房屋的牆上都裝飾着通告市民在空襲警報發出以後如何對付的指示。軍事人員戴了防毒面具站在十字路口。

沒有餘暇注意到這城市，沉浸在思索這加在他身上的意外的工作中，大塚田到達了飛機場。他還很衰弱，顯然不能遵照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指示啓程到滿洲去。他不會到達目的地的。

可是希利格爾所托付給他的工作看來也不是易事。

「建設，建設！」那漂亮的灰髮紅頰的青年在三天以前曾經這樣向他說過。「戰爭在將死亡率提高到使人不能置信的條件下就等於建設，這裏面是很複雜的，你要知道。」

他翻閱着他的手冊，眯起眼睛，搖着頭。

「很複雜，見他的鬼。……」

「你要我幹什麼呢？」大須田問道，準備解說他在商業上毫無經驗，在建設上也一無用處。

「必須要建立一座城市，」希利格爾禮貌地回答，抬起他安靜和善的眼睛望着大須田。「大約開始時以五萬居民為對象。五萬或者七萬。」

「一個城市？」

「不要吃驚！誰也不會建設過一座這樣的城市，因此誰也不會知道怎樣去建設牠。我心目中要實現的一個城市是這樣……。」

簡單地，他用幾句話敘述他的計劃：

「在目前，我有一萬五千名日本俘虜去着手動工；此外我有獲自偽滿軍隊的六千名中國俘虜以及二千名朝鮮俘虜。儘了讓，事不宜遲，我們一定要使他們成為有用的人。」

「可是怎樣呢？怎樣？」

「我們在有幾方面已經着手了。你到那裏去，你自己就可以看見。目前的主持人是曹伊中尉。可是他年青，太趨極端。我們這裏需要一位經驗豐富的人士。」

希利格爾告別的時候，他又說：

「我們已經決定將這城叫作片山潛城。你以爲怎樣？」

「那麼牠已經存在了嗎？」

「那裏還不會有什麼城。你去，加緊工作，然後告訴我們什麼時候可以佈置命名典禮。我們將慶祝牠的開幕。」

到了片山潛城，大須田會見訖恩雅葉夫和曹伊中尉。「我們已經奉命聽候你的造遣，」他們說。

這新的城市已經從荒原中湧現了。木棚和兩層的草屋列成了六條長長的街道。在市中心矗立着木造的「戰士宮」，可是電影院和戲院才開始動工。從莫斯科已經來了日本人，準備在草屋和篷帳中作講演。

「鄰近公路，這並不能直達城市，一座大醫院的建築，以及許多看來像飛機庫的廠房，這是用來作爲殘廢軍人工廠的，已經近完工了。」

「街上停着曳引車，隨處放着耕犁機器。」

「空地上，土地已經耕過而且播下了種。」

「新聞紙在廣場上的大篷帳裏印了出來；一羣負傷的朝鮮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圍觀

着印刷廠，重複地傳遞着排字工人和校對先生的意見。

四條街是日本人，第五條朝鮮人，第六條中國人。王生庭部下負傷的游擊隊和滿樓的親如弟兄，他們雙方又和日本俘虜交朋友。

「這十分有趣，」訖恩雅葉夫說，當他引導大須田參觀這古怪的殖民地，這殖民地的居民已經在討論收穫大豆的方法了。「大須田同志，請坦白的告訴我們你需要怎樣。我可以為你使死人復生做你所需要做的。」

在大須田來到的第一天，他按時拍電報給瑪爾欽科，希利格爾，路查，弗拉克金以及師團長賴曼。

毀壞了的坦克車和汽車都送到這兒來。將牠們拆卸，機器匠立時着手修理工作。旁的建起豬圈，或者作漁季的準備，其餘的人更在街道上鋪起花畦和花園，建立豬圈，鐵工廠和結網棚。

海參崴的工業院送來一部魚介、土壤和礦產的自然科學標本。在一座木屋裏，柴夫雅金教授在講解用電網捕魚的方法。舞姬伊孚西伐被送了來，帶着嚇得青白的臉色到來了。「天啦，天啦！」當她小心地走過那些注視着一切的焦急可怕的細小日本人的時候，她這樣喊。

大須田發令在片山潛城的郊外建立一座蘇維埃村，來不及等到他完成，就在木屋之間用篷帳駐下一營步兵，一隊騎兵和一隊坦克車。他們都是在海參崴震撼過甚調到後方來休養的。他們的樂隊在黎明就將居民喚醒，從一清早，王生庭的受傷的游擊隊以及折坂將軍近衛師團的日本兵，都跑來張大了眼睛望着蘇維埃軍事力量這單純的神蹟，好像他們本身從來不曾見過一座兵營，或者操練過作過報告一樣，說實話，他們一生實在未見過這樣的軍事訓練法。蘇聯的兵士耕種田地，編魚網，討論在這沃腴的土地上是適合種果品還是蔬菜，同時又忘命地踢足球，士兵和軍官對壘。

片山潛城是一座會議的城，一處新戰爭的奇特的城。為戰爭的恐怖而戰慄的兵士不久就記起他們曾經做過工人、匠人和農民。到了夜晚，他們圍了在街上燃起來的巨大的篝火，坐下談論生活。他們按照他們的區域，或是所從事的工作以及工廠中的熟人，分類而坐。攜帶着活動電影工具的講演人員都聚集到火光下來。

在某一座篷帳中，軍事工程師家柴費李訖夫，他已經雙臂負着傷，開始講授巷戰戰術和市街防禦工程。

從極北的地方，揚訶夫將各部落的土人帶來。極北的人們都決定參加戰爭，都送派了他們最有能力最受尊敬的領袖，以及他們最優秀的獵犬、馴鹿以及船隻到前線來。

從南方，從朝鮮邊境，俄國伐拉帶來逃避日本壓迫的朝鮮農民和婦孺。從西面，從貝加爾湖一帶，受了毒氣面色慘白的蒙古人乘了飛機到來，而奧爾加也領了一隊受傷的蒙古農民來到片山濟城。

「我親愛的委員女士，我的靈魂，這簡直就是地獄，」伊費西伐用着驚喜交集的呼喊歡迎着她。「你看他們跳舞！誠懇，日本人包辦了全部的第一名！」這是真的，跳舞學校裏掛着三個得獎者的照片：兩個橫濱的勞工和一個吳港的金屬工人。

奧爾加暫時和伊費西伐住下，一間單人的房間還未佈置好的時候，市漁區的主席普伊中尉已經來拜訪了。

「小魚的蕃殖，」他在說了開口的歡迎話之後就這樣說，好像這句話是一種幸福的口號一樣。可是這是她第一次講演的主題。

第一座水箱已經建造了。她的實驗室就設在樂賈李訖夫講壇隔鄰的兩間草棚裏。

奧爾加說她和學生的第一次會見擬在第二天上午九時舉行。

「這不行，」曹伊說。「九點鐘有關於階級爭鬥史的演講。」

「十點呢？」

「十點鐘有武裝暴動的戰術與戰略的演講。」

「那麼，由你決定罷。」

「午夜十二點三十分，」他回答，「沒有旁的可能的時間。將有四十人一組共四組，每組有一名翻譯。」

到了午夜，她走進講演棚的時候，曹伊用四種言語喊「敬禮。」然後他作報告：

「講師同志！漁業技術院的院生，人數共一百六十一名，準備開始學習。」

她攤開了表冊和圖解。

三

城市醒得很早。黎明為無線電所攪奪了。誰也不肯多睡錯過了前綫最新的消息。在四種言語的報告所發出的四種聲音未完畢之前，誰也不注意到早晨。牠立刻在戰事報導之後開始，這是被當作城市天氣報告的。新聞完畢之後，一天的生活就開始了。

講師們，後面跟着譯員帶着講師們的材料——卡片、圖表——急急向講壇走去。伐木隊從城裏出發了。鐵匠燃旺熔爐。園丁開始歌唱。白帽子的廚師在中央伙食部忙着。

起身號響後的八小時內，城內是寂靜而荒涼的。廚師帶着野外廚房趕往城外，音樂師也趕往城外，宣傳員和講故事的也都趕往城外，戲院的佈景師沉默地畫着他們的佈景，擬在還不曾完工的戲院前面廣場上。攝影師在入睡。電影院闕無一人，十字路口的商

店都關着門。

可是到了午後三時，一隻火箭飛入片山濶城的上空，街市立刻就改變了。攝影師已經在攝影室內。商店開門了，電影院經理用四種方言宣佈這一天的節目，無線電在怒吼咆哮，人們從各方面湧入城內。

日常生活的麻煩，家庭私生活的困難，在這地方是不存在的，一個人如果能走路，他可以在街上逗留到深夜。到了三點三十分鐘，一切東西都靜默十分鐘，公布前線的每日報告。人們在街心止步；電影院裏影片中斷了；攝影師一心傾聽新聞，任顧客在鏡頭前等候。自學班在六時開始。八點鐘，無線電總站有四種方言的報告。

剛才離開醫院的折坂將軍，誦讀一篇關於他的近衛師團在三岔角作戰的報告。師部的小兵參加從他的報告上所引起的問題的討論。從前做教師的孫勝，現在是朝鮮革命委員會的主席，來挑選殘廢士兵去工作，講了一次「人民政府在北朝鮮成立的經過」。「沒耳朵」同志，哈爾濱抗日聯盟的首領，作了六次關於隆尼河的游擊隊的講演，然後就住下來著一部題名「恐怖之組織」的書。他和中國游擊隊的小集團，以及日本俘虜的小單位談話，由口頭上去構成著作。無線電將這作為日常生活及一般的創造工作的文件廣播給片山濶城的居民。當他發表到「恐怖與戰時生產工作」的一章時，有兩百人要求參

加討論。這繼續了十日。「沒耳朵」走的時候，他帶了四百人到荒原游藝隊工廠去工作。

大須田用着一位音樂家和畫家的熱忱去治理這特殊城市的生活，好像音樂家在想像中的旋律還存在的時候，世上沒有一件旁的東西能吸引他的興趣，或是像畫家眼見了千變萬化的光與影，用畫筆將他們捉捕下來正是他一生的工作。

他建築房屋，批准學術方案，為「沒耳朵」和孫勝挑選人手，設立手工業，並且認真地嘗試使這城市實施自己農業制度的可能。還有，這城市的生活並不是貿易，而是一種藝術。

片山潛城是一座龐大的模型工廠，從日本兵士和朝鮮農民可怕的奴性和粗野的激憤中，產生了知識相當發展的熱忱堅強的人。

存在於片山潛城的每一件事情，都並非為牠們本身而存在，都是被作為一種教育的資料或實施。大須田熱心地使自己遵守這城市的風氣，自己也寫作發表了「撫順礦工暴動史」。

一個名叫林的日本機關槍手，市政委員之一，在研究「東京府的勞工與失業問題」的，來看大須田，提議在日本中國朝鮮的九十三個縣區協會中，應該成立組織，提倡各

人寫述各人生活的回憶。「一個人將他自己的經歷朗誦起來是最能教育他自己的，」他這樣說。

大須田完全贊成他，正準備坐下來計劃怎樣去組織的時候，傳來了消息，說是希爾舍芬的降落傘隊捉獲了日本間諜室島，已經將他送到片山潛城來公開審判。於是便不再有時間去想到成立小組或是貯藏乾草。因此每隔十日他發一封電文總是一樣的電報給希利格爾：

「城市在進行組織中，餘函詳。」

大須田召喚路查和王生庭來審判室島。他們兩人都是負傷在伏洛希羅夫城，來得很遲。

以前的游擊隊首領太平，在吉林戰鬥中已經失去了雙腿，現在是大須田在事務管理方面的助手，也要出庭作證，不過他請求允許告假。

「我不能向法院報告我將室島換得了一些無用的機關槍。」他抗議的說。

「爲什麼不能？這是自己幹的，不是嗎？」

「他們會殺了我，說老實話，游擊隊員會在法庭上殺死我。」

「可是你是將他交換了？」

「是的，但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自己也不清楚。」

在所有的鄉區協會中，圍了篝火，這審判被大家討論着，因為被審判的不僅是室島個人，而是產生他的舊制度。除了室島之外還有許多糜爛可恥的名字。每個人都從他身上去批判各人所遭遇的好細和叛徒。室島裝做一個每個人都被欺騙了的不幸者，他的談話是一篇悠長的懊惱的自白。天真地，好像並不知道自己在幹着什麼一樣，他揭發了他舊日職業上的同伴，洩露了還不會被發覺的「理髮匠」和「報販」，提供了一種關於日本間諜在亞洲和歐洲活動的詳細報告。穿上他的黑上衣，戴着金邊眼鏡，瘦削而灰黯，漫不經心的站在那裏，翻閱着他的記事冊，從記憶中背誦着命令，他好像並不是在受審判，而是自己在審判旁人。他像是一位教授在講解一些使人不肯信任的新發現。有十多個國外訪員爲了這審判來到片山潛城。他向他們鞠躬微笑，使得每個人感到十分窘迫。他又注意他的聽衆，當法庭上聲音噪鬧的時候，他用關切的聲調說：

「靜一點，靜一點，我的朋友們。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幹。」

城中一切的活動都停頓了，奧爾加第一次覺得自己手上有充分的餘暇。叫着喊着，她的學生們從早到晚站在擴聲機前，討論着室島的自白，要求立刻決定他這種醫痛的存在。他的罪名已經判決了，他多說話也不能改變法庭的決定。

奧爾加走過街上，遙望那空寂的戰爭博物館，偶然也因空閑而感到疲倦。一些細小的可是十分緊要的事件現在浮上她空無牽掛的記憶。她來到片山潛城以後的生活可說十分單純，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簡直不是生活。她每天要講演十小時，然後就對付她的孩子，這一切都不用出門。她住的篷帳名叫「海洋漁業學講座」。

突然她聽見有人提到希利格爾的名字。她回過頭去。大須田的秘書訖恩雅葉夫，恰從她面前走過，正在告訴誰說希利格爾來了。

「訖恩雅葉夫！」她喊道。

「誰？原來是你！我剛才正向希利格爾提到你，他在法庭上找你哩。」

訖恩雅葉夫長得更魁壯了，有一種結實的神氣，自己表示着好像是先進的領袖一樣。

「我怎樣才可以潛入法庭呢？」奧爾加問道。

「孩子，走到戰士宮，向他們說你是奉訖恩雅葉夫之命來的。」他搖搖頭，冷笑着：「一樣的，你來的時候仍要撒給我。我們可以在這裏住一世紀，彼此不相會面。」

「希利格爾在這裏，他要找我，」走向戰士宮的途中，她這樣想。她心裏不安，想像着一切的恐怖。「我必須問他戰爭的現狀怎樣，希爾舍芬近來怎樣。也許他死了，也

許這說是希利格爾要找我的原故。」

她發怒了。她爲了參加戰爭，曾經費了那樣多的麻煩，那樣的匆忙，將那樣多的事情拋棄在莫斯科，曾經那樣拚命的苦幹。可是這片山潛城漠視了勞的一切，壓榨她，將她弄成荒蕪，澈底汲乾了她。

迅速地入口處完畢了必須的手續，奧爾加進入那緊緊擠滿了人的法庭。

躡起脚尖，她想引起幾個辦事員的注意，好容易才走近記者席，正在仔細聽着大領田起訴詞的室島，很有禮貌的向她鞠躬。滿庭忍不住發出了笑聲。希利格爾見到了奧爾加，點頭招呼她走過去。

「怎樣？」他問她，讓出座位來使她坐在一旁。

「怎樣，我改變了好多嗎？」

「不，你並未改變好多，可是這樣做法對嗎？你回到你自己的家鄉，可是你不向一個人講起：不告訴你母親，不告訴你丈夫，也不告訴你的朋友們。我們正在這裏談着你。」他的聲音正像往日一般的和善，他似乎到了和善得要流淚的地步。

「哦，這話說來長了。我知道母親在戰爭中，我的委員也是。我無法從這城到達他們那兒。我在這裏担任一點臨時的工作。我疲乏了，完全衰弱了，一點也不知道關於戰

「爭的和我親的事。」

「戰事進展很慢，可是很穩定。你的希爾舍芬好像得了獎章了，他在鴨綠江口打了勝仗。用航空降落傘隊。你的眼光選得不差呀！」

「希利格爾，設法使我能到他那裏去。」

「什麼，去作戰嗎？誰離開這裏！伐爾伐拉不曾寫信告訴你說她明天會到嗎？」

「我一點也不知道。」

「是的，她要來了。她就要到了。她帶來了一千五百個孩子，朝鮮的難童。這也太幹下了偉大的工作，真正偉大的工作。你的父親特米朵夫也要來了，叔父揚訶夫也來了。我們要在今天結束室高的案件，明天我們要籌備這城市的命名典禮。」

他擁抱她，搖着她的肩膀。

「這將是你個人的假日，」他又說。「所有你的親戚都被邀請了，是不是？」

他望着她，向她微笑，用手臂圍着她。奧爾加覺得他仍在愛她，不過現在已經是一位長者疏淡的愛了。

他發展了許多密克哈·謝米奧洛維支的特性，雖然他在舊日，即使現在也不大像已死的密克哈。他發展了一種父執的性格。比奧爾加大十多歲，他現在好像在年歲上遠遠

超過了她，雖然他的模樣並未衰老。

「奧爾加，你們在這裏造就了優秀的人材，」在他們彼此說再會的時候，他用一種感謝的聲調說。「這些少年們長大起來將是怎樣優異的人材。那個……他叫甚麼，那個前額有一道刀傷，那漂亮的傢伙……你該認識他的！」他望着她，微笑着，「那個講演過的日本青年……林！」他自己記起了這名字。「是的，他是一個出色的人材。正有整百像他這樣的人，這是尤其好的。啊，這太好，這太好了！」他和她握手。「出人意外地優秀和完美。你們是和希爾舍芬一樣的在作戰。」

「哦，希利格爾，這個戰時生活如何？」

「如何嗎？」他緊握她的手。「這戰爭將由所訓練的這些人來結束。他們將是勝利者。你連這一點還不會明白嗎？如果你還在夢想浪漫的探險，你便該學習怎樣將你整個的生活注入你的講演中。」

三

折坂負傷的近衛師團部隊和河田的騎兵，與中國的游擊隊和費洛庫羅夫的部隊攜手同行。莫斯科的教授們率領着一個方言複雜的學生縱隊。受傷的人在醫院的病人椅，活動的床，以及車輛上轉動着。奧爾加領導一羣研究海洋學的漁夫。日本，中國，朝鮮的

帶聲興齊地從她背後湧起。

華西里·路查和王生庭領頭過境的老虎獵人集團。在他們之後是參加奪取雄基的兩百名朝鮮婦女游擊隊。伐爾伐拉走在她們的前面，沉重的喘着氣，不停地用頭巾揩拭她的嘴唇。這些婦人舉着十面旗幟，看來像是捲曲的保藏得不好的木板；可是這些都是在襲擊雄基的時候浸透溫暖的人血的帆布所製成。

朝鮮婦人的後面是這新城市的運動選手，滑翔機競賽者，降落傘隊員，塔拉桑科伐的學生們。

在行列的上面，飄揚着束着紅絲帶的聯軍旗，正規軍和游擊大隊的旗幟，寫着反戰和反法西斯標語的長長的旗幟，以及各市區的樸素的市區旗，此外還有獻給市政會議的透明的口號牌：

櫻井在等候我們！

工作去！

革命是沒有殘廢的

除非你的良心殘廢了，

到前線去！

戰爭苦役戰爭！

行列的上面浮動着櫻井、玉山、大須田的肖像，以及爲民衆鬥爭而犧牲了的人們的名姓。

參加開市典禮的賓客從各方面來到了。瑪爾欽科代表新設立的第二一九號建設站來了；隨同着他來的還有一團最優秀的斯泰哈諾夫工人的代表團。從先前的二一四號建設站來了青年的黨書記馬卡爾揚，他將新鮮的「瑪爾欽科」變種的胡瓜，荒原園藝第一次的收穫，陳列在講演台前。

負傷的陳從哈巴洛夫斯卡來到了，據着拐彎的波格達洛夫來自伏洛希羅夫城，察揚訶代表希爾舍芬的空中降落傘隊；玉山，鐵路游擊隊的指揮，來自滿洲游擊隊總部；孫勝從朝鮮北部飛來，這朝鮮革命黨執行委員會的首領。與他同來的有五位老人，日本白色恐怖暴行的目擊者。

民衆圍了講演壇站立。大須田舉起了手，一大羣翻譯者都將嘴唇湊到擴音機上。

「我們在今天建立了一個和平的城市，一個民衆偉大團結的城市，」大須田開口說。「在戰爭無情地消滅着整百萬勞苦者的時候，我們收拾起殘存活着的成立了這和平的隊伍。……」

他講到法西斯主義，土民所受的壓迫，資本家奴隸制度的鉗制，他俯到演講台的欄杆上，舉出還活着的今日在場的人們的姓名，用他們的生活來證實他的話。

「我們在這兒訓練知道怎樣管理他們自己工廠的工人，知道土地是屬於誰的種田人，以及能指揮聯隊的士兵。我們在創造生活的教師。」

他的演說繼續了很久，因為他時常被擁護的呼喊和熱情的歡呼所阻擾。他演說完畢，提議由在場的人舉手來選舉一個片山潛城的永久市政委員會。

當選的在音樂歌唱聲和興奮的眼淚中走上講台。他們走到大領田的一旁，站在剛才選舉他們的羣衆之前，設下莊嚴的誓諾要和他們大家共生死。

滿臉縐紋的王生庭，戴了一副鐵邊大眼鏡，使他的形狀看來又古怪又出奇，也走上了講台。在他一旁堅定地站着華西里。路查，撫着他的灰白鬚鬚。翻譯者還在報告他的驚人的生平，一面孫勝又在吻着伐爾伐拉，攙扶她登上講台。玉山跑過來，輕盈地一躍而上，繼他之後是日本兵林，日本礦工吉野，日本漁夫尾崎，以及塔拉珊科伐和憂鬱的曹伊。北極土人領了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走上前來，詢問是否可以使他當選，因為他是飛行家彭天布的兄弟，他的英勇也許可以有點貢獻。

遊行完畢之後，立刻接着便開始遊藝和露天表演，這漸漸又演變成有十來個興奮的

講演者的小組集會。

擴音機不時彼此傳播着消息；他們發表外間對這新城市的祝賀；上海起了暴動；革命的哈爾濱工業需要二千金屬工人，五百電氣師和裝置工人，二百名機磨手；一個滿洲人民政府成立了，陳被選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那老園丁王生庭是對付反革命的特務委員會的主席。

各市區協會選舉了他們未來的新市政委員，撤銷了舊任的同志。

這狂熱的興奮至晚並未稍減。在這樣的日子，人類的能力是無限制的：忍耐被激動了，能表現最偉大的英雄主義。一萬名被一種取得新市民資格的狂熱火燄所煽動了的人，可以抵得上十萬名武裝的兵士，而分開來則每個人同時又都是一個指揮，一個領袖，每個代表着千百人而工作。

四

這一晚，在大須田的屋子裏有一個集會。伐爾伐拉攙着奧爾加的手來了，好像第一次將她帶出來見人一樣。她和從前一樣，累贅而曉舌，不過略為遲鈍一點，但仍像舊日一樣，清晰地記得每個人的像貌和名姓。她從不會落在生活的後面，她總有時間應付一切。

餐桌攤開了，賓客陸續來到，他們立刻坐下來大嚼，並不等候遲到的客人。因為每個人從早上以來就已經肚餓了。

路查與王生庭，他們都是最先就來的，興奮地在配合酒料，將各種的酒混合起來，並且喜愛摻入芥子和胡椒。「這可以治風濕，」他們彼此說。「也可以醫頭痛，」彼此笑着，一種老年人緩慢的笑。

主人還不會出現。那修偉的訖恩雅葉夫，他的胖胖的臉顫動着，操勞地在餐桌一旁忙碌着，捧起盤子，將一些東西佈置得有秩序一點。

伐爾伐拉點一點頭，請他搬一張椅子來。她坐到路查的一旁。

「這是什麼？酒嗎？」她隨意地問。

「不是，這是我們自己配合的一些特殊飲料，」路查含糊地回答，將杯子推得離開她更遠一點。

「怎樣？你現在可活夠了嗎？」伐爾伐拉悄悄地問他。「你可曾見到人們整千的過來了嗎？你的地方可平安不曾毀壞？」她又問。

「平安！現在連村莊也辨別不出了。以前是我房屋的地方，現在流着一條河。——我的女婿現在很出衆了。」

「好像我不知道一樣！我們是一同並肩作戰的。」

可是這談話很不容易暢快，伐爾伐拉所知道的關於路查奮事，正如他知道她的一樣多；路查知道她的每一天。這時已經感到好像是很厭惡似地在和她談着世事。幸虧王生庭來解圍了。

「我已經有了一間我想建築的工廠，」他神祕地告訴伐爾伐拉。

他是指自己準備在滿洲遼遠的森林中組織的軍事工業，他需要經驗的工人，伐爾伐拉提議他該派遠游擊隊員的妻室到片山潛城來學習商業。可是王生庭說目下他們之中並無妻兒，因為他們都是戰鬥員。因此他預備從片山潛城攜帶三十名婦女回去。這樣，開始了一種騷動的談話，愈來愈興奮而展開。王生庭敘述他們要怎樣在戰場上建立一個新生活，滿洲的農民怎樣耕耘浸透了血的焦炙的田野，怎樣使荒蕪的曠地具有居民，怎樣分配地主的田地。於是伐爾伐拉也拍着手掌，興奮的用朝鮮人的故事打斷着這園丁的談話，她所說的情形正如王生庭所說的中國人一樣，好像他們兩人是在談論着同一的人，同一的地點。這故事的雷同使人引起他們是在一處工作而且分離不久的感覺。

奧爾加聽王生庭談了片刻，然後就找到察揚訶，問他關於希爾舍芬的事。可是她所得的很少。她知道他還活着，而且很好，是一位出色的戰士，依舊那樣大胆，依舊那樣

不容易和他在一處工作，而他，察揚詞，如果不是他設法收回一打活動的無線電通債機，他真不知道希爾舍芬會幹出一些怎樣的事。

這時，大須田走進來了，走到門口又回頭去招呼玉山。他正跟在他的背後：

「我允許你，我一定使你獲得他們。」

「三百名？」

「三百名。」

中止了和伐爾伐拉的談話，王生庭向大須田面前跑過去。

「你將這三百名送到那裏去？」他質問，使得玉山，希利格爾和陳都怔住了。「我已經改裝了十架坦克車的引擎爲牛油製造機和輾粉機之用。我又改裝了十架引擎作驅發金鏟之用，掘戰壕的機器現在已經用來掘灌漑用之水渠。我們已經訂過協定，陳！你還記得嗎？你們可還記得嗎，玉山！一切完成了戰鬥任務後的東西，不論是人是物件，都要歸給我。我們不是已訂過這樣的協定嗎？」

被王這樣尖銳的聲音所驚住了，希利格爾這時試着向餐桌走去。

「你該在這類事件上多拿出點良心來，」玉山說：「你不是已經接收了全都能行動的受傷者嗎？」

他推開王生庭，看見瑪爾欽科，他已經用手臂搭着孫勝的肩頭，便走過去挾着他的手臂。瑪爾欽科搖着他幾乎不易看出的灰白斑點的棕色頭髮，微笑着說：

「在這區域，我答應你。我要卸下那些材料，我答應你。我們將使這計劃擴充至三倍，四倍，你將獲得你所要的建築材料。」

室中喧鬧的程度，已經使得不將聲音提高就無法談話。於是每個人都在喊着，好像在向廣大的露天集會演說一樣。

傑夫里拉·揚訶夫擁抱並且吻着伐爾伐拉，然後就回過來告訴陳，冰壩的工作已經證實完全滿意，祇要希利格爾能供給冷卻設備，他——揚訶夫，可以絕對担保能實現一座水力電站。

林走到奧爾加面前，狠狠地用力握她的手，「我準備回到日本去，」他用英語說：「我將記住你。你給我們的少年人做了很大的工作。」

奧爾加還未及回答，希利格爾的權威的金屬似的聲音已經在喊：

「就餐桌坐下！伐爾伐拉，該你演說。」

拋開他們業務上的談話不加結束，賓客們喧鬧地就桌坐下，開始大嚼。他們的目光注視着伐爾伐拉。他們決不慣坐下來不做什麼的。

伐爾伐拉站起來，捲起袖口，環視突然靜默起來的桌面。

他們大家都並肩的坐着，沒有鬍鬚的和頭髮灰白的，司令和主席，祕書工作者和漁夫，在他們每個人的背後站着同志和學生。在他們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可夠一打人生活的生活。在他們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個為陳舊地和被遺忘的土地上的人們所從未知道過的將來。他們都坐在這裏談論事件，喝酒，互相辯論——他們總是在需要某一些種類的鐵釘和練習簿，以便他們的生活全般的快樂——他們的手起繭，他們的身體結滿傷疤，而他們的生活，無論今日或明日，都是面對死亡的一個悠長的陣列。

他們之中可有人能推測誰將留下，誰將消滅？但是他們眼中並無憂鬱，舉動中並無疲倦。這裏坐着的是布爾希維克：新土地上的最老的人，堅強的人；他們連死亡也不去理會。

「我們將為蘇維埃制度以及她對於我們的遠就而乾杯，」伐爾伐拉說。「此致蘇維埃制度！」

她沉默了，沉入深思中。

「現在，再致那些還不會和我們在一處，將於明天見面的人們。」她向窗外點首。外面，在那狹隘的街上，民衆瘋狂而沉醉。

誰用那尖銳興奮的喉嚨在歌唱？然而無補。

誰能在夜中見到未來？

伐爾伐拉的話已經說出了所應說的一切。

漸漸的，賓客們安靜起來了，沉靜了，他們便談到前線的事。

猛烈地向蘇聯邊境衝來，這些隊伍被擊成碎片地擲了回去。戰鬥已經在日本發生，

已經在中國發生；朝鮮的農民在焚掠他們的地主，滿洲的農民已經佔領被蘇聯航空降落傘隊所粉碎了的城市。

自蘇聯邊境潰退下來，日本軍最初沿了邊境固守起來。可是他們的前線很快地就變成了他們的後方。於是他們就向南撤退，退入中國的亂堆中。

「這裏的烽火開始了。」

可是在日本人的背後，追蹤着的有王生庭的斷手斷腳的婦孺家。至山的鐵道游擊隊，陳的聯隊；有些已經建設起工廠，用着在戰爭上毀壞了的坦克車，耕着血跡未乾的解放了的土地。

「呀，如果我們有水泥！」王生庭在討論戰爭的高潮中突然這樣忿忿地嘆息。

桌上的每一位賓客又吃了一驚。爲了要將客人們的談話從事務上引開，希利格爾把

「呼玉山演說。」

天快亮了。黎明的紅光將牆的反射射到桌上和四圍的人身上。疲倦的臉被破曉的光輝照耀起來了，這使他們看起來更覺得興奮。

戰爭橫在他們每個人的面前，吃着的時候，每個人所想到的都是戰爭，祇是戰爭；鐵釘、戰鬥、木料、鹽。

可是在這天要再作關於戰爭的演說，時間已經太晚了，玉山想簡單地講講關於友愛的話。

「大須田。」他用大聲說，好像在前方一樣。「你和我們在一處，爲了滿洲，爲了中國，爲了朝鮮，戰鬥了許多年了。現在我要報答你。」

路查將他的話譯成俄語，孫勝將他們譯成朝鮮語。大須田又將他的話用日本語重述一遍。他們這樣高聲地響應玉山的話，有着一種特殊動人的效果。

「使用我，驅使我至死爲止，像我們曾經驅使你一般。」他這樣說。他的這些話立刻被全桌所重述：「……驅使我至死爲止，像我們曾經驅使你一般……」路查向俄國人說，大須田向日本人說，孫勝向朝鮮人說，地米朵夫向尼利茲士人說，希利格爾向蒙古人說。「我的祖國在那裏？就在這裏；就是你，路查；也是你，陳。我的祖國是和

我在一起的。我的手鬆鬆，我的靈魂快樂。俄國的大地並不接受我進入他的坟墓，中國的大地將我給與朝鮮的大地，朝鮮的大地又爲了你們的原故拒絕了我。我在作爲一個中國人而說話，作爲你們的弟兄；接受我，如果我死了，就在我倒下來的地方將我埋葬，將一根鐵釘燒紅，用這燒紅的鐵釘，在木頭的紀念碑上寫着：

「生活爲我們省下了他。他爲一個自由的日本而死。」

「是的，可是你不致死，——」路查哭了，眼淚從他的眼睛流下。「你這魔鬼的兄弟，你這……」

「如果我不死，我們便要再多活一些時，」玉山回答，用拳頭捶着桌子。「我們的土地是廣大的。」

這時，每個人都想着他自己。

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死亡，都將擾亂統計，打碎計劃，都將歪曲人類命運的路線。滿載貨物的列車將在中途停頓，人們將徘徊思索他們應該幹些什麼；某一些重要的想念，這新事物的胚胎，將不能到達他們被指定的人們。可是他們之中任何一個的死亡同時也將證明一個龐大的組織力量。從他們生命的偉大根苗中，因了牠的功勳而輝煌，這死亡將如太陽一般，將喚醒一根一根新苗的生命。他們的死愈輝煌，他們的功業愈彪炳。

。繼續在他們後面的生命也將愈輝煌而彪炳。牠將昭示未來的功績的成就，將教導一個新的生命，將爲今日還在嬰孩時代的創造一個美麗和光榮的哲學。這些人知道怎樣生；他們也知道怎樣死。

於是我也開始想到我自己。

在我這樣想着的時候。我看見我的戰鬥的時刻，那時決定我生命的一般目的，牠的最後愉快的呼吸，那緊張的時刻到了。我望見遼德山的高峯，從那裏露出了不安定的旅順港。在我降落傘的白雲之下，我向地面降落。

暮藍的夜色變得愈加溫暖芬芳，我的不安定的精神也就變得愈加安靜和諧。

我看見地面上早已猶豫着戰爭了，因爲在雲下降的時候，我已經被多情的槍彈的呼嘯以及砲火的回響包圍着。然後，貼近了地面，人們的呼喊聲向我飛來，那奇特的生疏的指揮聲調，一種生疏的聲響，一種羣衆的生疏的動作，於是我明白了：我的戰鬥的時刻到了。我是作爲一架小轟炸機而降落。我的戰鬥任務將是短促的。我鬆下了縛在我帶上的一枚炸彈，然後又是一枚。在牠們短促的爆炸中，我看見穿着奇怪服裝的小人物，日本人，向四處奔逃，我同時又聽見由我鄰人從空中擲下的炸彈的巨響。

「呼啦！呼啦！」下面喊了起來。

我鬆了我第三枚的最後一枚炸彈。地面已經就在我的下面。他以支離的屍體以及從透了血液的烟柱飛起來迎接我。一種因了狂激的勇奮和娛快的歡樂而起的猛烈的震顛佔據了我的全身。「既然開始了戰鬥，你就必須要勝利，」我仍在這樣想，而且還活着，完整而並沒有死，我和發生在地面上的鬥爭的雷霆和火熱融合了，我和烟雲，太陽，我和歌唱融合了。輕風將我帶走，像戰爭的呼吸一樣，我掠過希爾舍芬的聯隊，我祖國的聯隊，向海飄浮而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紅翼東飛

定價每册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P. 拍夫朗訶

譯者 靈鳳

發行人 許立德

重慶臨江門川鹽三里十號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重慶桂林昆明成都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 / ()

有圖書雜誌審查處處字第二〇七號審查證

